

## 學衡雜誌簡章

(一)宗旨 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二)體裁及辦法 (甲)本雜誌於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以為得也。(乙)本雜誌於西學。則主博極羣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塗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餽釘。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繫於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

(三)組織 本雜誌由散在各地之同志若干人。擔任撰述。文字各由作者個人負責。與所任事之學校及隸屬之團體。毫無關係。

(四)投稿通信 本雜誌極歡迎投稿。稿件祈寄交本雜誌總編輯收。不登之稿。定即退還。但采登之稿。暫無報酬。至其他事務。應請與本社幹事接洽。

(五)印刷發行 本雜誌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發行。每月一冊。陽曆月初出版。每冊售價二角五分。凡欲定購本雜誌或就登廣告者。祈逕與中華書局總分局接洽可也。

附職員表

總編輯兼幹事吳宓

北京清華園  
郵局轉交

# 學衡第五十五期目錄

## 插畫

英國肯特公爵園中之中國式建築 (Kew Gardens, England) 參閱本期中國歐洲文化交通史略

(一) 佛塔

(二) 孔子廟

## 述論

新文學家之痼疾

郭斌鈺

## 述學

中國歐洲文化交通史略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

吳宓撮譯

中國文化史 第三章○第四章  
(續第四十一期)

陸懋德

史記三家注補正 卷六  
(續第四十五期)

瞿方梅遺著

## 文苑

## 文錄

詩錄

毛雲程壽序(林損) 答陳生書(劉樸) 與黃處士書(劉樸)

歲暮示李滄萍(黃節) 寄懷朱孟實愛丁堡(郭斌穌) 乙丑元日喜伯遠至時方新被  
福建鹽運之命迂道歸南昌省親冒雪見過長歌贈行(王易) 懷舊十二首(林損) 清  
華園謁梁任公先生校話(李思純) 頤和園排雲殿遠眺作(李思純) 丞相祠堂蠟梅  
盛開過而賦之(龐俊) 阿虎十歲生日(王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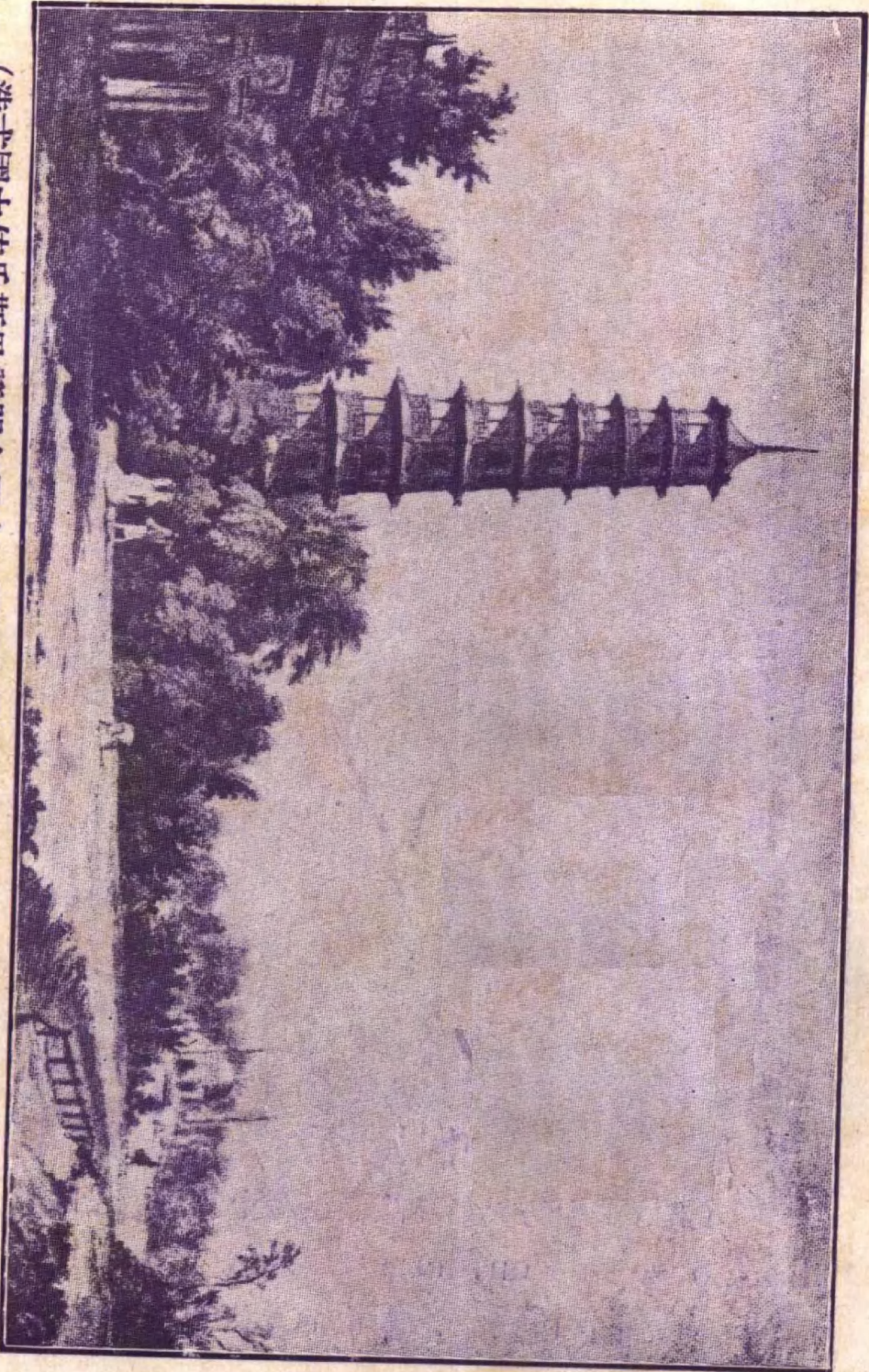
詞錄

高陽臺(朱祖謀) 齊天樂(朱祖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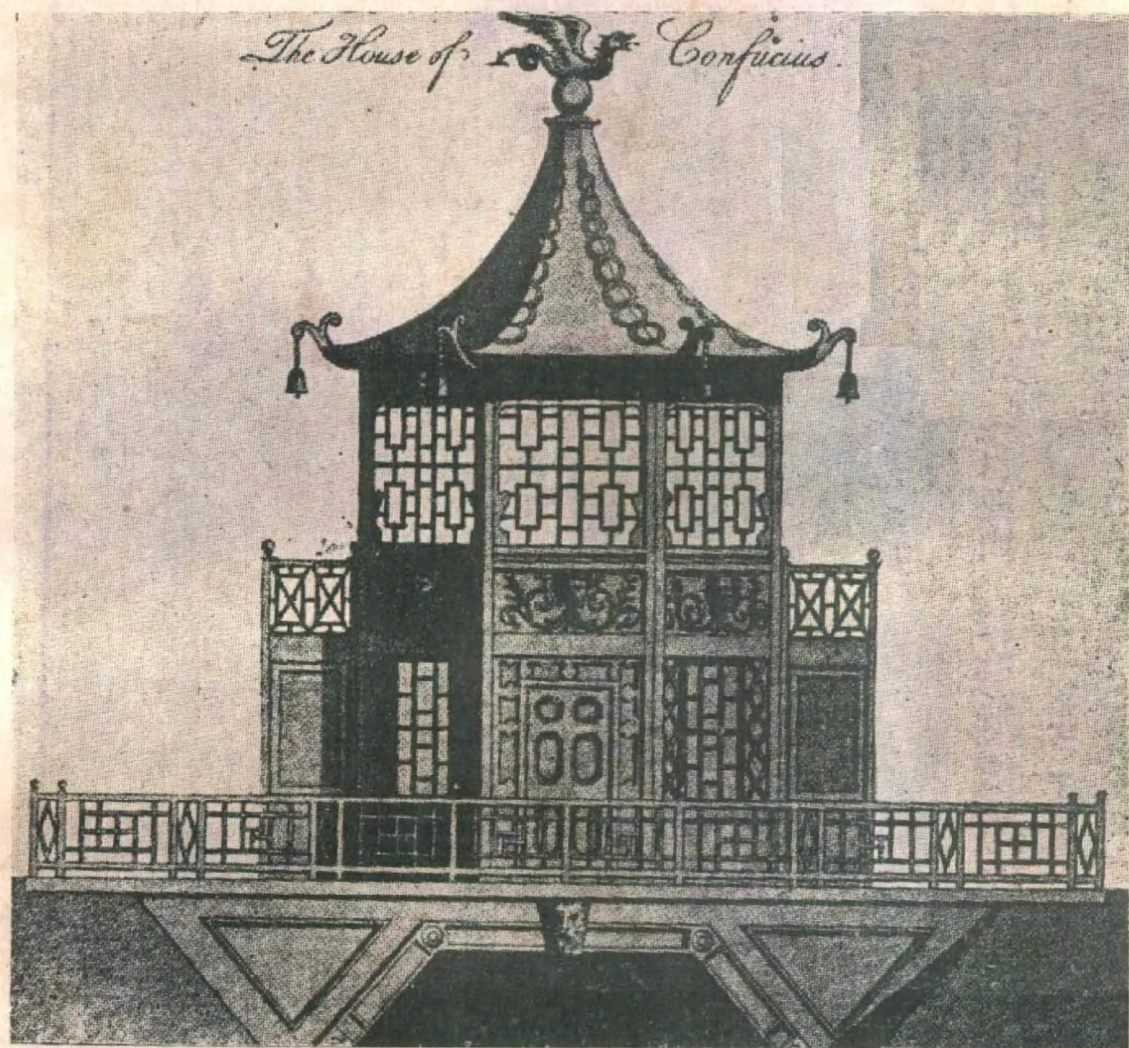
名家小說 名利場(Vanity Fair)

楔子○第一回 媚高門校長送尺牘 洩奇忿學生擲字典

英國沙克雷 W. M. Thackeray 著  
涇陽吳宓譯



(造式國中仿氏斯巴謙間年四十二至五十隆乾)塔佛之中園爵公特肯國英  
Pagoda in Kew Gardens, England (Built by W. Chambers, 1750-1759)



廟子孔之中園爵公特肯國英  
(造式國中仿氏斯巴謙間年四十二至五十隆乾)  
The House of Confucius in Kew Gardens, England.  
(built by W. Chambers, 1750-1759)

通

論

# 新文學之痼疾

郭斌蘇

今之致憾於新文學者。徒見其冗沓鄙俚。生吞活剝。以及各種扭扭捏捏之醜態。已耳。此其文體之不美。初於讀者無大害。讀之而茫然莫辨。昏然思睡。斯不終卷而置之可也。夫何足深辯。其遺害人。心流毒。無窮。使一般青年。讀之如飲狂醒。如中惡魔。暴戾恣睢。頹喪潦倒。驅之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能止者。厥維其內含之情思。所謂浪漫主義者。是充其說。行將率天下而禽獸。而蠻獠。而相率以就死地。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其文體之不足以載之達之。余猶以爲幸也。國人於此。曾鮮有加遺一矢者。癩疥之患。易見。腹心之疾。堪虞。作者不敏。願效負弩先驅之勞。憂世君子。曷興乎來。

浪漫主義。自古有之。縱情恣欲。是其特色。禽獸蠻獠。皆最徹底之浪漫主義實行者。其後由禽獸蠻獠。進而爲文明人。積累世之經驗。鑑前車之覆轍。知縱情恣欲之害之不可勝言。於是有道德以化之。有禮教以約之。有政法以裁之。日久而玩生。病愈而痛忘。禽獸蠻獠之潛伏性。時復蠢蠢思動。丁世喪亂。邪說暴行有作。於是。最古之浪漫本能。一變其面目。而爲嶄新之浪漫主義。其在印度。有順世外道一派。在中土。有列子楊朱篇一派。然皆不盛。其泛濫潰決。寢至不可收拾者。厥惟近世盧梭一派。假自由平等之名。行縱情恣欲之實。不逞之徒。靡然風從。其流近且波及於中國。誅之不可勝誅。姑就耳目所及。摘其一二。以

示國人。

浪漫派以縱情恣欲爲至善。故否認人格之修養。否認一切是非善惡之標準。但憑一時感情之衝動。以定其行爲。而美其名曰受良心之驅策。苟一時感情衝動以爲可者。卽當毫無顧忌。悍然爲之。如

商務印書館東方文庫近代戲劇家論七十六頁。大凡傾向於個人主義的人。大都是崇拜權力的。而鄧南遮(D. Annunzio)喜權力更甚。他在榮輝內表見的中心思想。竟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像斯鐵納(Max Stirner)所說的。我惟當達到我自己的鵠的。什麼法律。什麼習慣。統統可以不管他。

雖殺人放火。弑父淫妹。亦不爲過。如

東方文庫近代俄國文學家論二十五頁。「罪與罰」是使陀斯妥以夫斯基(Dostoevski)享大名的第一部著作。這不但是他生平的傑作。而且是世界文學中希有的大著。主人公拉斯戈爾尼谷甫(Raskolnikov)是代表俄國式的非常自尊的人。他是個虛無主義者。但他不是政治的虛無主義者。也不是像都介涅夫(Turgenev)的「父與子」裏所描寫那樣的虛無主義者。却是倫理的虛無主義者。所謂倫理的虛無主義者。就是蔑棄一切倫理的戒條和規律的意思。他的理想是這樣。他只要能踏破一切的習慣規律。他就成爲一種的拿破崙了。他是個青年學生。家境貧苦。有老母和姊妹。都待他贍養。有一天他走到質舖裏去當珠寶時。看見了質舖裏的老年的女主人。他便想。只要殺了這老婆子。便可以得到質舖裏的一切。來養活自己的家族了。不過照道德的慣例。殺人不許的。但是(一)道德足以限制我的行爲嗎。(二)要是拿破崙到了我的地步。他難道也爲了區區的道德戒律。不



敢去殺那醜醜老婆子嗎。拉斯戈爾尼谷甫爲這兩個問題所困惑。最後他爲他的自尊心所激動說：「好了。不用多想了。我就照着拿破崙的模樣。殺了這婆子罷。」於是他便去殺死當舖婦人。并殺死那婦人的姊妹。他本意是想殺了兩個人後。他便可以打破倫理的習慣。戰勝道德的權威。從此變成一個拿破崙。變成一個超人。

東方文庫近代戲劇家論六十七頁春朝的夢的姊妹篇。喚做「秋宵的夢」(Il Sogno di un Tramonto d'autunno)也是一篇講快樂問題的劇本。這篇劇本裏說威匿思(Venice)的貴婦 Grandeniga 戀愛一個少年。因而毒殺自己的丈夫。她滿心滿意以爲被戀愛的少年可以到手了。她這戀愛當然是求滿足肉體上的快樂。和她從前辦過的許多戀愛事情一樣。那知這少年偏不愛她。另和一個女郎。所謂威匿思之花 Pantea 相愛。Grandeniga 怨恨極了。想置 Pantea 於死地。她乘那個少年和 Pantea 同坐着畫舫遊行的時候。施展魔術。放妖火把畫舫燒着。欲借此燒死情敵 Pantea。不意她這計畫太週到了。燒死的。不止是那可恨的 Pantea。兼亦帶死了可愛的美少年。她既施了魔術。放了火。可沒有本事收回來。只好立在畫樓上。白看着她的愛人活活燒死。和她的情敵在一處燒死。擁抱着被燒殺。Grandeniga 的快樂終於失却了。Pantea 和她情人的戀愛。終於得個結果。而且是個極美滿的結果。Pantea 是死了。但到底被她得到快樂。Grandeniga 雖是活着。快樂却失却了。快樂問題便是人生終極的問題。這是秋宵的夢內的中心思想和春朝的夢相同的。

東方文庫近代戲劇家論七十七頁牧羊少年的父親——凶惡的拉柴鹿——早已尋到。拉柴鹿本是前夜窘逐米拉 Nina 諸醉人中之。一。現在見了米拉。就又故態復萌起來。米拉爲保護自身。和他力鬪。牧羊少年在洞內聽得。趕出來幫助米拉。他此時手內正握

着一把斧頭。——是爲米拉雕刻一個像用的。——舉斧把木柴鹿——自己的父親——殺死了。

東方文庫近代俄國文學家論五十四頁。沙寧 Sanin 看得世人如毫無一物。他的妹子的行爲也毫不足怪。不過未嘗結婚。就有了性交罷了。有什麼希奇。所以他勸她不必因此而失去她的傲氣。不如趁孩子沒有生下來。趕緊找一個和她相愛的朋友結了婚就完了。後來她嫁了一個丈夫。其實他不但是不以他妹子的私孕爲可恥。並且不以那個官員爲可恨。不但如此。他自己看了他妹子秀色可餐。還要想和她起性交哩。因爲他的主義是滿足肉體的要求。名分禮俗一概不知道。也是一概否認的。（沙寧係

Michael Artzbashew 所著小說一九〇七年出版）

此類荒謬絕倫之文字。多引之徒污吾筆。吾不知介紹提倡之者。是何居心。彼曹於中國誨淫誨盜之小說。則斥之爲腐敗文學。斥之誠是也。然何以於西方腐敗之文學。則頌揚之。稱之爲偉大之著作。西方腐敗之文人。則奉之若神明。稱之爲大藝術家。質之彼曹。恐亦無以自解也。

浪漫派重視感情之衝動。蔑棄內心之制裁。其生活之雜亂無章。毫無歸宿。蓋可知矣。乃復自欺欺人。曰。人生目的。在於求美。因之有唯美主義焉。唯美藝術家焉。究其所謂美者。非古希臘人所崇之中和之美。乃一時感情之幻象而已。夫美之大者爲善。美而不善。則雖美。勿取。飲酖固可以止渴。然而人終不飲者。以飲之之時。雖暫覺甘美。而遺害則無窮也。彼浪漫之徒。以善之不可以一蹴幾也。乃遁而入於美。蔑棄理性。妄騁臆見。舉古今來公認爲不善者。一一納之於彼之藝術之中。語人曰。此至美也。此至偉大之作。

品也。他人不得而非之焉。如非之。則斥爲頑固。斥爲腐朽矣。故其所謂藝術家者。每自命超人。視禮教。道德。如糞土。如

東方文庫近代戲劇家論七十一頁。鄧南遮大膽回答道。藝術家在他分內事（藝術）的範圍內。他簡直是個超人。無論什麼法律什麼習慣。不能拘束他。他爲創造一件完成的十二分美滿的藝術品起見。他得任意應用何種手段。以期達到這個目的。

此種波希米派（Bohemians）我國猖狂玩世之名士。如阮籍劉伶輩。差足以當之。然阮劉輩雖自暴棄。猶未至侵軼他人。非若鄧南遮等。暴戾恣睢。自命超人。自命爲人類之導師。爲可厭也。今吾國新派之藝術家。取法乎下。更不足觀。言辭鄙倍。思想粗俗。無人格之修養。無學識之準備。徒知模仿西方墮落派之所爲。以相誇耀。噫。藝術家遍國中。我國真正之藝術。益不堪問矣。

浪漫派縱情恣欲。任意妄爲。其結果乃無往而不與人衝突。惟其意氣用事。故不能自反。明於責人。昧於責己。雞鳴而起。孳孳從事者。乃在打倒萬惡之家庭。萬惡之社會。萬惡之制度。萬惡之禮教。凡不如其意者。無不謚之以萬惡之名。置之於打倒之列。海爾岑（Herzen）所作「誰底罪惡」小說。其事實爲克利契弗爾斯基之妻留賓伽與克氏之友倍利託夫發生曖昧。克氏抑鬱縱酒以死。作者於此問「這是誰底罪惡呀？」不責留賓伽與倍利託夫之不能避嫌。不能出乎情止乎禮義。不責克氏治家之不嚴。知人之不明。而「把這罪惡底大部分歸於那使個性服從過去的陳腐的社會的約束的社會制度。」且曰「

這是很明瞭的。」見東方文庫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二十七頁抑何謬也。

一言以蔽之。世間無不是之我。對於自己不肯負道德上之責任。處處思嫁罪於人。乃浪漫派之態度也。此與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道大相背馳。故曰言革命而不言革心。曰言改造社會而不言改造自己。遇有蕩檢踰閑。爲衆所棄。咎由自取之徒。則交口稱譽之。憫惜之。曰此萬惡社會底下之弱者。萬惡制度底下之被犧牲者也。顛倒是非。淆亂黑白。莫此爲甚矣。

浪漫派與世不諧。計無所出。乃竭力描寫社會上種種卑鄙齷齪污穢惡濁之事。以取快一時。此寫實派文學之所由來也。下列兩節述其特點。

東方文庫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十一頁。寫實文學不單是平凡的傾向。而且他所最擅長的是描寫醜惡的地方。他能把生活上一切污穢惡濁可憎可怕的現象放膽寫出來。沒什麼忌諱。這也是從來文學上所沒有的。

又寫實派作家把人類看做和獸類一樣。所以描寫人類的獸性。絕不顧忌。從前文人把男女愛情看做何等神聖。何等莊嚴的東西。但寫實派作家看來愛情不過是從人類祖先——猴子——遺傳下來的性慾本能。是人類萬惡的源泉。並不是神聖的東西。他相信這種獸慾是人類的本性。可以不必忌諱的。所以大着膽子細細的描寫。無論怎樣猥褻怎樣醜劣他都不管。

世人每以寫實派與浪漫派相對。實則寫實派卽變相之浪漫派而已。兩派外表雖異。然其不衷事理。好趨極端之心理則同。浪漫派因否認自制之道德。不能自樂其生。與世齟齬。遂厭棄一切。遁入虛玄。默想

一黃金時代。如盧梭輩之思返於自然。爲太古混混噩噩之民是也。其爲幻誕不言可知。寫實派佛羅貝爾 (Flaubert) 曹拉 (Zola) 莫泊三 (Maupassant) 諸人起。矯枉過正。以爲道在矢溺事之。愈齷齪者。則愈真實。自詡其客觀之態度。科學之方法。於社會之種種黑暗。恣意刻畫。窮形盡相。纖屑靡遺。令人讀之。幾疑此世卽地獄。世人皆夜叉者。不知世間有黑暗。亦有光明。有小人。亦有君子。彼寫實派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以偏概全。誣蔑真相。採取客觀態度。科學方法者。果如是乎。以此而言實。實其所實。非吾所謂實也。

且寫實派「把人看做和獸類一樣。」尤屬荒謬。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禽之判。在此。幾希。非謂人卽禽獸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又曰。食色性也。聖人知其然也。故爲之制禮作樂。以節其欲。一切典章文物。不外節民之欲。導之入於正耳。孔孟之道。中正和平。但主節欲。不主禁欲。更不主縱欲。教人但爲聖賢。聖賢卽最好之人而已。不爲禽獸。亦不爲仙佛。非不欲爲仙佛也。蓋有待乎先爲好人也。此種以人爲本之主義。與古希臘人之態度頗相似。平易近情。顛撲不破。彼浪漫派與浪漫派變相之寫實派。時而視人爲超人。時而視人爲禽獸。何其愚且妄也。且彼之所謂超人。縱情任性。肆無忌憚。不能爲人。安能爲超人。則其超人者。亦禽獸而已矣。

浪漫派變相之寫實派。絕韜而馳。自墮泥犁。於是又有所謂新浪漫派代之而起。一反其所爲。尙神秘重。

象徵虛無縹緲不可捉摸。

東方文庫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二十九頁。近代人的心裏。尤其有一種說不出的幽憂哀怨。要傳達出這種隱微的消息。勢不能不用神秘象徵的筆法。先把讀者拉到空靈縹緲的境界。使他們在沉醉戰慄的片刻之內。得到極深切之感應。而且把所有習慣權威理想信仰一切破壞。進於虛無之境。喧囂的議論。切實的行爲。早已沒有最後歸著的地方。就是梅德林克(Materlinck)所謂「沈默」祇賸下一種幽憂哀怨的情調罷了。

此其所謂沈默。非真能寧靜致遠。如高僧之入定。明心見性。大澈大悟也。不過神思恍惚。幻影憧憧。感情刺激過甚後。一刹那之疲乏狀態而已。彼新浪漫派作者。感情緊張。思想混亂。對於人生。不能爲精深綿密之探討。徒託辭神秘。故意作怪。一極平常之理想。一極粗淺之事實。彼則閃鑠其辭。吞吞吐吐。玄之又玄。令人如讀謎語。莫名所以。昔蘇軾斥揚雄。以艱深文其淺陋。今新浪漫派。以神秘文其淺陋。其技祇此亦何足貴。國人思想。素患籠統。重以好奇矜異之心理。故於西方神秘作者。梅德林克及印度神秘色彩甚重之泰戈爾。非常稱道。青年受其影響。思想糊塗。發爲詩歌小說。似通非通。似可解。實不可解。他人詰之。則曰此神秘主義之文學也。非爾所知也。此亦提倡浪漫文學者之過也。

浪漫派觸情而動。神志渙散。喜怒哀樂。發而皆不中節。刺激愈增。生趣愈減。跼天躋地。潦倒興嗟。於是一生活的無意義。生活的乾枯。生活的煩惱。遂爲浪漫文人之口頭禪。我國自新文學興。此風瀰漫。

於學生界。葛德(Goethe)「少年維特之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譯本。風行一時。青年中愈聰明有爲者。受害愈大。夫「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爲葛德少年浪漫時代之著作。其後葛氏亦深悟前非。改弦易轍。故其晚年文字。頗多見道之言。讀之令人興感。然而吾國人於彼著作。首先翻譯。津津樂道者。乃爲「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若惟恐吾國青年之有生氣。必使之頹唐萎靡。日顛倒於失戀問題。趨於自殺之途。以爲快者。是誠何心哉。

煩惱日增。怨憤鬱積。最易致病。剛愎自用者。則成狂疾。意志薄弱者。則成肺疾。浪漫作者。思想情感多帶病態。言爲心聲。故其發於外者。亦帶病態。謂浪漫文學爲病院文學。非過語也。

東方文庫近代俄國文學家論三十一頁。安得列夫(Leonid Andreyev)著作中的一個英雄這樣說。「我只見奴隸。我見有囚籠。他們住了生活的床。他們在此生而又死的。我見他們的恨和愛。他們的罪和德。也見過他們的快樂。他們想復活古代熙熙之樂的可憐底企圖。但無論怎樣。我總見帶着愚笨和癡狂的標幟。(中略)他們在這美麗大地的花中。建一所瘋人院啊。」

又人類所認以爲真實的一切東西。在安得列夫細細辨過滋味後。看來只得到一個結論。便是「處處是瘋狂和恐怖」。狂人每不自知其爲狂。而斥他人之爲狂。若安得列夫者是也。狂人神經錯亂。語無倫次。如

東方文庫近代俄國文學家論四十三頁。「我詛罵一切你所設施的。我詛罵我生的日子。我也詛罵我死的日子。我詛罵生活的全部。沒知覺的命運。我把一切擲遠你。擲到你的殘酷的臉面。我詛罵你。我永久詛罵你。」

至殺人放火。荒謬絕倫之事。浪漫作者。每盡力描寫。彼曹本多狂人。死於狂疾。故其所謂文學者。皆自道其狂人之心。理者也。

肺疾作者之文學。則觸目皆是苦語。入耳盡作哀音。書中人大都面色蒼白。奄奄一息。伏枕悲鳴。泣不成聲。一若肺病已至第三期者。讀之令人短氣。抑鬱不歡。失望悲觀。達於極點。觀近人所作「落葉」等小說。每有斯感。工愁善病。才子佳人派之小說。不圖復於新文學中遇之。浪漫文學。不失之叫囂。即失之頹唐。要皆精神不健全。病態之文學也。

由斯以觀。浪漫文人。否認自制之生活。逞情欲。趨極端。舍康莊大道。而弗由。狼奔豕突。中風狂走。於羊腸狹徑。斷河絕港之間。至死不悟。亦足悲矣。莊生有言。獸死不擇音。氣息荏然。於是並生心厲。浪漫之徒。毋乃類是。厲氣最盛者。前有法人。近有俄人。樂記曰。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又曰。亂世之音。怨以怒。言爲心聲。文學之道。亦猶是耳。今騫新之士。竭力介紹流僻邪散。與怨怒之文學。奉爲圭臬。視爲正宗。是惟恐民德之不偷。國之不亂。族之不亡也。曰。然則如何而可也。孔子曰。詩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又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必有中和之生活。然後有中和之文學。舉凡中西至高之文學。必與此義吻合者也。此人生之正則也。此文學之正則也。有志於創作真正之文學者。舍此將奚由哉。



述

學

# 中國歐洲文化交通史略

德國雷赫完 A. Reischwein 著  
吳宓 攝 譯

按德人雷赫完氏所著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交通史略 (China and Europ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一書其緒論 (Introduction) 已經譯出題曰「孔子老子學說對於中國青年之影響」登載本誌第五十四期茲更就書中各章摘取其重要之事實及有特別關係之處撮述如下並略為引伸評斷之云編者識

目次 緒論 第一章十八世紀以前中國歐洲交通史略 第二章羅柯柯時代 第三章開明時代 第四章重農學派 第五章感情主義 第六章葛德 第七章結論

## 第一章 十八世紀以前中國歐洲交通史略

始譯中國經書為西文者為耶穌會教士 (the Jesuits) 一六六二年耶穌會教士郭納爵 Ignatius de Costa (1599—1666) 所譯大學及論語最前五篇為拉丁文題曰 *Sapientia Sinica* 者經耶穌會教士殷鐸澤 Prosper Intorcetta (1628—1696) 在建昌為之刊行並附木刻圖畫殷鐸澤又自譯中庸 (Chum Yum) 為拉丁文並附孔子傳題曰 *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一六六九年初刊於廣東一六七三年再刊於巴黎又譯為法文同時刊行出版後耶穌會教士柏應理 Philippe Couplet (1622—1693) 歸遊歐洲到處為之宣傳於是一六八七年以上三書之拉丁文譯本始在巴黎彙為一編

出版。列名編撰者。爲殷鐸澤恩理格 (Christiane Herdrich) 魯日滿 (Francisci Rougimont) 柏應理等。所謂「西文四書直解」是也。該書拉丁文題名。稱孔子爲「道德及政治哲學最爲淵博之碩學聖靈」。蓋自是時以迄十八世紀之末。歐人常以 (1) 中國 (2) 孔子 (3) 政治道德三者併爲一談。一六九九年。耶穌會教士李明 Louis Le Comte 一七二九年歿於中國。生年未詳。 以法文著「中國現狀新論」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刊於巴黎。其書中論暹羅人曰：「在印度人中。當時稱東

亞之人膏曰印度人

惟暹羅人之靈魂與其身體相稱。而暹羅人之形貌。亦爲我法國人所最熟知者。彼暹羅人謂

天賦才能各有所特異。故法蘭西人勇敢而長於戰術。荷蘭人機敏而長於營商。英吉利人長於航海。中國人長於治國行政。而暹羅人則長於學問智慧云云。」(中略)是時耶穌會教士盛稱中國之善。謂爲歐洲人所不及。而商人則恨之。謂教士言多無據。彼中國政府之堅執不肯通商。未始非教士誣毀歐人之言論有以致之云云。總之。在一七六〇年以前。歐人皆信耶穌會教士之說。尊視中國。而一七六〇年以後。則歐洲各國重商務。以經濟政策爲歸宿。多利害得失之計較。而不言是非。故其嫉惡。詆毀中國。乃日甚焉。此前後兩期大勢之不同也。

按最初之印象。常能得其大體而較爲正確。久居熟習。則所知雖多。而材料糅雜。頭緒紛繁。不易辨識矣。此理如誠可信。則歐人來中國之始。卽謂孔子爲中國最大之人物。足以代表中國。而孔子之所教中國人之所長。皆在政治道德。此種議論。適可爲吾儕之

觀察信仰添一旁證矣。

## 第二章 羅柯柯時代

一七六〇年以後。約百年之間。爲歐洲美術上之羅柯柯(Rococo)時代。注重裝飾點綴之美。常用奇幻飄逸之曲線及橢圓形細緻之花紋。兼喜以花草爲飾。而是時法國文物昌盛。生活優美。宗教理想趨於樂觀。此中國磁器漆器等之所以見重於歐洲。亦時勢爲之也。

一七〇九年。德國人 *Botzger* 始在 *Dresden* 地方仿造中國磁器。一七一〇年。移至 *Meissen* 地方。建大廠工作。是爲歐洲人仿造中國磁器之始。該廠所造磁器。銷售遍於歐洲。故磁器之製造。實爲普魯士王最大之富源。七年戰爭時。弗烈得力大王戰敗。稟上其母。有曰。「兒今之貧。乃同乞丐。僅此微物。磁器爲吾資產。今來萬事俱空。所存者惟榮名寶劍及磁器而已。」亦趣史也。

歐洲人仿造中國漆器。實始於十七世紀之末。至一七三〇年。而法國所造之漆器。已足與中國日本漆器並美矣。

中國之肩輿。亦以十七世紀之初年傳入歐洲。其得以見重於彼土者。以法國路易十四在位。行君主專制。文物典章燦然俱備。時方大修朝儀。而中國肩輿之頂圍。其質料及顏色等。均有定制。可別官爵職位之尊卑。等級秩然。故樂得倣用之也。一六四四年。巴黎人士以肩輿爲最新之時尙。見於紀載。毛里哀

Molière劇中亦屢言之。維也納官廳以「病人僕隸及猶太人不得乘轎」著為法令。直至一八六一年。此項法令猶有見於德國者。然歐人久已不用肩輿矣。肩輿之盛行於歐洲。約歷百年。近世歐洲之轎式馬車。即由肩輿蛻化而出。聞始創其制者為日本人云。

中國絲綢之輸入於歐洲。大盛於十七世紀中。當十七世紀之後半。法國人已能仿造之。該世紀之末。禁止輸入中國絲綢之文告。層見疊出。然私運者衆。儼同具文。政府且藉此收稅。明禁實獎。法國製綢之地。以里昂為中心。其染織之技術。亦由中國學得。非僅模倣中國之花樣而已。又繡貨及糊牆之花紙。亦於十七世紀中。由中國傳入歐洲云。

法國十八世紀初年之大畫家華士。Jean Antoine Watteau (1684—1721) 頗受中國畫之影響。其山水背景。酷類宋人。顧華士畫中之中國事物。多由意想造作。非必傳摹中國之實況。當時之所取於中國美術者。以其疎散自然。可矯路易十四時代過崇規律而務整齊之病。於圖畫如此。於建築亦然。十七世紀之末。在法國雖有稱道中國建築之工妙悅目者。然均以缺乏整齊勻正之配置為病。至十八世紀之初。乃一變而極力贊美中國建築。謂其變化多端。奇幻莫測。富麗為我法人之所不及。於是當時歐洲諸國。多做中國式而造園亭池館及寶塔等。與同時十八世紀中葉法國耶穌會教士。在北京為清帝築造之圓明園。遙相輝映。蓋二者皆參合中西建築而成。惟進行之方向及注重之分量。適相反背耳。是時歐洲所取

於中國之建築。多能用之得宜。融化無跡。惟彼專以中國事物爲裝點及古董品者。乃故爲奇異。眩人耳目。遂致所作不近人情。在中國決無此事。如築屋樹嶺。祀神屋頂。圖坐門前吸煙飲茶等事。笑話百出。以上二事實不相關。要不當相混也。房屋建築而外。即屋內之裝飾。亦效中國式。窗櫺欄杆。均取中國之制。又力避方隅銳角。而改用圓角。不但屋角門稜。即箱櫥等亦均用圓角。足見中國建築裝飾在當時歐洲影響之大云。

十八世紀中。中國之風俗雜藝之傳入歐洲者。則有(一)影戲。當時謂之 ombres chinoises。(二)酒肆。茶館。巴黎即有三數處。當墟女子。着中國衣服。而更雇一真正之中國人。爲司閤及招待。(三)浴所。(四)孔雀及金魚之飼養。(五)中國衣冠之跳舞。(六)中國戲劇。一六九二年。巴黎之意大利班。在御前演唱 Regnard 及 Dufresny 合編之「中國人」一劇 (Les Chinois) 其中丑角爲一中國醫生。是爲演唱中國戲劇之始。此後則多不勝紀。北京之皇宮。中國之公主。均在劇中出現。奇趣橫生。而中國戲劇之輸入。對於樂劇 (opera) 之發達。尤有極大之影響云。(七)中國小說。繼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之「波斯人之書札」 Lettres Persanes 編者按此書已經譯成中文。名曰魚雁抉微。載東方雜誌第十二卷九號至十三卷。譯者爲林紆及王慶麟。而起者。不一而足。有阿然

侯爵 (Marquise d'Argens) 所撰之「中國人之書札」 Lettres chinoises 有福祿特爾託名僧人所撰之「中國人印度人韃靼人之書札」原名直譯故從略 又有託爲中國皇帝遣駐歐洲密探所作之奏報。由中文譯出者。又有託爲中國皇帝派來歐洲之使臣 Pauthier 氏之傳述等等。凡此或登報章。或刊專書。名爲

通信。其實論文雜編及讀書筆記之類。以自著其思想聞見而攻訐他人者也。(八)中國木器。其傳入法國。在十七世紀之初年。至十七世紀之下半。法國人已仿造之。因之歐洲所製之木器。其形式花樣亦多仿效中國。總之歐洲當Bourgeois時代。其人之心理。大都喜柔和工緻。自由疏散。中國種種適投其所好。故能盛行若此也。

### 第三章 開明時代

由羅柯柯時代而進於開明時代。(the Enlightenment) 歐洲人之精神思想嗜好。爲之一變。昔則注重社會交際。今則注重學理研究。昔則欣賞乎飄蕩之詩情。今則從事於嚴密之思想。昔以美術爲歸宿。今以數理爲方法。昔務瀟灑自樂。以風雅相高。而與塵世隔絕。今則倡言救世濟民。悉力講求修身行政之方術。以及經濟農工之實務。昔重幻想。故以秘奧爲高。今行推理。乃以明顯相尚。昔爲清言。但求雋妙。今務政治道德。故以立說純正精確。能裨益實際之人生爲貴。昔惟藻飾昇平。今則亟圖維新改革。此乃羅柯柯時代十七世紀後半及十八世紀初年與開明時代十八世紀中葉前後兩期截然不同之處。惟其如是。故羅柯柯時代之歐洲人。愛好中國之磁器漆器絲綢等。而隱得老子之精神。開明時代之歐洲人。探究中國之政治道德。學說而力崇孔子之教化。十八世紀之歐洲人。常以孔子與穆罕默德、蘇魯阿士達(Norastre)相提並論。歐人知穆罕默德較早。若蘇魯阿士達。則自一七七一年 Anquetil de Perron 譯「阿威士陀經」

(Zend-Avesta) 爲法文後始見知於歐人。故自一七〇〇年至一七六〇年之間，孔子實爲歐人所專重。前此歐人幾不知有孔子。福祿特爾語而自一七〇〇年以還，則歐人更無遲疑，皆尊重此文明之古國。指中國謂其宗教及智慧悉卓然特異。（此乃一七六九年 *Ole* 所撰中國史大禹傳法文中語）應者羣起。而一七六〇年，福祿特爾撰 *Essai sur les moeurs* 一書，歐人之盛稱中國，致其欽羨於斯，實已登峰造極矣。

始知中國文明之重要，而力主融匯採取者，實爲德國大哲學家萊布尼慈氏 Leibniz (1646—1716)

參閱本誌第二十二期，  
白少年「篇」第一第二頁

萊布尼慈靈子 (Monads) 之說，與老子孔子及中國佛家之觀念，多相符合，而其

所謂前定之和諧 (Pre-established Harmony) 卽中國聖賢所謂宇宙之道，宇宙原爲一體，秩然有序，逐漸推衍進化，故萊布尼慈亦遂爲極端之樂觀派也。萊布尼慈以爲凡百宗教之精義，厥爲改善世人之實際之生活，以知識爲體，以教育政治爲用，人能知道，則進於德，人能行德，則獲至樂，凡此所見，均與孔子契合，而能代表歐洲開明時代之思想者也。

萊布尼慈自其少時卽留心中國事，當時歐洲新出之書籍，論述中國者，若 Athanasius Kircher 之 *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qua profanis illustrata* (1636) 等書，無不首先閱讀，又與曾居中國之耶穌會教士，如 Grimaldi 意大利人 等結識，時與書函往還，詢問一切，故所知中國之事不少。萊布尼慈遂於一六



九七年撰成中國最近情況。Novissima Sinica 一書刊行於其序 (Praefatio) 中謂中國與歐洲之兩大文明。遠相隔絕。而今則匯合。互為裨益。此乃上帝之意旨。而上帝並欲介在其間之國家 (即俄羅斯) 亦並加入此文明之團體。又可知也。吾西方之理論及思辨之學 (數學天文學論理學形而上學) 確為東方之所不及。然中國之實用哲學及政治道德。則決其必在歐洲之上也。孔子之禮教。對於中國人之公私道德生活。有如斯之大效。實可驚服。「彼國下之事上。奉命惟謹。幼之於老。致其尊崇。子女之於父母。盡其孝思。甚至不敬之詞。褻慢之語。亦所未聞。以言語詆侮長上。在彼國為罪之重。殆如吾歐洲人之手刃其父也。」中國人於道德造詣如此。苟非天帝寵錫之力。何由致之。吾歐洲人之理論思辨之學。已有專長。而於實際生活。則當效法中國之人。獲益且無限矣。萊布尼慈續曰：「今日吾歐洲人之道。道德敗壞。至於斯極。業已無可諱言。故吾意應速聘中國教士來歐洲。講授自然神學之目的及實行方法。正如歐洲教士遠赴中國。以傳宣上帝啟示之神學也者。前者指儒教。後者指耶教。蓋吾深信。如有賢聖之人。出而為裁判。不論其女神之美。而但實察其人民之道德。則必以中國為第一。可無疑也。惟吾歐洲有耶教。乃天所賜。非復凡品。以此轉贈中國人。或可見吾之盛惠耳。」末句乃應酬敷衍之語。

然萊布尼慈素重實行。嘗謂學問信仰。必須見之行事。故其著「中國最近情況」一書。欲使天主舊教及耶穌新教各國。聯為一體。以企圖輸入東方之文明也。又力謀建立柏林科學會。以「與中國交通。而

使中國與歐洲互換其文明。」且擬於莫斯科亦建科學會。藉彼得大帝之力。使俄國成爲東西文明交通之孔道焉。惟萊布尼慈與其徒遊說國君。頗少成就。其後會既成立。目的亦未盡達。然據萊布尼慈所上普魯士王書中。鋪叙柏林科學會之功績。謂「中國最古之易卦。傳之二千餘年。無人能曉者。今本會已能洞明其中所含之數理。」（指萊布尼慈所著 *De Arte Combinatoria* 一書。一六六六年出版）由此術推之。則可解釋無中生有。一切創造之原故。一六九七年。萊布尼慈致某公爵（Duke Rudolf August of Wolfenbittel）書曰。「耶教教理。謂上帝由無有而創生萬物。此其故。學者多不尋求解釋。而吾今以中國之數理說明之。則一切了然。毫無窒礙疑難。於自然及學術中。更求深奧義法如此者。不可得矣。」萊布尼慈之算術。乃由中國之易卦推演得之。頗自矜許。一六九七年。致耶穌會教士 Verjus 書曰。「用此哲學之算術。則雖遠在東方。而語言文字隔絕之中國人。亦可使其明曉自然宗教之要義。以算術中之符號。可離文字而獨立也。」是年又與公爵書曰。「彼（耶穌會教士 *Chinali* 南懷仁之弟子。時在中國）謂中國皇帝（康熙）深喜算術。曾由其師南懷仁學得西洋算法。今以吾之算術授之。或可使彼國皇帝亦信從耶教也。」

萊布尼慈之高足弟子二人。一曰佛蘭克。A. H. Francke 一曰武魯夫。Christian Wolf 佛蘭克因萊布尼慈之教。遂於一七〇七年。在 Halle 地方。創立東方神學院。（*Collegii Orientalis theologiae*）專以養

成赴東方傳教之教士。院中以漢文(*sine*)列入課程表中。武魯夫任 *De Sinarum Philosophia Practica* 大意謂中國古聖賢道德之說。月十二日演講中國之實用哲學。本乎人性而與耶教教理實異途同歸。並不衝突。有曰。「今姑不論人之行爲何所根據。或爲上帝啟示之真理。或爲自然之現象。總之。人之行爲必常合乎道德。此孔教與耶教徒之所同也。」人心之所同然。乃道德之惟一準繩。中國古來之道德學說。皆不悖生人之本性。故決其無誤而可信也。云云。顧此等言論。在當時耶教中人已視爲異端邪說。於是有以倡無神之說。訐武魯夫者。普魯士王乃下詔逐武魯夫於國外。然而持此論者。實不止武魯夫一人。當時之耶穌會士。皆謂孔教徒與耶教徒共尊一神。道德觀念。東西不異。毋須排斥。於是巴黎大學遂成爲此種新說之中心點。論辯蠶起。其時赴該大學留學者。多感嘆於正教之式微。異說之朋興。所謂異說。卽兼指孔教而言也。武魯夫既信善惡均由人性。則國家政府應於學校中施行道德教育。而施行最完善者。莫如中國古時。中國教育分爲大學(*Schola adultorum*)及小學(*Schola parvulorum*)二級。小學所教者。八歲至十五歲之兒童。其理性尙未發達。故宜施以感官之教育。而以良心之威臨之。大學則主啟發理性。養成自治之能力及道德之行爲。大學乃選國之秀士入之。而使之治己治人。以進而治國治世。凡此均當爲歐洲學校之所取法。又中國之教育最有統系。專主啟發理性。以向於至善真樂之鵠的。此亦歐洲之所宜取則者也。一七一一年。耶穌會士比

利時人衛方濟 François Noël 刊行「中國六經」之拉丁文譯本 (6 libri classici sinensis) 於 Prague 地方。六經者，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孝經及三字經也。六經譯本，武魯夫雖曾讀之，然其立說大旨，早定於此書刊行以前。其時又有 Billinger of Tübingen 者，以拉丁文著「古中國古代教育政治示範」名長不錄一書，亦以道德政治合一。賢者在位，為中國之特徵，而為歐洲之所不及云。

福祿特爾參閱本誌第十八期第二十二期二十五期二十八期三十四期福祿特爾小說各篇

亦為崇拜中國之一人。藉頌揚中國，以攻擊其國之君

主、政治及天主教會。先是福祿之得知中國文明，實由於耶穌會士之所啟迪。其後乃用其知識，以與耶穌會為敵。此則為耶穌會之所不及料者也。其時之耶穌會士並非固執。如上述之衛方濟等，於其著述中，已一再申言：歐洲人當實行效法中國人之道德，不僅託之空言而已。中國經書中之道理，乃人類理性之所寄，乃自然法律 (Jus naturae) 之表現，而中國之政治尤為完美。蓋是時之耶穌會士，一方稱道中國之開明專制，以減縮法王之威權。一方又於無意之中，獎勵重農學派 Physiocrats 詳見下章之運動，而擁護舊傳之政體。故即在政治學，中國亦為辯爭之根據也。總之，當時歐洲人之心理，多奉中國為模範。國家謂中國之人，皆具道德。故如福祿特爾，即謂「道德學為學問中之首要者，而中國人講求之最精。」又自稱其所編譯之「中國之孤兒」一劇，下見為「孔子之道德學說，表演於五幕中者。」福祿特爾又曰：「歐洲之君主王侯及商人，所求得於東方者，無非貨財，而賢人學士之視東方，則為道德之新世

界也。」又曰。「吾嘗細讀孔子之書。並手自撮鈔。吾觀孔子所言不出純粹道德。孔子但說品德。而不談鬼神靈異。孔子書中。從無荒唐奇怪之寓言。」凡此均反譏 耶教之語又述其所識某學者室中惟懸孔子像。並爲

題贊。謂孔子專以理性爲本。故所言無不可信。彼不自稱先知。一曰預言家而人莫不以聖賢尊之云。（原註

福祿特爾論孔子及中國之語多見其所著 *Essai sur les moeurs* 及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及

*Papiers de Jean Nesliers* 及 *Du bannissement des Jésuites* 諸書可檢尋也。）

福祿特爾所最歆羨中國之處。則以中國聖賢之教化。能普及於爲治之階級。而國家由之治理得宜也。故其言曰。「吾人卽不盲從膜拜。至少亦當知中華帝國爲全世界古今治理最善之國家。且以父權宗法爲治本者。」福祿特爾深信中國之官吏士人。皆文雅而博學。謂孔子實足崇敬。又謂中國之普通人。亦當與歐洲無異。而中國之政府國家。能以勻整細密之系統。和合各種之人。爲一體。使之同被雅化。而樂居相親。則殊可驚羨者也。福祿特爾以有神論（Theism）爲學者所當奉之宗教。而「世界各國中。以有神論尊爲國教者。惟中國而已。」又曰。「吾亦知彼中國之大多數平民。其卑鄙蠻橫。亦與吾歐洲之人無異。常相爭攘。具各種錮蔽之謬見。又溺於符咒星相等迷信。亦皆與吾人同也。」又謂中國人遇重病始請醫診治。小病則待其自愈。亦與歐人無殊。又藉中國以痛斥歐洲各國人之好分黨派。鬭爭不休。謂中國人只奉一神。足見其明理而多智。而吾歐洲人則宗教之派別繁多。不能細數。「而最不可解

者。則一方痛斥倡無神論者。謂世中必無無神之國。而一方又強指世界中治理最善之中華帝國爲無神之國。何其言之自相矛盾至於此極。」意者。吾歐洲之氣候風土特別。異乎亞洲。因之吾人好爲門戶之爭。而中國人則不屑耳。彼中國人從未派遣教士來歐宣傳。而吾歐洲人則以己之見解主張。與貨物視同一例。世界到處。運輸販賣。強人以必收。何其度量相越如是之甚乎。「吾歐洲之君主王公。得聞中國之情形。除歆羨羞慚以外。尙有何說。然當勉力追步。實心效法而已。」

福祿特爾指責卜蘇愛

Bossuet

見本誌第二十三期插畫 之世界史論

(Discours sur l'histoire universelle) 一六

年出

中。未有一字言及東方。實爲不當。謂「學者欲通知世界之往事。則首應著眼於東方。蓋東方爲一

切學術文藝之發源地。而西方之所由取資者也。」故福祿特爾撰「歷代風俗史」Essai sur les moers 一七五八年出版 專以一章論中國云。

前此歐人之所取於中國之戲曲。悉爲娛樂。而福祿特爾之編著中國之孤兒 Orphelin de la Chine 一劇。則爲提倡道德。福祿特爾自言其所編者雖與 Metastasio 之劇同名。然情節內容絕異。福祿特爾所據之藍本。爲 Premare 所譯之趙氏孤兒 (L'orphelin du Chao) 一劇。謂「此劇所關至重。欲知中國人之心理。則讀此劇本。勝於讀其他千百之書多矣。」而福祿特爾之改編此劇。乃使法人知中國人道德之高。而毋爲彼耶穌會教士之所惑也。

先是盧梭著論。謂學術文藝發達。足使道德風俗敗壞。參閱本誌第十八期「聖伯甫評盧梭懺悔錄」篇第四頁福祿特爾欲反對其說。故於「中國之孤兒」劇中。使文明之漢人戰勝野蠻之成吉思汗之軍。且於初版時。插入致盧梭書明言之。盧梭答辯有云。「吾人讀昔賢之書。應下評判工夫。豈可盲目受教（中略）中國之孤兒一劇。演之曾受歡迎。故諸多愚夫俗子。亦交口稱讚。不自知其淺陋可笑。實則此等人並原劇之缺點亦不識。安望其稱譽得當哉。」似盧梭已明解福祿特爾之矢為對己而發者矣。

福祿特爾以孟德斯鳩「法意」*Esprit des Loix* 書中論述東方各國多未允當。乃作「歷代風俗史」名見上

以著其崇拜中國之意。書出頗為時論所斥。謂今人稱美中國太過。顧狄德羅見本誌第二十四期插畫編著百科全

書。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則仍為贊美之詞。謂「中國立國之久遠。其學術智慧之精。政治之修明。

哲理之造詣。均遠非亞洲各國所可及。或謂且可進而與歐洲最文明之國家抗衡焉。」海威修斯 *H. W.*

*vetius* (1715—1771) 於所著心性論 (*De l'esprit*) 中所言亦同。而巴烏氏 *Poivre* 於其「哲學家之

遊記」 (*Travels of a Philosopher*) 中。至謂「使世界各國均採用中國之法制。則世界各國之富強安

樂亦如今之中國。趣往北京。瞻仰中國皇帝之儀表。當知其為天人也。」蓋是時法國之人。多有以與中

國之高尙精神接觸為救國之惟一方針者。不足異也。

然在當時。不附和此種崇拜中國之狂潮。而為冷靜之判斷。或譏斥者。亦不乏人。如普魯士王弗烈得力

大王 (Ferdinand the Great) 及盧梭等是也。弗烈得力大王於一七七〇至一七七六年之間致函福祿特爾。屢道及中國。謂中國乾隆皇帝行幸盛京之御製詩。彼曾見之。又得見乾隆之書翰。皆平平無奇。此等劣詩。在北京或有人獻媚頌揚。在歐洲則絕無人稱賞。中國之詩。佳者不過如此。則學習中國文字。欲進而研究中國學問者。其事殊不值矣。又謂昨與近臣某 (Paul) 談。某深嘆今人足跡未到中國。輒喜妄談中國事。如福祿特爾先生。堅執已說。反謂久居中國之耶穌會士所言爲不可信。此大可不必也。若朕則實無暇研究中國之問題。歐洲之戎機政事外交。一日萬幾。已足使朕疲於應付矣云云。又云。「朕頃告近臣某 (Paul) 曰。福祿特爾先生之竭力贊美中國。亦猶昔日羅馬大史家塔克多 Tacitus (55—117 A. D.) 稱道吾國祖先日耳曼蠻族之用心耳。夫日耳曼蠻族何足取。而塔克多必謂其人正直勇敢。剛健質樸。見所著 Germania 一書。叙日耳曼族之風俗習慣等。羅馬人應極力效法。特藉此以立言而已。今福祿特爾先生亦逢人便說中國人道德之高。又美中國人注重農事。其法律整齊劃一。通行全國。蓋福祿特爾先生之意。若曰。吾法國人如能效法中國人。則良田千里。刈穫纍纍。可立闢也。刑賞平等。不徇威勢。可立致也。凡此贊美中國之詞。無非勗其國人。勤勉奮發而已。」此可謂一語道着矣。

盧梭之言。則較弗烈得力大王更爲明顯。盧梭曰。「吾所持之論。證據即在眼前。何須求之遠古。試觀彼中國。爲亞洲大國。其國人素重學術。以學術而致通顯。夫使學術果能改善風俗。果能鼓舞人民之勇氣。



毅然爲國家捐軀効死。則中國之人宜若皆賢良自由而可無敵於天下矣。而按之實際。中國之人。罪無不犯。惡無不作。則又何說。以中國執政者之多才。法制之完善。與其人民之衆多。而乃衰弱不能自存。竟爲愚蠢之蠻族。指蒙古及滿洲人所征服。其國雖多聖賢。何所裨補哉。」盧梭。此論見其所著Discourse on Arts and Sciences etc. (1760)

孟德斯鳩(Montesquieu)與盧梭。皆欲藉中國爲其學說之例證。先有成見。故不如福祿特爾之能見其大也。孟德斯鳩謂立國之治制有三。而各有其根本之精神。一曰公治。本於道德。二曰君主。本於榮寵。三曰專制。本於恐怖。然中國行開明專制。「其所以爲精神者。實兼道德榮寵恐怖三者而並用之。」此顯與孟氏之說抵觸。故孟氏遂痛斥中國。參閱嚴復譯孟德斯鳩「法意」卷八第二十一章。○此書商務印書館發行夫孟德斯鳩所知中國之事。悉聞之於彼土歸來之商人。然此輩商人。大都不諳中國文化。其在彼所遇者。無非中國之商賈。商人以營利爲業。且處對敵之勢。其言中國商賈好行欺詐。亦不足怪。而孟氏乃斷曰。「又使叩支那之俗。於吾國之商於彼土者。將其所言。於支那人之道德。未見如傳教者之傾倒也。」又曰。「彼景教宣福之徒。遊於東土而歸也。莫不曰。美哉支那之治制也。其所以爲精神者。實兼道德榮寵恐怖三者而並用之。而實則其民之奉令守法。皆出於懷刑畏威而後爲之。慮一不當。則鞭笞隨其後。則吾不知其民所謂榮寵者。爲何等觀念也。」今茲引用法意之文。悉錄嚴譯。孟氏此論。福祿特爾於所著歷代風俗史中駁之曰。「孟德斯鳩強欲謂歐洲義特等蠻族酋長所建立之國家。指法德等國爲本於榮寵。而不以此許中國。誠吾所不解也。」孟德斯

鳩又謂東方之人甘於馴伏而不作亂。此實由於其氣候之溫和。中國「爲政之祈嚮曰。惟吾國安且治而已。」其立法「有正鵠焉。曰四封寧謐。民物相安而已。」此其國立法之根本原理也。然中國歷代開創之君及其古代之聖人。立法實亦甚善。務使民勤力苦作。「蓋彼知息土之民好逸。故極意使之爲勤。以救其弊耳。」又凡實業發達之國家。其法制刑律必寬和而舒緩。中國南部亦有實業。與荷蘭同。故雖國土廣闊。氣候適宜。人民天性易趨怠惰。馴伏於積威之下。而中國之法制亦甚可稱也。

孟德斯鳩又論中國之特別之治術曰。中國政家所爲。乃「合宗教法典儀文習俗四者於一爐而冶之。凡此皆民之行誼也。皆民之道德也。總是四者之科條。而一言以括之曰禮。使上下由禮而無違。斯政府之治定。斯政府之功成矣。舉民生所日用常行。一切不外於是道。使爲上者能得此於其民。斯支那之治爲極盛。」今夫中國以禮爲治之成功若此。當時歐洲之論者方歆羨稱道之不暇。而孟德斯鳩獨短之曰。「由此而人倫至不幸之事生焉。蓋基督之景教。欲其行於支那。坐是之故。殆無望也。故使景教風行。將支那之法典宗教。掃地而盡。不僅其禮其俗。爲不足存也。」孟氏對於基督之教。熱心至於此極。是亦不可以已乎。

格里木 Friedrich Melchior von Grimm (1723—1807) 德國人而久居法國以法文著作。 雖爲著名文人。其論中國之事。

與盧梭孟德斯鳩同一不足爲據。格里木於一七七六年之言曰。見其所著 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中華帝國。今世人已

莫不注意及之。且有作專門研究者。始則由往彼土傳教者。歸來盛道中國之種種情形。幾於天化亂墜。相距遼遠。無由證明其非是。繼則學者踵起。援引中國材料。藉為攻擊本國各種弊端之具。於是不幾何時。而中國遂成為智慧道德及純正宗教之淵藪。謂中國之政府。組織完善。歷時最久。為中國之道德。高尚優美。古今無比。謂中國法律政治美術實業等等。皆足為全世界各國之模範。推崇中國至於如此。不亦違真而失常乎。而能指明此類傳聞見解之錯誤而糾正之者。吾意當以安孫提督 Baron George Anson (1697-1762) 為始。故中國者實「君主專制凶毒最甚之國」。而所謂中國之道德禮教。亦僅適於「一羣畏懼馴伏之奴隸」之用者耳。

費尼朗 Fénelon (1651-1715) 之對於中國。嚴加貶斥。蓋遠在孟德斯鳩以前。費尼朗歿於一七一五年。孟德斯鳩「法意」一書一七

四九年始出版。費尼朗嘗為皇太孫(路易十四之孫 Due de Bourgogne)師傅。悉心教導。以他日幸

而絕望。晚年深抱悲觀。蒿目世事。乃益篤志古學。沈溺於希臘之文章哲理。以自遣。時當十八世紀之初年。

世人崇拜中國者日多。古希臘反為中國所掩。費尼朗欲提倡保存希臘學。故貶斥中國。其所撰「死人會談錄」Dialogues des Morts 中有一長篇。題曰論世人所詡為中國之優點。 Sur la prééminence tant

vantée des Chinois 設為蘇格拉底與孔子問答之詞。略謂蘇格拉底初見孔子。即語孔子曰。人多稱君

子孔為中國之蘇格拉底。實屬大誤。特誤。吾與君大不相同。何可相提並論。吾意天下之人。決不能使其皆

明哲理。吾既不以教導天下之人自期。故亦從未著書立說以示世。僅以耳提面命之口說。求得二三入室弟子。以傳吾道於後日而已。且吾不特不敢著書。尙自悔其言之過多也云云。費尼朗力寫蘇格拉底之虛心懷疑。正以著孔子之樂觀而好爲大言。孔子對蘇格拉底亟亟力辯。幾於不能支持。蘇格拉底謂欲使民爲善。惟當餌之以希望。威之以恐怖。乃可。如孔子所擬使民行德之辦法。徒存空想。決無成功。試問中國之大多數人民。其果具道德與否。中國作史者不知別擇材料。故中國史書不可盡信。西方之人研究中國文學多未精確。但就其所已知者言之。中國史固屬熱鬧而多趣。然豈足證明中國人皆具道德也哉云云。孔子於是盛道中國人之成績及己之所建樹。蘇格拉底駁之曰。否否。中國人發明區區印刷術。此何足道。火藥之發明。適爲殺人之利器。罪浮於功。中國之算學。素無方法之可言。至磁器乃「中國地土所產。非人力所能致。」漆器亦同。中國之建築。毫無比例而不勻稱。中國之繪畫。不講結構而殊散漫。蘇格拉底言至此。孔子詞窮理屈。乃曰。中國立國甚古。不無足稱。蘇格拉底駁之曰。中國人本非東亞土著。乃由亞洲西部遷移而來。其文明非由自創。後之作史者。諱言其祖。意圖掩飾真蹟。乃以神話寓言雜入其歷史。不足信也。其時辯論已將終結。孔子曰。吾將往叩之於古之帝堯。蘇格拉底曰。嘻。異哉。子之所爲也。吾欲知希臘上古事者。決不往尋彼單眼魔王。〔見荷馬史詩〕或荷馬詩中之英雄而問之。吾惟恃一己之知識而已。〔意謂帝堯亦猶說部中之英雄。並無其人。按此段費尼朗設爲蘇格拉底駁孔子之語。極似今日國中偽新派攻訐中國禮教並推翻歷史者之所爲。由是尋釋。此段實饒有趣味也。〕

按此所言。以中國人之盲從好古。與希臘人之重知識而務批評。兩相比較。雖然與費尼朗並世之人。皆信人性本善。而以中國為極樂之土。足為世界各國之模範。如費尼朗之思想議論。乃重古而蔑今。從多而抗多者耳。然亦可以徵世變矣。

#### 第四章 重農學派

經濟思想史上有所謂重農學派 (the Physiocrats) 者。見於法國十八世紀之中葉。其主張謂 (一) 為治須本於自然法。Natural Law (二) 土地為一切財富及賦稅之源。 (三) 立國當以農業為首務。 (四) 開明之君主專制為最善之政體。按重農學派該派之人喜自稱為「經濟學派」實開明時代維新思想之一支。未可劃分。今欲申明者。即重農學派之領袖及其創始之人。凱奈。Fransois Quesnay (1694—1774) 常視中國為模範國家。而其思想著述。實大受中國古聖賢學說之影響。蓋開明時代之思想。注重自然法。力圖其實現。而求之當時國家。惟亞洲之中國。實行自然法而歸然尚存。又聞耶穌會教士。稱道中國文物之盛。治化之隆。心焉嚮往。故逕以中國為現世之烏託邦。且中國素重農業。亦與凱奈等之思想有合。時路易十五寵姬龐巴多夫人。*Mme de Pompadour* 頗愛好提倡中國器物。其家中為文人名士會集之所。常共談中國學術事理。耶穌會教士出入於其門。且於一七五〇年頃。攜中國學者郭某至巴黎。居十三年之久。巴黎大學並考求中國之古史年曆。盛極一時。凱奈身為龐巴多夫人之侍醫。其受中國影響。

不言可知。雖於晚年之著作始明言中國。然其思想統系前後一貫。可知其早年之著作亦多取材於中國。不能諱也。

凱奈以爲彼等所奉爲圭臬之自然法。卽中國古人所言之「道」。中國之法律制度等。必準道而立。道雖虛空。長存於宇宙之間。而必期其實行於現世。今彼等倡言改革。無非汲汲使經濟政治等悉本諸自然法。卽以天道合於人事。以理想納於實際。此中國早已行之而著成效者也。中國立國以農爲本。專務休養生息。使民保其天真。淳樸不爭。故中國之國家。乃合於自然之經濟組織。而中國所行之君主專制。亦實爲最善之政體。而當爲歐人所取法者矣。當時重農學派之人。共稱凱奈爲「歐洲之孔夫子」。而望其傳孔子之道。而繼孔子未竟之業。凱奈歿後。臨葬之時。其徒米拉布 Mirabeau 當衆致詞曰。「孔子之教。無非使人滌除愚妄及情慾之習染。而還復其光明之本性。故勗其當時之人。以敬天畏天。順從無違。愛人無私。克己復禮。毋以情慾爲行事之標準。而一切思想言語行事。必依理性爲歸。毋或違忤。夫宗敎道德如孔子所教者。可謂完美至極。蔑以加矣。然如何而推行之於斯世。乃成爲最重要之事。此則吾師凱奈之夙志也。吾師聰慧天成。由自然之源。窺贏利 (product net) 之理。其所成就遠矣。」

凱奈「中國之君主專制」Le despotisme de la Chine 一書。出版於一七六七年。凱奈之取資於中國思想。此爲最顯之證。其時作者。多喜稱引希臘羅馬古賢之說。盛道昔時之共和政治。而凱奈則否。不但

所稱引極少。且視中國哲學高出希臘哲學之上。其言曰：「論語二十篇皆言政治道德及善行。其中之原理及道德格言。遠非希臘七賢之所能及也。」凱奈之徒包斗氏 Baudouin 亦謂古希臘之共和國。不知有仁愛。公正及自然法。殺人流血。爭戰不休。乃其所行之「混合」政體。近人猶稱道歆羨。不但著書鼓吹。且欲實行仿效。不亦謬乎云云。原凱奈及開明時代之人。所取於中國者。以中國立政之目的。爲謀人民之「和平及幸福」。故欲奉爲君主專制國家之模範也。

凱奈之思想多非自創。特其方法有足稱者。百科全書第三卷中有論語譯本。而 *Petits de la Croix* 所輯元太祖之典章。凱奈似皆讀之。與其同時之某人駁斥凱奈曰：「足下以農爲惟一財源。此乃蘇格拉底之說。亦卽伏羲堯舜及孔子之說。何新奇之有。」此亦足見凱奈之立說。取資於中國也。凱奈又藉龐巴多夫人之力。進言於路易十五。於是一七五六年春季。路易十五仿中國古帝王之制。親行耕籍田云。凱奈又稱道中國教育之發達。謂「中國教育之方法。應爲世界各國之模範。」蓋「中國之國家。乃建立於學術及自然法之上。」爲政者之責任。在遵守自然法而自進於德。同時又須教導其民共由此道。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凱奈曰：「知自然法。乃可使國家長治久安。」一七六五年。凱奈撰自然法論 (*Du Droit Naturel*) 有曰：「人爲法開宗明義之第一章。必先制定公私教育。以自然之法教導國民。無此。則政府之設施及箇人之行事。皆混亂無復秩序。蓋自然法乃凡百立

法之根據而人生行事之準繩。不知此。則是非之辨莫能明也。（中略）此種教育。為政治之根本。然今世各國。除中國外。均蔑棄不講。是可傷也。」凱奈論述中國教育。則舉周禮。州長黨正。族師閭胥。讀瀆之制。使鄉村細民無不知國家之政令。且曰。「由茲可見中國國家重要之法制典章。人人得知。人人能解。其國之小學。實能與人以知識。非若吾國之僅教學生以誦讀而已。」是凱奈以中國教育為政治之基本。非二者各不相關。故足重也。

凱奈所主張之賦稅制度。田單地稅似亦取資於中國。凱奈嘗敘述中國古代徵稅之法。周禮均田賦之制曰。「是故中國人民所納於國家之賦稅。視其田產之多寡。以為輕重。而田之肥瘠厚薄。亦復計及。在昔中國。惟地主納糧。而耕植苦作之人。則否。（中略）凡此皆中國千百年中所行之制度。其理至善。然欲行之於歐洲各國。則決不能也。」

凱奈之經濟表 *Tableau économique* 亦取中國理想。而以算式表示之者。其徒巴斗氏贊之曰。「經濟原理。欲敘述詳備。非數卷莫能明。而吾師以四行概括之。正如伏羲之六十四卦。亦可以四行解釋之也。」又曰。「中國之聖賢。自古教人以明道而信從天命。行事依此為歸。此誠世中各國僅見者也。」

## 第五章 感情主義

十八世紀之中葉。法蘭西大革命以前。歐洲人之思想精神。分為二派。其一崇尚理性。注重國家社會。政



治經濟之改革。以福祿特爾等爲領袖。是曰開明運動。(Enlightenment; Aufklärung) 其二崇尚感情。注重箇人之放任。欲返依自然。歸於上古淳樸之世。以盧梭爲領袖。是曰感情主義。(Sentimentalism) 二者同代表當時之新潮。然互相對峙。或至攻訾。感情主義之起較晚。故對於開明運動爲一種之反動。其於情感之表現。務張大其辭。加重其語。蓋感情主義實卽浪漫主義之初期也。開明運動之人。倡言改革。奉中國爲理想之楷模。已詳述於前章。而當感情主義盛行之時代。(The Age of Feeling) 則中國園藝之術。見重於歐洲。先是法國路易十四時代。文物聲教冠絕歐洲。故法國園藝術爲當世楷模。園中之布置。務極整齊。勻稱。亭樹甬路。位置井然。絲毫不亂。而臺閣山石花木。一切務極雕琢。刻鏤精巧。純尙人工。不類自然。久而人心生厭。於是十八世紀之初年。反動遂起。而英國園藝術。(English Gardening) 乃取法國園藝術而代之。一切務求合於自然。不用人力雕琢。花園之內。幾與荒野無異。豐草茂林。雜花枯樹。怪石深窟。瀑布飛泉。以及山間田野之飛禽走獸。無一不備。總使遊人置身其中。自覺徜徉郊野。非復有意遊觀也者。然此種反動趨於極端。自難持久。已而中國園藝術適於其時。傳入說者以爲中國園藝術實能兼具英法二者之長。而調和折衷之。既不悖於自然。復深資於人工。奇美無窮。變幻多端。使遊眺其中者。凡幽憂豫。驚喜痛快。各種感情心境。無不得以發舒。陶寫可謂爲此術之大觀。於是當感情主義之時代。中國園藝術遂盛行於歐洲。謂此純緣時會。亦無不可。今略述其事蹟。

阿狄生 (Addison) 於一七一二年七月之旁觀報 (Spectator) 中著論有曰：「吾歐洲之園墅。位置整齊。悉按一定之規則。此頗爲中國人所笑。謂種樹成行。距離均等。或作正圓正方。此事人人能爲之。夫何待於藝術。必如彼國人之所爲。匠心苦運而不着痕跡。深密布畫而非絕對勻整。乃可稱爲園藝術也。」同時蒲伯 (Pope) 亦在 *Guardian* 報中著論提倡。二人並自造園林以爲模範。由是英國園藝術遂盛行。據格萊 Thomas Gray (1716—1771) 之說。英國之園藝術並未取資於中國。曰：「吾英人所創之園藝術。殊可自豪。前此法意諸國之人。既未夢想及之。卽今見之。亦不能解。吾英人惟以自然爲模範。自行創造藝術。歐洲既未有雷同者。而亦決非由中國學得者也。」格萊此言實誤。阿狄生之言可證。且一六九六至一六九七年間。李明之「中國現狀新論」見第一中章所引。已論及中國園藝術。而 *Le Kampher's Histoire naturelle, civile et ecclésiastique de l'empire du Japon* 一七二九年譯本 海牙出版 及 *Du Halde's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c.,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一七三五年巴黎出版 兩書亦言之。尤以居中國之耶穌會教士 *A. Le Comte* 神父一七四七年清乾隆十二年之函。詳述圓明園之內容者。爲流傳甚廣而最能動人。凡論中國園藝術之書。無不引之。中國園藝術之見重於英國。此函之功爲甚大也。

始以中國園藝術實用於歐洲者。爲英王御用之建築師謙巴斯氏 (W. Chambers) 謙巴斯少時。執事於

瑞典之東印度公司。曾至中國遊歷。其後既任英王御用之建築師。復來東方一次。歸後著「東方園藝術論」Essays on Oriental Gardening 一七七二年 倫敦出版 其書中明言英國園藝術之完全模倣自然者之缺點。

謂其「毫無變化。材料亦無選擇。且無想象能力。使遊客煩悶欲死。」此非真正之返依自然。乃過度之感情作用爲之也。於是。一七五〇至一七五九年間。謙巴斯爲肯特公爵 (Duke of Kent) 建造圓墅 (Kew Garden) 多仿中國式。堆疊拳石假山。引細流小澗貫之。時復雜以叢林廣場。更造佛塔。

見本期插畫第一幅

凡九層。高十六丈。塔之簷角。以龍爲飾。據云登塔頂可望見四十英里之遠。又於塔旁小湖之濱。建一孔子廟 (The House of Confucius) 見本期插畫第二幅 其實小亭而已。雕欄文窗。頗仿中國式。其建築大體。則雜以他國他教之規製。非盡純也。是爲歐洲有中國式建築之始。此園及佛塔等造成後。荷蘭德法各國仿造者紛紛。遺蹟頗有存於今者。茲不具述。

時有德國人溫齊 (Ludwig A. Unzer) 於一七七三年。著中國園藝術論 (Über die chinesischen Gärten) 一書。謂中國之園藝術。具陽剛之美。允堪推爲模範。歐洲人宜亟學習之。不必引以爲恥云云。又曰。「彼英人較易審知高華壯烈之美。故英人之推崇中國園藝術而採用之者。實較他國爲早。今急宜追步」云云。又謂中國園藝術中喜用曲線。此足表示其人心靈之活動。「彼中國人園中喜用如蛇之曲線。謂較直線爲生動而多姿致。故不但羊腸甬路。山徑石級。以及千迴百折之幽谷小溪。卽橋之圓

形而上拱者。亦均用曲線也。」又謂中國園林極多變化。故能使人接連而起各種之感情。曰：「中國之善爲園藝者。其布置之目的有三。其一。以悅目之景物。使人油然而起深遠之思。或生幽悽之感。其二。則以莊嚴之景物。使人起恐怖及畏懼之心。其三。則以美觀之物。使人目迷眩。而生驚異之感。」又曰：「其種種布置。不厭重複。有時堆聚一處。乃大足感人也。」又常使瀑布急湍。奔赴衝擊。其旁巖石虎蹲。蒼涼驅邁之氣。使人畏懼。然前行數武。或略一轉身。則賞心悅目之景復見。斯固中國園藝之主體也。」

溫齊書中又曰：「中國之布置園景者。善以幽暗與光明之色。簡單與複雜之形。相間成文。從心所爲。本無定律。而其結果。雖部分齟齬。各成一體。而合之則異常諧和。使人起美快之感覺。」又恆用奇特之物。爲點綴。以激起人之感情。「而如盤根錯節虬形蟠屈之老樹。則於中國園墅中常見之。以其最易引人注意也。」

其時有譏謙巴斯等所爲之中國式園墅。其中點綴過繁。徒以各種奇特之事物。取自東方者。紛紜堆積。炫人耳目。然凌雜繁重。失却自然之美。如 *vis*。即作詩譏之。盧梭亦以此爲言。謂「人之消遣之具。應簡單而輕妙。」何取乎此。溫齊駁之曰：「盧梭欲使園中絲毫不用人工之藝術。是則不如廢去此園。而不設之爲愈。蓋盧梭之所求者。無非一片安適幽靜之地。爲獨居修學致思之所。異乎常人之所求者耳。夫園墅之設。乃擇取自然之一部。而範圍之。以欣賞其細微精緻之美。固非欲觀覽自然之全體也。」

又其時有德國 *Die* 大學美學教授哈希非德氏 (C. S. F. Hirschfeld) 於一七七九至一七八五年間。著園藝術之原理 (Theorie der Gartenkunst) 一書。細究園中各色布置所引起遊客之感情。續曰：「今世所稱爲中國園藝術者。未知究竟是否傳自中國。然其風行之廣。動人之深。則世界到處莫能與匹者也。英國之人。久已傾倒。而今者德法之人亦相率皈依。凡建造園墅者。不問一己之嗜好。亦不比較今古之優劣。而但曰：吾園須爲中國式。或爲中國英國之混合式。」如是風靡仿效。恐歐洲人行將喪失其固有之智慧矣云云。

然中國園藝術之行於歐洲。爲時甚暫。其盛約始於一七五〇年之頃。而自一七六七年起。卽有實行政。詆之者。先由英國而及於德法。逐漸廢棄改轍。越二十年。至法國大革命起時。中國園藝已全衰矣。獨在荷蘭。猶延其殘喘。至十九世紀初年。顧亦微末不足道者耳。

又當感情主義之時代中。中國之水墨畫法。傳入歐洲。畫家如英國之 John Robert Cozens 等。皆以中國之毛筆及墨汁作畫。先用墨鈎勒。而後設色。但爲此者亦不多耳。

歐洲之感情主義與中國老莊之神秘浪漫思想。甚相近似。故一七五〇年。有耶穌會教士某譯老子道德經爲拉丁文。其稿今猶存於英國倫敦之印度事務局 (Indian office) 中。其後法人芮慕薩 Jean-

Pierre-Abe, Remusat (1788—1832) 於一八二四年。譯出道德經之第一至第四章。至一八四二年。法

人尤里安 Stanislaus Julien (1799—1873) 始將道德經之全文譯成。自是而老子在歐洲人心目中。乃駸駸與孔子同等並肩矣。

## 第六章 葛德

以識解及智慧論葛德 Goethe (1749—1832) 其像見本誌第五十三期插畫 實為近世最大之人物。其與中國之關係雖淺。然考究尋繹。亦足資啟發吾人之心思也。葛德對於中國及中國文化之態度。約可分為二期。(一)葛德少時(一八〇〇年以前)每以中國與浪漫主義併為一談。視中國之器物習尚。皆離奇怪誕。雖以其新異。歆動世人。葛德亦偶爾涉獵賞玩。然其心殊鄙棄中國。以為無足重輕也。(二)至其晚年(一八〇〇年以後)則葛德之態度幡然改變。知中國與歐西之古學精神 (Classicism) 較為相近。葛德雖讀中國書籍極少。然其觀察深至。謂中國文明有寧靜中和之精神。其人之生活以及文藝器物之所表見者。皆光明而純粹。健全而安定。時歐洲正當法國大革命及拿破侖時代。兵戈擾攘之餘。又值一偏而含病態之浪漫主義盛行之後。兩兩相形。中國之優點及其真價值。乃易窺見也。故夫葛德對於中國態度之改變。正可表示其一生精神思想進化之階級。第一期乃十八世紀歐洲普通人所共有之見解。第二期則葛德獨到之觀察也。按即在今日。以好奇及戲謔之心理對待中國事物及文明。如葛德第一期所為者。其人數仍極多。而具葛德第二期之觀察。或贊同其說者。則甚寥寥。誠可哀也。

葛德在其自傳「詩與真理」 Dichtung und Wahrheit 中。記其幼時在家。嘗將壁間所懸之中國帷幔扯

脫。其父因之大怒。嚴加斥責。又謂「此等帷幔上所繪之花卉。有時甚其自然。有時則爲奇趣怪誕之中國式。」是葛德以中國器物藝術爲奇趣怪誕也。

一七七〇年葛德居Brassburg之日記(Ephemerides)中記其所擬讀之書。其一曰「中國六經之譯本。多言道德哲學者。」此當指一七一一年衛方濟之拉丁文譯本。三見第惟葛德是否用心讀之。則不可知。一七七三年葛德評該年詩選集(Musenalmannach)之文中。有評溫齊五見第之中國詩一首曰。「溫齊君之詩。乃以中國之散碎材料堆砌而成。置之鏡奩中國茶盤之間。甚合宜也。」

葛德所作「情勝」(The Triumph of Sentiment)一劇。其中一幕布景。用中國之陳設。以見其浪漫之意。又歷舉中國器物之流行於歐洲者。而以中國式與中世之義特式(Gothic)並稱云。

葛德與許雷 Schiller 其像見本誌第四十二期插畫 合撰之賞鑑贅言(Paralipomena on Dilettantism)中有云。「英人之所爲賞鑑者。重其物之有用。法人則否。效英人而不類。則成爲中國人之賞鑑矣。」此蓋指中國之園藝術而言也。

葛德旋作 *Empereur* 一劇。僅成二幕而止。頗爲許雷所贊賞。今考葛德日記。一七八一年正月十日云。現方讀耶穌會士 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 所編之中國全誌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第五

及引一書。該書中有中國故事戲劇各一種。戲劇即耶穌會士馬若瑟 Joseph-Marie de Prémare 一六九八年到中國。一七三八年死於澳門。 所譯之「趙氏孤兒」劇。又考葛德日記。是年八月十一日。始着手撰 Hippocrate 劇本。至次

年三月。撰成兩幕。知該劇實脫胎於「趙氏孤兒」。暗用其事者。旋欲改用希臘劇中之情節。一再試之。知其不可強合。於是旋作旋輟。而此劇卒未完成焉。

一七八七年。葛德遊意大利。於那波里(Naples)博物院中。見中國二物。許其「甚爲工美」。蓋葛德頗能賞鑑中國手工藝術之精緻而工細也。越數年。葛德撰設色之原理論(Farbenlehre)有曰。「文明未甚發達之國家。選擇顏料頗能精細。常必其純粹不變。相沿成風。而技術遂大進步。此所以靜止文明之國。如埃及印度中國者。其設色乃至工美也。蓋靜止之國。其人以宗教精神納於藝術。凡事前之籌備。材料之選擇。無不悉心考慮。絲毫不苟。臨事又力求精工。不厭辛勤。其按步就班。遲緩而有恆之態。正與自然之行事相同。故其所製作之器物。彼文明較高。進步甚速之國。渴欲摹倣之而不能也。」

一七九一年。葛德撰 Gross-kophta 一劇。其中欲顯示神魔鬼怪之處。用中國之帳幔燈燭爲裝點云。

葛德在威匿思(Venice)作打油詩云。「縱彼中國之人。以其工緻之筆。繪少年維特及其所眷女子於玻璃鏡上。與我何益哉。」蓋譏其時之愛讀「少年維特之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一書如狂之人也。使葛德知今日中國新少年之率此書。本爲譏諷。不更淨笑於地下乎。讀者諒。



一七九六年葛德作「羅馬城中之中國人」(The Chinaman in Rome)之打油詩。託此以譏嘲同時德國浪漫派文人 Jean Paul Richter 者。非真評論中國人也。

葛德其時又讀英國海軍提督安孫見第三卷所引之世界周遊記。(Lord Anso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740—1744) 其時關於中國之書甚少。譯本亦惡劣失真。宜葛德之卑視中國也。

許雷作 Purandot 一劇。葛德見而悅之。謂此劇中描叙「奇怪之北京」及彼「愛和平、喜遊樂、而多愁思之中國皇帝」頗為諧妙。足見戲臺上無所不可也。

以上拉雜記述者。皆第一期中之葛德也。一八一三至一八一五年。又一八二七至一八二八年。為葛德誠心研究中國學問之時。一八一三年十月。葛德書其日記曰。「吾之性行奇特。尚有一事足記者。即吾每遇政治上將有大變動。舉世震撼之時。輒潛心研究最僻遠而無關係之事物。以為一己安舒之計。故此次由 Karlsbad 歸後。惟埋首於叙述中華帝國之各種書籍中。他無所為也。」是年十月二日至十六日。正值萊布齊希 (Leibniz) 大戰此戰拿破崙破命為普魯士等國所大敗。被流於聖愛巴島。逾年又復位。卒未成。之前數日。而據葛德日記中所載。則此半月。其所讀之書如下。(一)馬哥孛羅遊記 Marco Polo's De Regionibus Orientalibus (二)英國巴羅 (Barrow) 馬加尼 (Macartney) 所作出使中國記。(三)包氏 (Pauw) 關於中國及埃及人之哲理研究。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Egyptiens et les Chinois (四)衛匡國 (Martino Martini,

1614—1661) 一六四三年到中國。後死於杭州。之中國地圖 Atlas Sinensis 等。蓋此時之葛德。已能脫離主觀而為普遍之觀察。欲於萬變之中求得定律。藉是以獲知識。而以中國為和平發展之國家。代表寧靜之精神。故傾心於中國也。

然葛德之研究中國學問。不僅戰亂之頃為之也。即平時亦用功此途。一八一五年十月。格里木 *Wilhelm Grimm* (1786—1859) 德國語言學家 與其兄書。謂「葛德方讀好。速傳 (Hao-Chiu-Chuan) 並作筆記。」又據葛德一八一七年九月四日致其友函。謂方讀畢英人大衛氏 (Davis) 所譯之中國戲劇名老生兒者 (Lao-sheng-erh: An Heir in His Old Age) 初讀似無味。細讀乃見其妙云云。葛德於印度及中國詩論 (Essay on Indian and Chinese Poetry) 中。謂中國人最重禮節。故凡宗教及國家之典禮儀文。均當為劇中情節之所取資云云。

葛德所撰小說 *Wilhelm Meisters Wander Jahre* 中。謂「某日威廉外出訪友。徘徊鄉野歧路之間。忽見道左林際有隱士之屋。屋頂為中國式。隱士道貌盎然。立簷下。注視威廉。乃知隱士多日來並未病也。」此段之隱士殆指聖賢垂教之中國。若威廉豈葛德自寓乎。

葛德雖稱道中國。而決不如十八世紀中人崇拜之狂熱。葛德曰。「吾歐洲人之高等教育。仍當以希臘羅馬文學之研究為本。至若中國印度埃及古代之學術。則以好奇之心偶爾涉獵可耳。通之亦固有益。

顧不足爲吾人道德美術教育之資也。」然葛德此言。初非爲真正價值之評判。蓋謂東西之歷史風俗。截然不同。其文明一則靜而已成。一則動而方進。故教育之設施。應各有權宜。未可以此而強易彼。此則葛德之意。不可不知者也。

葛德晚年之所從事者。爲輸入中國文學之材料於德國文學。葛德身後出版之遺詩中。有由中國百美新詠（The Hundred Poems of Beautiful Women）譯出之詩數首。其第一首題爲「最美之中國女子」。下註「一八二六年二月二日」。葛德集中又有文一篇。題曰「百美新詠中之中國材料」。文中有云。「由是可知。雖以今世種種情形。而彼奇異之中國之人。仍可言情賦詩而無阻也。」又查葛德日記云。一八二七年二月二日三日。讀中國詩一篇曰中國人之求婚（Chinese Courtship）二月二十五日。讀中國女詩人。五月十四日又十九日。讀芮慕薩見前所譯之小說一篇曰玉嬌李。八月二十二日。續讀中國故事。一八二八年正月三十一日。葛德告其友。謂已讀畢花箋記之英文譯本。極賞其輕清俊妙。而一八二〇年譯成英文之中國故事（The Affectionate Pair）叙少年男女同宿一宵而不亂者。詳未葛德亦必於此時讀之也。積以上之材料。乃有年日雜記（Chinesisch-Deutsche Jahres- und Tageszeitung）之作。葛德能收中國之材料以爲己用。而同時又足以傳中國之精神。晴爽之日光。精緻之雕刻。金魚之活躍。美女之笑聲。凡此皆足表見東方人之快樂寧靜。而葛德詩中亦均能表達之也。且此等譯詩。

實可表示葛德晚年研究中國學問所受之益處。其心若謂世中萬物皆輕清純粹。物與物之關係皆明白確定。內外之生活皆安靜無擾。有如踢毬之戲。技已精熟。則依循舊式。平穩前進。毫無聲響。葛德之視世事。亦正如斯耳。

葛德一八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與其友 Eckermann 之談話曰。「中國人較清較純。較合道德。中國人處處常為有意識之良善公民。無私欲。亦無詩情。頗似吾所撰 Hermann and Dorothea 詩中及英國李查生 (Richardson) 小說中之人物也。」又曰。「中國之故事。皆正當而合乎道德。」又曰。「中國人凡事均有節制。不行之過當。故能立國數千年之久。他日亦不至滅亡。賴有此耳。」蓋葛德深喜中國之所謂道。當其少時。視中國事物為蕪雜而躁亂。深為厭之。而至晚歲。乃彌愛中國公德之平正安靜。而稱贊之不已也。一八二七年正月三十一日。葛德又告其友 Eckermann 曰。「吾今益信詩乃全世人類之所公有。國家文學。本不成一名詞。今後為世界文學之時代。如何而促進世界文學。則吾人之責也。」葛德晚年見解如是之高。其所以能致此者。亦由其研究中國學術事理。深受裨益。此本章之大旨也。

## 第七章 結論

綜上所述。十八世紀之初年。中國之器物術藝。流傳至歐洲。法國宮廷首先採用。成爲風尚。中國南部之珍貴物產。與羅柯柯藝術相合。而增其富麗焉。上文章第二章 開明時代。則有取於中國北方嚴正明晰。崇尚理

性之哲學。而奉孔子爲導師。三上文章第重農學派之人。以生計爲立國之本。其立說多取資於中國古代之制度及中國北方經濟實況。四上文章第迨一七六〇至一七八〇年之間。感情主義興。力圖「返於自然」。於是亟賞中國之園藝術。謂可使其感情曲折表達。五上文章第中國文明之流傳於歐洲。至是將滿百年。自十八世紀之末。而遽衰。入十九世紀後。更寂無聲響。其由盛而衰之原因。可分以下諸端。

(一) 耶穌會教士態度地位之改變也。十七十八世紀中。中國與歐洲文明之交通。全賴耶穌會教士爲之轉輸。然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中國政府禁止教士居住內地。澳門許居又改天主教堂爲公所。嚴禁人民信教。自是以後。耶穌會教士之事業。大受虧損。中國當局以天主教各派之互爭。疑教士以搆釁煽亂爲能。故行厲禁。而因此之故。耶穌會教士亦深怨望。對於中國之態度。一變前此。但事稱贊。今則爲確切嚴正之批評。時或不免詆謫。試以一七四九年之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與一七七六年以後之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etc., de la Chine* 均耶穌會教士通信彙編。在巴黎出版。 兩相比較。即顯見其前後之不同。

而在歐洲。一七六二年法國政府下令解散耶穌會。次年完全實行。於是耶穌會在歐洲之勢力亦失。耶穌會教士之勢力日減。而商人逐利者之勢力隨之遞增。若輩日言中國之野蠻腐敗。中國之文化乃不能見重於歐西矣。

(二) 歐洲學者之攻詆中國文明也。法國學者德基留氏 *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 其人深通中國

文字。著有「何奴突厥起源論」及「塞外民族史」等。原書名過長不錄。

於一七七四年撰「中國史鑑論評」Examen critique des Annales chinoi-

ses ou Mémoire sur l'incertitude des douze premiers siècles de ces Annales, et de la chronologie chinoise

又於一七七九年撰「中國年曆論」Réflexions sur quelques passages rapportés par les Missionnaires

concernant la Chronologie chinoise 謂中國史鑑多不可信。其所紀中國上古一千二百年之事。實無根

據。且年月亦多錯誤云云。自此種譏彈疑古之書出。歐人對中國文明之信仰驟減。

乃今吾國中妄為疑古之士。猶欲推波助瀾。何

也。而英國學者宗士氏 Sir William Jones (1746—1794) 於一七九〇年撰「論中國人」Discours

sur les Chinois 一篇。對於中國哲學大肆攻訾。謂中國哲學本極粗淺幼稚。何足有研究之價值云云。此

種論調一出。而中國之文明益難行於歐土矣。

(三)經濟商業之注重也。歐洲人對於中國學術之研究既乏。而經濟權利之思想日重。一七八六年

耶穌會教士之通信彙編。

前名見

已多述中國礪砂水銀竹木牛羊等出產。鮮及他事。歐洲輿論視中國僅

為大好之商場已耳。十八世紀下半葉。歐洲與中國之交通。漸為英國所獨有。而英國人所撰關於中國

之書籍。無非物產調查商業報告之類。再則地圖遊記等。欲鼓勵英國少壯之人。前赴中國營商逐利。其

在法國情形較佳。研究中國學術之人士尙不乏。然十九世紀中葉。法國學者鮑梯爾 Jean-Pierre-Gui-

llaine Pauthier (1801—1873) 已深為歎惜。謂昔人所盛為研究之中國學問。今僅三五特別人士

注意及之。」又謂「當吾人之遠祖尙蟄居於日耳曼及高盧之森林中時。前此數百年。彼東亞各國。文明程度已甚高。而吾人乃斥此諸國之人爲野蠻。到今猶存鄙視。不亦誤乎。

(四)希臘羅馬學之復盛也。一七六〇年以後。歐人復喜研究希臘羅馬之學問。遂取東方而代之。其極遂有謂中國文明亦出於希臘者。如一七七八年。德國苟廷根大學 (Göttingen) 哲學教授麥納司氏 (Christopher Meiners) 著 *Übersetzungen der Abhandlungen chinesischer Jesuiten über die Geschichte,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Sitten und Gebräuche der Chinesen* 一書。謂「漢時中國與西域交通。大夏粟特等國。文明皆已甚高。希臘之文明必於此時傳入中國。蓋尙在希臘文明流布於歐洲西北部之前。史跡確鑿。無可疑也。」又謂亞拉伯人亦曾輸入希臘文明於中國云。此說當時之人多信之。而哈格氏 (Joseph Hager) 著 *Panthéon chinois ou parallèle entre l'œuvre religieux des Grecs et celui des Chinois* 一八〇六年 一書。則反其說。謂希臘祭神之儀節及所用之禮器。均傳自中國。顧無人信之也。麥納司之書又曰。「夫希臘人乃歐洲之導師。希臘尙無文字書籍之時。而謂彼東方野蠻之中國人。已作成史鑑詩歌。創出完備之宗教及道德。其誰信之。當亞歷山大王出世之前數百年。而謂彼中國之文學。已能如此工美。其辭采之富麗莊嚴。則不亞於羅馬之名篇傑構。其中所言之宗教道德哲學之道理。則除耶教聖經而外。莫能與之抗衡。此其事又其誰信之。」總之歐洲之人。當十八世紀之初。共尊中

國。爲。人。類。智。慧。之。發。源。地。而。至。十。八。世。紀。之。末。則。轉。而。以。此。推。許。希。臘。昔。之。崇。拜。中。國。固。屬。過。當。今。之。鄙。夷。中。國。則。尤。爲。無。據。也。

(五) 藝。術。觀。念。之。改。變。也。 中。國。磁。器。行。之。已。久。漸。有。譏。斥。之。者。一。七。五。三。年。意。大。利。邦。貝。等。二。古。城。 (Pompeii and Herculaneum) 發。見。希。臘。羅。馬。古。器。物。出。土。中。國。藝。術。器。物。遂。不。如。前。之。珍。視。且。此。時。中。等。社。會。逐。漸。得。勢。不。能。欣。賞。羅。柯。柯。輕。妙。細。緻。之。藝。術。中。國。藝。術。之。地。位。隨。之。而。低。卽。設。色。一。端。亦。喜。用。單。色。或。重。色。異。於。中。國。之。畫。法。矣。

(六) 印。度。文。明。之。見。重。於。歐。洲。人。也。 歐。洲。之。人。於。十。八。世。紀。中。共。推。重。中。國。之。文。明。於。十。九。世。紀。中。則。推。重。印。度。之。文。明。前。後。如。出。一。轍。舍。此。邦。哲。學。之。光。明。而。取。彼。土。宗。教。之。神。秘。研。究。印。度。之。宗。教。思。想。文。字。藝。術。者。日。衆。而。中。國。文。明。在。歐。洲。之。勢。力。大。衰。以。至。於。今。焉。



中華書局發行

# 宋詞研究

胡雲翼著

一冊 七角

三百篇一變而為漢魏古詩，詩至唐集大成。唐末又變為詞，至宋集大成。再變為曲，至元集大成。宋詞在中國文學史上，與唐詩元曲同具空前絕後之偉績。以前雖有詞話，然零碎掇拾，不能為具體的研究也。本書分上下兩篇：上篇「通論」，備述詞的起源，宋詞發達的因緣，宋詞的派別及分類等。下篇「宋詞人評傳」，詳述各家傳記及作品。附錄「詞的叢考書」凡六十餘種，可為研究詞學者之指南。全書十萬言，洋裝一厚冊

詩學指南	詩學指南	詞學指南	詞學指南	詩學指南	詩學指南	詞學指南	詞學指南	詩學指南	詩學指南	詞學指南	詞學指南	詩學指南	詩學指南	詞學指南	詞學指南	詩學指南	詩學指南	詞學指南	詞學指南
三	二	七	八	二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角	元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 古今文

## 文學精華

老莊管	孟列	荀子	韓非	淮南	檀弓	公羊	穀梁	國策	戰國策	史記	漢書	古文選	杜詩	蘇詩	古文辭類纂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 中國文化史

(續第四十一期)

陸懋德

## 第三章 三皇五帝時代

吾國人上溯文化之原始。必數及三皇五帝。楊朱曰：「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引列子蓋三皇五帝之事。周人已不能詳。崔述疑三皇五帝之說。皆起於戰國以後。補上古考信錄卷上其說亦不盡然。

余考伏羲神農已見易繫詞。漢儒均謂孔子作繫詞。余按其內多稱子曰云云。蓋門弟子所記。是二皇已舉其二。而史記稱「春秋國語發明

五帝德」。史遷所見之春秋國語。必係原本。是則三皇五帝之名。戰國以前當已有之。孔子纂書。斷自堯舜。漢書藝文志蓋堯

舜以前之事。不可詳矣。而後人敘述三皇五帝者。反又甚多。如司馬遷五帝本紀。臧甫謚帝王世。徐整三五歷記。司馬貞三皇本紀。夫周人不能

詳之事。而漢晉人能詳之。蓋無此理。然以近時西人治古史之成績言之。多有前人不能詳而今人能詳

者。蓋皆據地下之發掘。以補古史之不足。如埃及、迦勒底、亞西里亞、巴比倫之古史。皆已久亡。近皆由今人補作。今觀漢晉人之於三皇五帝。大

抵僅憑傳聞。並未有何發掘。則不成信史。自不待言。且三皇之人物。亦不一說。王符曰：「世傳三皇。多以

伏羲神農爲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潛夫論五帝志篇應劭曰：「燧人之功。重於女媧。祝

融。」風俗通皇伯篇今從多數人之說。定以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尚書大傳白虎通並同此說舊稱燧人教民以漁。伏羲教民

以獵。北堂書鈔卷十引尸子神農教民以農作。白虎通由漁獵而耕稼。此即古人生活進步必經之階級。詳見美人伊勒工業社會

之通化二十六頁二十七頁

故尙書大傳稱三皇曰「天地人道備」

後世天皇地皇人皇之說蓋出於此五帝之人物亦不一其說。今亦

從多數人之說。定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爲五帝。司馬遷班固應劭並同此說余謂上古民族所以能成此大國者必

賴有無數智力超衆之首領。因書冊未興。故事迹未傳。謂之三皇也。亦可謂之五帝也。亦可其實三皇五帝

之稱謂皆非真實名號。其名皆傳音並無意義而上古智力超衆之首領。其人數亦不止於三五。尙書雖始於堯典。

本非堯時紀錄。劉逢祿定爲夏史所修。魏源定爲周史所修。史記雖始於黃帝。尤無信史可據。至於三皇五帝。究竟有無其人。此

又在考古學範圍以內。正如埃及古帝王有待於地下發掘。非書本所能證明。埃及發現五千年前帝王尸骨多具。現存開羅博物院。

孔子稱堯時煥乎其有文章。語論此五帝時代文化大有可觀之證。此期內之古物現存者甚少。虞帝七首。漢時尙存。

見漢書王莽傳。如石刀石斧。詳見前章。及貝幣鏹幣。如河南出土之銅幣。其形如鏹如幣。上無文字。當屬此時代之遺物。此期爲吾國文化

起原之時代。在西方則爲埃及金字塔時代。及迦勒底、巴比倫文化起原之時代。

民族。關於人種來原之說。已見上章。茲不再述。吾國在此時代。地形大抵穩固。其人種或由蒙古南下。

詳見前章大約所謂夏族者。卽取道於中國西北部。再自西而東。沿黃河而下。法人奧非拉 Hovelague 謂中

國古書多言神人來自西方。此卽人種西來之一證。中國考 LaChine 卷二第一章蓋太古人民順黃河而東下。至少必經

數千年之久。而此西來之印象。卽留存於腦中。伏羲以前無考。舊說稱「伏羲之母居於華胥。生伏羲於

成紀」帝王世紀華胥在陝西藍田縣。成紀在甘肅秦州。今天水縣舊說又稱「茲州文城縣有孟門山。伏羲時龍

馬負圖出此。」新唐書地理志文城縣即今山西吉縣。此伏羲來自西北部之證。在周以前之古書。雖無確據。左傳

僅言陳爲太昊之虛而舊說如此。或有所本。蓋由甘肅陝西山西以入河南。伏羲部陳其後神農由河南遷山東。曲部

阜黃帝定居河南直隸。帝王世紀曰鄆有熊。史記曰涿鹿。按涿鹿今屬直隸。至堯遭洪水。又復遷回山西。伏羲之後。經過女

媧而至神農。考伏羲女媧皆風姓。而神農黃帝皆出於少典氏。其母皆出於女媧氏。三皇本紀顓頊帝譽

及堯舜。又皆出於黃帝。史記五帝本紀此爲一家民族佔據黃河流域之證。古代同姓結婚。自伏羲至堯舜。爲一

家族相傳。而此最初來自西北之民族。即所謂夏族。夏字古作象首足兩臂完具之形。說文曰：「夔，中

國之人也。」此蓋最初民族自尊之名稱。北極愛斯其摩人。自稱曰人。亦是此意。同時甚古之民族。尙有二種。一日九黎。其後

苗。見尙書孔疏。二曰葷粥。其後爲鬼方。獠。獠山戎。見史記索隱。九黎之君曰蚩尤。此從馬融書注及高誘戰

時已甚發達。能作五刑。從周書呂刑。又作五兵。史記卷一索隱引管子。按其俗民神雜糅。夫人作享。家爲巫

史。烝享無度。民瀆齊盟。語晉九黎爲三苗之祖。其地當在中國南部。據戰國策魏策吳起語後爲黃帝所敗。退居洞庭

以南。尙書孔疏謂周穆王深惡此族。葷粥亦作在中國北部。其文化不及九黎。其後爲黃帝所逐。退居長城

一帶。二族蓋先後由蒙古南下。一入東北。一入西南。夏族則夾黃河兩岸。其後同欲爭據黃河流域。而二

族終皆失敗。法人拉克伯里中國太古文明西元論。謂黎有黑意。而迦勒底古代亦有黑頭人之名。茲將三皇五帝都邑及年代列表如下。皇覽。蚩尤家

【名稱】

【都邑所在以民國地】

【距今年歲】

燧人 詳未

未詳

未詳 從帝王世紀列燧人於伏羲前。

伏羲 姓風

河南陳縣

據左氏昭公十七年傳

五千餘年 詳考見前

黃帝 姓公孫

直隸涿鹿縣

據史記五帝本紀

未詳

顓頊 姓姬

直隸濮陽縣

據五帝本紀

未詳

帝嚳 姓姬

河南偃師縣

同前

未詳

帝堯 姓祁

山西臨汾縣

據帝王世紀

四千餘年 據史記三代世表。堯在位之年。

帝舜 姓姚

山西蒲縣

據地志

四千餘年 同前

三皇 韓非稱「上古民食螺蛤腥臊惡臭。傷害腹胃。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燧人氏。」五蓋蓋最初無火。燧人氏或偶然以二木相摩。或以他物鑽木。埃及地下發現之古用之鑽。上有弓。使之旋轉。見法人 Maspero 文化原始三一八頁。忽見火出。一試再試。遂得取火之術。此雖為偶然之遇合。英人穆勒約翰曰。創造者即取適當之物。

置於地。且火之為利甚大。謂為世界最大發明。亦不為過。故古人稱其發明家曰聖人。禮運曰。上古未始知火。火之利。尸子曰。「燧人教民以漁。」北堂書鈔卷十引此又見燧人為漁業生活之始。舊稱「伏羲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易繫八卦內三即天字。二即地字。二即風字。三即山字。二即水字。三即火字。二即雷字。三即澤字。易乾蓋即極單簡之象。形字與西方楔形。

四

文。Cuneiform Writing 相似。均有此文 劉知幾稱「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史通正 此可為證當

時原以八卦代表自然界之巨象。其後即借以指示人事之吉凶。及重為六十四卦。淮南子謂六十四卦為伏羲所書 乃於

宇宙問題無所不包。此實五千年前一大著作。六十四卦名。當時未必有其文。而其文即寓於畫之中。馬

三經史卷 此可謂世界最古之哲學。尸子曰：「伏羲教民以獵。」北堂書鈔卷十引 此又見伏羲為田獵生活之始。

齊召南歷代帝王年表曰：伏羲葬陳州城北三甲。 神農氏斲木為耜。糝木為耒。易繫 因天之時。分地之利。教民農作。白虎通 以為行蟲

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陸賈新語 故後世言農者宗之。此為農業生活之始。

三皇本紀曰：神農葬長沙。

五帝。史記稱黃帝習用干戈。以征不享。五帝本紀 此為武功定天下之始。當時之外患有二。九黎為南部有

力之異族。葷粥為北方有力之異族。葷粥蓋在長城一帶。九黎蓋在大江以南。前見 關於南方者。黃帝以後。

有顓頊之用兵。堯舜之用兵。大禹之用兵。其颯強可知。關於北方者。黃帝以後。有殷高宗之用兵。周宣王

之用兵。齊桓公之用兵。其颯強又可知。黃帝之戰功。史多不詳。吾人僅知其殺蚩尤。逸周書 逐葷粥。五帝紀

本紀 二事。蓋黃帝是時已造弓矢。世本 並發明大弩。譙周古史考。又按史記正義謂蚩尤作大弩。其說本晉以後人。不可信。 故能征服四方。假如古時

無黃帝之武力。或夏族竟為他族所併。亦未可知。皇覽曰：黃帝葬橋山。在今陝西中部縣西北。 顓頊帝嚳二君皆黃帝之後。按舊

說。周末籌人分散。所記有顓頊歷。漢書律歷志 而國語亦稱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語 蓋自黃帝製定歷法。其

後失序。復經顓頊帝譽修而明之。此甚有功於授時便民。皇覽曰。顓頊帝譽均壽縣西南。在今直隸清豐縣西南。古稱五帝以天下為官。

官天下。讓賢是也。劉向說苑。蓋五帝之時。制度簡易。人心淳朴。凡有大功於民。則奉之以為君。錄曰。唐虞以上。無

所謂禪亦無所謂繼。故曰唐虞禪。夏殷周繼。堯舜皆為黃帝之後。堯能舍其子而讓舜。其後舜又舍其子而讓禹。蓋在堯為讓賢。

在舜為讓功。堯朝舜見孟子。舜放堯見史通引汲冢周書。蓋皆傳聞之誤。又按魏志註。曹丕篡位。謂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蓋過於疑古。堯舜禪讓。誠為吾國民族之美德。

括地志曰。堯陵在濮州雷澤。今山東濮縣。漢書劉向曰。舜葬蒼梧。皇市謠謂在九疑山。王應麟謂在東海縣蒼梧山。按東海縣今屬江蘇。民國以來。以舜之卿雲歌為國歌。即以推賢。

讓功為共和精神。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尚書大傳

疆域。吾國自伏羲以來。黃河流域久為夏族所據。然其四界所至。則不可考。蓋上古之時。大抵以游牧

為生。遷徙無定。凡其人民所至之地。即視為自己之領土。又因夏族勢力極偉。黃河流域以外。雖有異族。

而多附屬於夏族。故舊說皆謂吾國最古之疆域極大。所謂「黃帝以來。德化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為

九州。」帝世紀此蓋上古所留遺印象如此。堯使禹平治洪水。重定九州。而後疆域之界限可考。堯典稱「

協和萬邦。」王充曰。「此美堯化諸夏。並及夷狄。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論衡藝增篇王充雖不

信萬邦之說。然劉向曰。「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說苑及質篇此說並見墨

子節用篇韓非子十過篇及淮南子修務篇是必西漢以前相傳之古說。再以堯典證之。堯命羲仲。東宅嵎夷。和

仲。西宅昧谷。羲叔南宅南交。和叔北宅幽都。近人以為嵎夷。史記作郁夷。而漢書又郁與倭通用。因謂嵎

夷卽郁夷。郁夷卽倭夷。卽今日本。王先謙尙書孔傳參正卷一味谷者，虞翻以爲柳谷之誤。三國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論衡稱日且

出扶桑。暮入細柳。說日篇柳谷卽細柳。其地雖不可考。然必爲中國極西之地。此正與說苑所謂東西至日

所出入之說相合。南交卽交趾。交趾爲兩廣之南部。及安南之北部。幽都卽幽州。幽州在今奉天之南部

及直隸之北部。禹貢亦言「東至於海。西於至流沙。朔南暨聲教」。論衡曰「東海流沙。天地之極際也。相

去萬里。」談天篇若以萬里言之。則東可至日本。西可至亞拉伯。此說未免太過。海謂東海。當無可疑。流沙

在甘肅西部。亦爲定論。然則當時之地。土確已。東至東海。西至西藏。南至安南。北至遼東。舊說皆以爲古

代德化及遠。四夷賓服。至夏后中衰。四夷皆叛。通典邊防門後人遂有上古地大。中古地小之說。史記稱「黃

帝習用干戈。以征不享。披山通道。遷徙往來無常處。」蓋當時四出征伐。略地甚多。其後四夷叛服無常。

而安居中原。旣久。則四方所及。或不如前代之遠。亦未可知。五帝時代。分中國爲九州。洪水旣平之後。分

天下爲十二州。堯典此爲最古之政治區域分割。四千年前之古國。論疆域之大。當以吾國爲最。

洪水。世界各國。除非洲各民族外。均有上古遭洪水之舊說。如中國、印度、波斯、猶太、迦勒底、巴比倫、叙

利亞、希臘。以及北美洲土人。無不皆然。詳見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洪水條而以巴比倫民族希伯來民族洪水之說爲最

詳。或謂希伯來人得之巴比倫。或謂巴比倫人希伯來人同得之小亞細亞。至今迄無定論。余謂洪水之

故事。當爲上古最末次。冰川融化之印象。最末次冰川時代。已有人類。近時地質學已能證明。故其事甚爲普遍。且限於非洲以北各



地。冰川所及之地。在赤道以北。

或此後又因地殼變動而發生部分之洪水。亦未可知。前述吾國在黃帝時文化已燦

然可觀。而由黃帝至帝堯。凡三四百年。反無甚可紀。及至帝堯。文化程度忽又增高。世人因此疑堯舜事業不甚可信。不知其中曾隔洪水之禍。文物淪沒。惟伏羲之八卦。黃帝之制作。昭昭在人耳目。未隨洪水

以去。求洪水之原因。中國則歸之河溢逆流。

釋史卷一。引尸子。

西國則歸之霖雨爲災。

英法日人。譯本第五六八頁。文化原始。

二者

均非真因。如河水橫溢。乃河身增高之故。雖漫溢鄰近。而不能泛濫全國。霖雨不止。乃蒸氣上升之故。雖爲害於一部。而不能爲害於全部。余考其最大原因。蓋由於火山噴發。地殼傾陷。以致海水侵入河流。漲溢故當時水勢突如其來。已有若干文化之民族。幾乎全被淹沒。而當時文書簡冊不易保存。盡隨洪水以去。左傳稱「微禹吾其魚乎」。此可見當時人民恐怖之狀況。又當時地上淤濕。草木繁盛。蛇龍雜處。及「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然後人民有安土可居。有生

活可營。此可見洪水爲禍之烈。

交通。前言上古夏族。由西北順黃河而下。蓋由甘肅而陝西。而山西。而河南。而山東。其跡已瞭然可見。

當黃帝以前。未有舟車。時在游牧時代。不過沿河岸游行。逐水草而居而已。相傳黃帝時始造舟車。黃帝之臣

共工作舟。見世本。黃帝造車。見釋名。自有舟車。卽爲文化上的一大進步。亦爲交通上第一進步。史記稱「黃帝披山通道。未常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西至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帝五

紀本海即東海。丸山在今山東臨朐縣。空桐山即雞頭山。在今甘肅平涼縣。熊湘二山名。熊山即熊耳山。在

今湖南益陽縣西。湘山即君山。在今湖南洞庭湖中。釜山在直隸懷來縣。涿鹿山名。在今直隸涿縣。此見

黃帝時。東西南北可通之地。堯時設四方測候所。使「羲仲宅嵎夷。和仲宅昧谷。羲叔宅南交。和叔宅幽

都。」堯嵎夷即倭夷。王先謙尚書孔傳昧谷即柳谷。三國志虞翻傳注。按此地在甘肅以西。然不可考。南交即安南北部。幽都即直隸

北部。此可見堯時東西南北可通之地。書稱舜東至岱宗。今山東泰山西至西岳。今山西華山南至南岳。今湖南衡山北

至北岳。今直隸恒山中至中岳。今河南嵩山此舜時巡狩所至之地。舜時放四凶族。「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

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堯幽州即幽都。已見上文。崇山在今湖南澧縣。三危在今甘肅燉煌縣。

後漢書西羌傳羽山在山東蓬萊縣。此從胡此即舜時東西南北可通之地。西漢旅行家所謂「西至空

峒。東漸於海。北過涿鹿。南浮江淮。」史記亦不出此範圍。余又考五帝時代西方如埃及、迦勒底、巴比倫

均有文化可考。而當時東西有無交通。現時仍不能證明。在未能發掘證據以前。仍以闕疑為是。焦氏易

為堯使西見王母。按西王母地或在甘肅。詳見下章。

發明。三皇時代純為石器時代。近時出土之石刀石斧。多屬此時物品。五帝時代已為由石器入於銅

器之時代。世本言黃帝時蚩尤以金造兵。日知錄而金銀銅鐵等名詞亦見於禹貢。銅器時代並非無鐵。見

英術第二頁。此為五帝時代已入銅器時代之證。五帝時代之銅器現已無考。而近時河南山東出土之

銅兵不少。其形式朴素。無花紋文字者。或為五帝時代之遺物。亦未可知。在此期內。其人民已入於農業。生活。因各種需要。故新發明最多。又按世間無論何種器物。必經多人之研究。多人之改良。始能應用。皆難言始於某人。作於某氏。茲姑就古書所載。敘列如下。以見文化之進步。古書有述製造之理由者。如古

人法蠡蚌而為戶。子文觀落葉以為舟。本世見空木浮而知為舟。子淮南變乘筏以造舟。拾遺見魚翼而製櫓。物名

考見轉蓬而為車。子淮南觀蜘蛛而作網。子抱朴觀蒙面而作罟。考古史觀翬翟之文。乃染帛以作五采。董巴與

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古之孝子。春秋越由此諸說。可窺見古人製作。或本於偶然之遇。合。或本於天

然之提示。惜其餘已不可考。三皇時。如伏羲作網罟。易繫為漁獵之始。神農作耒耜。易繫為耕稼之始。上

古蓋先用土器。其後漸知燒而用之。故古人謂土器已燒者為瓦。文說瓦器之興。其原甚遠。或在五帝以前。

呂氏春秋言昆吾造陶。按昆吾為黃帝時人。實則陶器之興。當遠在昆吾以前。舊稱神農造瓦。廣韻引當為近之。又按上古無磨。而斷木為杵。掘地為

臼。易繫亦當在五帝以前。五帝時。以黃帝所作最多。如為上衣象天。為下裳象地。帝王世紀又作機杼。董巴與

至此始有衣裳。又作車。名釋指南車。注古今其臣共鼓作舟。本世至此始有舟車。黃帝又作刻漏。隋書天至此始

有時計。漏之箭日夜共分百刻。見周禮鄭注。又作宮室。通白虎至此始知安居。又作棺槨。漢書楚至此始知葬埋。又作蹴鞠。劉向

至此始有遊戲。同時如蚩尤造兵。本世為兵器之始。倉頡造書。子淮南為文字之始。容成作曆。隸首作算。本世為

曆算之始。胡曹作冕。于則作履。本世為冠履之始。揮作弓。牟夷作矢。本世為弓矢之始。黃帝作弩。見古史考。垂作鐘。隨作

笙。夷作鼓。無句作磬。本世舜作五弦琴。記樂爲樂器之始。雍父作杵臼。本世夙沙作鹽。記史伯益作井。本世嫫祖製絲。

原始物尤爲人生日用所必需。舜時器皿雖尙陶。考工而同時已有漆器。北史劉懋述器物造作之原。以上記各物之原始發明家。

雖未必皆實。然必係相傳已久之舊說。蓋必需之物。至此皆備。北史劉懋述器物造作之原。惜今不傳。

法制。三皇時代。已不能詳。黃帝時已有曆算之法。刻漏之器。見前堯時制定三百六旬六日。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典堯此爲授時之始。舊稱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漢書地理志又稱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

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魏書序紀此封建之始。帝王世紀稱「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

一釋史卷五引此爲分州之始。九州始見禹貢。當爲堯時之制。然堯必有所本。或堯爲黃帝遺制。其官制。則黃帝有左右大監。史記堯有九佐策戰國

四岳百揆。堯典舜有十二牧及司空。主水司徒。主教稷。主農士。主刑共工。主工業虞。主山秩宗。主禮典樂。主樂納言。主出入

命等官。尙書史記其刑罰。則蚩尤作五刑。黃帝因之。曰殺剗。別椽黥。周書堯又代以墨剗。荆宮大辟。並有放流

之罰。鞭朴之刑。及出金贖罪之制。虞夏呂刑稱堯時「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周書或此時已有成文法典。

惜今不傳。此與巴比倫地下發現之泥板同爲四千年前之物。其軍器。則黃帝以來。用銅時已有五兵。史記索隱卽戈戟。父酋

矛。夷矛。周禮鄭注或曰刀劍戟矛矢。呂覽高注於是器械日益精利。又按呂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曰法。」論衡引此。

謂爲蚩尤之罪黃帝因之。而當時必附以應用之條文。此蓋吾國法典之始。惜今不傳。堯時任土地之出產。以作

貢。別土壤之高下。以作賦。貢限於方物。賦分以九等。禹貢堯舜時又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書此行政考課之制。

禮樂。伏羲始製嫁娶。以儷皮為禮。古史此蓋禮之始。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春秋此蓋樂之始。男

日巫。女日覡。能以舞降神。文說此蓋舞之始。黃帝時。合符釜山。括地志曰釜山在今直隸其典祀已不可詳。據書經

所載。堯時有五禮。即吉凶軍賓嘉之禮。從馬融五玉。鄭玄書注即珪璧琮璜璋之制。半珪為璋。方中圓外

曰璧。後世出土古璧。多內外皆圓。圓中牙外曰琮。半璧曰璜。珪以質信。璧以聘問。璜以徵召。璋以發兵。琮以起土功。從均

白虎通三帛為薦。玉之用。分赤黑白。以別親疏。二生一死。為見人之贊。公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以別

貴賤。天子五年一巡狩。諸侯四年一朝。覲禘於上帝。禋於六宗。即天地四時。見高誘呂覽月令注。望於山川。徧於羣神。祭祖

廟。用特牛禮。自黃帝造冕。前見前圓後方。朱裏玄表。三禮堯以後。益增華美。垂旒示不邪視。黻纁示不聽讒。

通自黃帝造上衣下裳。前見堯分為五服。十二章。一日二月三星辰。四山五龍。六華蟲。七宗彝。八藻。九火。十

粉米。十一黼。十二黻。考工記曰。白黑謂之黻。青赤謂之黼。天子服備十二章。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

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書此禮之進步。相傳伏羲時已造瑟。世墳記拾遺神農造琴。文說為樂器之始。當時雖

有樂器。必甚簡單。黃帝時伶倫作律。呂氏春秋又發明各種樂器。見前故音樂日漸完備。堯舜使夔典樂。有六

律五聲八音之說。書六律者。一曰黃鐘。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漢書律歷志。又

有六律。並無六呂之說。漢五聲者。即宮商角徵羽。白虎通曰。宮容也。商張也。徵止也。羽紆也。八音者。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白虎通舜

以後始有六呂之說。

又造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記樂除琴瑟鐘鼓之外。此時又有簫管鼗鼓祝敔笙鏞等器。書此樂之進步。

學術。上古無文字。其初用結繩。其後用書契。結繩者。大事大結。小事小結。書契者。書其事。刻於木。鄭注

伏羲時。已有極單簡之象形文字。今存八卦卽是。從易說黃帝時。倉頡觀獸蹄鳥迹之文而作書。說文此

爲文字之始。古無紙。用木片以刀刻字。其上。故謂之曰契。堯舜時有漆。禹貢曰卽以玉筆調漆。余藏玉筆

與吳大澂古玉圖書所載同。寫字於木片或竹簡。古人統謂之曰刀筆。用刀刻木作字甚難。余藏占編刀。形如剃刀。而尖。卽古人刻字刀。及漆書

興。紀錄較便。此爲刀筆之始。堯舜時。君臣賡歌。並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書此爲詩歌之

始。黃帝作刻漏。前見隸首作算。容成作曆。大撓作甲子。世堯命四人分居東西南北。以察四時。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堯典此爲曆算之始。伏羲作八卦。其後有神農之言。子孟黃帝之銘。因學紀開疑金人銘爲黃顓頊之道。

大戴禮帝嚳之言。書新堯舜時。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子孟皋

陶陳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諫陶此爲哲學之始。神

農嘗百草之滋味。令民知所避就。子淮南黃帝令雷公岐伯論經脈。帝王漢志醫經內有黃帝內經外經。經

方內有神農黃帝食禁。諸書皆後人依託。然必本之舊說。此爲醫藥之始。

藝術。藝術之興。在各國民族中。皆發達甚早。譬如圖畫之作。卽在文字之前。觀各國文字。皆始於象形。

可以爲證。中國埃及古文。尤其顯著。至於單獨之上古圖畫。西國近時發現不少。如西班牙山穴內。發現石

而在吾國尚無所見。然考吾國自古旌旂衣服皆用采畫。堯時貴者之服繪以月日星辰山龍華蟲。鄭注書

此見當時繪畫之術已甚可觀。上古僅有采畫尚無刺繡。堯時貴者之服又繡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書虞

鄭注此見當時刺繡之術已甚可觀。堯時有人曰垂曰爻曰折皆精於造器。此見工藝之進步。夔爲堯典樂

夏擊鳴球搏拊琴瑟笙鏞以間。鳳皇來儀百獸率舞。書虞此見音樂之進步。自顓頊至堯有相傳之璇璣玉

衡。鄭玄謂卽渾天儀。鄭注典圓者爲璣其徑八尺以美玉爲之懸而運之以象天行直者爲衡其長八尺以

美玉爲之孔徑一寸從下望璣以視晨辰。蔡邕蓋此見製造之精巧。又吾國用玉其原甚早而玉又甚難

雕琢不知當時何以能製爲種種玉器。今所傳切磋琢磨之法或古人已知之。英人卜沙耳 Stephen Wootton Rusnell (1844-1908) 中國美術史

Chinese Aret (商務印書館有譯本) 言治玉之法頗詳。至堯時定爲五瑞以別其用曰珪璧琮璋璜。從白虎通說而五瑞之製各隨雕琢而異。

前見此見雕刻之精巧。史稱堯舜時茅次不翦采椽不刮堂高三尺土階三等。史記當時尙無磚瓦故建築

不能進步。考工記曰「有虞氏尙陶」可見此時雖已知用銅而日用器皿仍以陶器爲多。

社會相傳上古皆以建寅爲正。堯建丑。舜建子。趙翼餘是則堯以前皆用夏歷。堯以夏歷十二月爲

正月。舜以夏歷十一月爲正月。堯舜稱年曰載。爾雅此時令之狀況上古衣服只知蔽前而已。或謂之市。謂

之鞞。謂之鞞。說文自黃帝以來有衣有裳有冕有履。均見前其材料有皮有絲有麻。世本堯舜時有縞繡。縞葛

衣。韓非繡衣。堯衫衣。孟此衣服之狀況。古人初無屋宇穴居野處。易繫黃帝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

宇以避風雨。新語堯舜時有倉廩。孟子堂高三尺。土階三等。史記此居處之狀況。古人未知火化。禮記茹毛飲血。白虎

通神農始教民耕稼。食五穀。古時加米於燒石之上食之。古史黃帝始用釜甑以煮飯。古史考言黃帝始有釜甑。杵臼

以磨米。世本言黃帝始有杵臼自夙沙煮海爲鹽。史記人民始不淡食。堯時有糲粢飯藜藿羹。淮南子橘柚海物。醴酪。

禮記此飲食之狀況。古人不知器用之利。易度黃帝以來。瓦器木器銅器略備。有耒耜刀劍弓矢刻漏機梭

舟車網罟釜甑。堯舜以後。有玉器。有漆器。前見此日用之狀況。古人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白虎通伏羲始制嫁

娶。以儷皮爲禮。古史於是始知夫婦父子之親。帝嚳四妃。世本舜娶二女。堯典蓋時行一夫多妻之制。此婚嫁

之狀況。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周易弔者即弔於葬處。正坊記故弔字從人持弓。文說蓋爲死人驅除禽

鳥。以盡友誼。黃帝時始作棺槨。書漢舜時用瓦棺。禮曲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禮檀弓鄭注以爲古不合葬。此喪葬之

狀況。貴族有車服之榮。經書庶人不得乘車衣繡。尚書大傳顓頊時。婦女不避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淮南

子堯以後。相見必用物爲贄。聘問用璧。前均見其娛樂有鐘磬琴瑟蹴鞠。前均見此風俗之狀況。神農使日中

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每晨人出汲水。則陳百物於井旁賣之。故曰市井。

說文字段注。古人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孟子黃帝以後。或漸有法定之錢。以輔實物交易之不足。班固雖言三代

以前。靡得而詳。漢書食貨志而近年出土之貝及鏹幣。俗稱空幣鏹幣。俗稱幣刀幣。其古朴無文字者。或即五帝時

代之錢幣。貝即蚌殼。鏹鏹刀等幣。亦皆由農器變化而出。故古人謂錢爲田器。文說此經濟之狀況。所舊錢言三



皇五帝之幣。多不可信。此時當有奴隸。然多以罪人爲之。男曰奴。女曰婢。文說又考堯舜時有九族百姓黎民之分。與

或謂九族爲貴族。百姓爲公民。黎民爲奴隸。此階級之狀況。德人夏德田二三中國上古史。疑上古姓氏未必屈

數。法人拉克伯里 Marcouperie 中國太古文明西元論。謂百姓

#### 第四章 夏殷周時代

五帝之後。有夏殷周三代。亦謂之三王。其祖均出於黃帝。代世表三前章已言三皇五帝之族來自西北。而

夏禹起於西羌。史記六國表序殷之祖起於商。桂文燦毛詩釋地周之祖竄於戎狄。語起於豐鎬史記六國表序是三代亦

均西北之民族。法人奧非拉 Hovelague 謂「中國民族由家長制之家族。初分爲部落。再分爲諸侯。均

見於書經時代。」見所著中國史第八十九頁書經所述之史事。包括堯舜至三代。而此民族均出於一祖。均起於西

北。南破苗民。北逐薰鬻。前見遂定居黃河流域。分封列國。至周初而成封建制度之天下。由家族而部落而

封建。其迹顯然易見。當時河南富饒。而山西陝西苦寒。夏殷周均居山陝而興。其後均遷河南而衰。其迹

亦顯然易見。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蔡愚此或因習慣不同所致。然「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

官天下爲讓賢。家天下爲傳子。」苑說此或因境地不同所致。堯舜之後。不傳賢而傳子者。卽始於三王。禹

之傳子。雖有不得已之情形。子見孟而古書所記。如禹爲天子。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子莊及禹之子啟卽位。

又有益干啟位。紀竹書有扈不服之事。史禹當時或未及薦賢而死。死後天下念禹之功。不歸其臣益。而歸

其子啟。均孟子此史記亦理有可能。然自是遂立「三王家天下」之模範。董仲舒曰：「夏上忠。殷上敬。周上

文。」漢書本傳蓋初則尚質。繼則尚文。亦社會進化必然之勢。孔子稱「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論語三代

皆為文化發展之時代。而周代為尤盛。至於三代年數。久成問題。原本竹書紀年。雖以夏代為始。杜預左傳注後

而自周厲王以前之年數。司馬遷已不能詳。史記年表而據晉人發現之竹書紀年。則謂夏代共四七

一年。商代共四九六年。由周武王至周幽王為二五七年。裴駰史記集解所引竹書然又與杜預所見之本不同。杜預

書言夏長於商總計夏商及西周共歷一二二四年。西歷紀元前一九七〇年此即本章所括之時代。在西方則為埃

及巴比倫亞述文化極盛之時代。阿利安人徙居波斯印度之時代。腓尼基殖民。猶太希臘建國之時代。

茲錄出三代都城地點。以見當時文化中心之所在。夏禹鑄宋時尙存。見薛尙功鐘鼎彝器款識。今非無夏器。然不能確定。而殷周銅器存者尙多。劉向曰。禹葬會稽。文武周

公葬於。括地志曰。三原縣有湯陵。按畢在今陝西長安西南。三原今屬陝西。

【夏】大禹王都安邑。在今山西安邑縣。后相都商丘。在今河南商丘縣。太康徙都陽夏。在

今河南太康縣。

【商】成湯都亳。史記六國表序注。亳在杜縣。即今陝西南鄭縣。殷本紀注。亳在河南偃師縣。二說不同。仲丁徙都囂。在今河南滎澤縣。河

亶甲徙都相。在今河南安陽縣。祖乙徙都耿。在今山西河津縣。祖乙又徙都邢。在今

直隸邢臺縣。盤庚徙都亳。在今河南偃師縣西。按殷本紀曰。南治亳。可見此為南亳。而成湯之亳。則為西亳。舊說多誤。武

乙徙都朝歌。在今河南淇縣。

【周】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均在今陝西長安縣。

懿王徙都槐里，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南。

平王徙都洛邑。在今河南洛陽縣。

工程。夏禹王之功在治水。故左傳稱「微禹吾其魚矣」。禹治水凡十三年。西人多疑時間太短。不能

成此大功。德人夏德曰禹不知禹乃繼其父未竟之功。且禹不過總其大成而用人亦必甚多。史稱其「

三過家門不入。左準繩。右規矩。」史記以開九州。陂九澤。疏九川。所謂開九州者。其（一）自冀州始。今直隸

先治壺口。山名。在今山西吉縣。梁山。在今陝西扶風縣。岐山之水。在今陝西扶風縣。次至太原。今山西太原縣。次至岳南。岳即太岳山。在今山西霍縣。在此

即堯都所在。故以為始。山西地勢最高。而洪水及此。則水勢之大可知。次治覃懷之水。覃懷為一地名。即以

至於衡漳。衡水。今不可考。或曰漳水橫流。衡橫古通用。漳水出直隸靈壽縣。及大陸之水。大陸

在今直隸鉅鹿縣。其（二）為兗州。山東直隸境。先疏通九河。即徒駭。在直隸獻縣。太史。在直隸南皮縣。馬頰。在直隸東光縣。胡

蘇。在直隸滄縣。簡。在直隸恩縣。潔。在直隸南皮縣。鈞盤。在直隸樂陵縣。鬲津。在直隸德縣。九河既導之後。雷夏渚而為澤。雷夏在今山東

沮合而為一。二水故道在直隸濮陽縣。今為陸地。其（三）為青州。今山東境。於此則惟疏通濰淄二水。濰水出山東莒縣。至昌邑縣入海。淄水出山東萊蕪縣。至博興

沂。出山東沂水縣。二水及蒙。在直隸蒙陰縣。羽。在直隸東海縣。二山而大野。澤名。在直隸東平縣。東原。在今山東一帶皆平。其（五）為揚州。江今

海。入蓋九河既通。則直隸山東之水均退。故此州不甚費力。其（四）為徐州。今江蘇安徽境。先治淮。出河南入海。

蘇江。先治彭蠡之水。在今江西都昌縣。又使三江之水入海。北江在今浙江會稽。南江在今安徽蕪湖縣。中江在今安徽蕪湖縣。而震澤大定。震澤即太湖。

其(六)爲荊州。今江西。兩湖境。江漢及漢水。均由此州入海。又此州有名江者九。是謂九江。在今江西潯陽道。卽烏江、

蚌江、鳥江、嘉靡江、畎江、源江、蒙江、提江、箇江。尚書釋文。皆由此州東合入大江。又導沱潛二水。沱自漢出。

順流入大江。而雲夢澤亦治。在今湖北安陸縣。古名雲土夢。其(七)爲豫州。今河南南。此州有伊、

澗、新安縣南。四水均導入黃河。又定滎波。在今河南滎澤縣。之水。平荷澤。在今山東荷澤縣。孟豬。在今河南商丘縣。之水。其(八)爲

梁州。今四川。此州又有沱潛之源。沱出四川郫縣。潛出四川渠縣。先導之。有岷嶓二山。岷在四川茂縣。嶓在陝西寧羌縣。先治之。而蔡蒙一帶

亦定。今四川雅安縣。蔡蒙二山名。在四川雅安縣。其(九)爲雍州。今陝西境。導弱水使西流。弱水出甘肅山丹縣。並導涇水。出甘肅化平縣。入陝西境。入渭水。出甘肅渭源縣。入陝西境。

以合於河。漆沮。二水名。同出陝西同官縣。灃。出陝西鄠縣。三水合於渭。而荆。山名。在今陝西富平縣。岐。山名。在陝西扶風縣。終南、惇物山。二

皆在陝西。鳥鼠。山名。在甘肅渭源縣西。以至豬野。澤名。在甘肅肅鎮番縣。皆平。已上爲開九州。所謂陂九澤者。卽雷夏、大野、彭蠡、震

澤、雲夢、滎波、荷澤、孟諸、豬野。上文見。所謂疏九川者。卽導弱水。見上文。至於合黎。今甘肅高臺縣。入於流沙。在甘肅張掖縣。導

黑水。出甘肅張掖縣。至於三危。今甘肅燉煌縣。入於西海。禹貢原作南海。其說甚疑。導河至於積石。山名。在甘肅肅導河縣。龍門。山名。在陝西韓

城。底柱。在河南陝縣河。中。俗名三門山。北入於海。導嶧。見下文。自嶓冢。在陝西寧羌縣北。東流爲漢。漢水至甘肅成縣爲漢水。至於大別。山名。在湖北漢陽縣。

南入於江。導江自岷山。見上文。東別爲沱水。在四川郫縣。又東至灃水。在湖南長沙縣。又東行入海。導沅水。出湖南沅陽縣。

源。東流爲濟。沅水至山東爲濟。入於河。導淮。出河南桐柏縣。自桐柏。河南桐柏縣。東合泗沂。沂水出山東沂水縣。入於海。導渭。見

文 自鳥鼠同穴。二山名在甘肅渭源縣西南。東合澧涇二水。見上文。入於河導洛。見上文。自熊耳。山名在今河南南盧氏縣。東北合澗澧

二水。見上文。入於河已上為疏九川。清故宮存玉刻禹治水圖。高六尺。刻劃極精。蓋清初作品。試思四千年前工程機械全未發達不知當

時用多少人工費多少金錢此可謂古今之最大工程。章炳麟言禹時已有澗澧量法。見劉漢徵言。

疆域。夏初仍用九州之制。前節詳見。禹貢稱「東漸於海西至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此其疆域

之所及與五帝末年正同殷因於夏亡無所變。漢書地理志語。周初是否仍用九州今已無考。均言九州。然未可信。

三代皆用封建然夏商之諸侯多半為獨立自治之部落雖有時朝貢天子而未必為天子所封。孟子言古公亶

父自由遷徙。可以為證。舊稱「夏初禹會諸侯於塗山」此形容其多並非實數夏之諸侯

可考者有扈。今陝西鄂縣北。觀。今山東觀城縣。有仍有緡。二國今不可考。有窮。史記正義曰。河南有窮谷。寒。今山東濰縣東北三十里。鬲。今山東德平縣東十里。斟灌

今山東濰縣東北四十里。斟鄩。今山東濰縣西南五十里。過。今山東掖縣北。戈。杜預曰。在宋鄭之間。韋。亦曰豕韋。今河南滑縣東。顧。今山東范縣東南。昆吾。今河南許昌縣。亦居今直

隸濮陽縣東。有娥。在今河南南登封縣。有虞。今河南虞城縣。三變。今山東定陶縣東。有莘。今河南陳留縣東。商。今河南商丘縣。葛。今河南寧陵縣。等

國商之諸侯可考者有蒲姑。今山東博興縣東北。封父。今河南封邱縣。孤竹。今直隸盧龍縣地。駘。亦作郃。今陝西武功縣南。豳。亦作邠。今陝西邠縣。岐。今陝西岐

山。密。亦作密須。今甘肅靈臺縣西。奄。今山東曲阜縣。九。亦作鬼。今河南洛陽縣西南。鄂。亦作邾。今河南沁陽縣境內。阮。桂文燦毛詩釋地曰。即邾國。見上。共。今河南輝縣。崇

今陝西鄠縣。黎。亦作耆。今山西長治縣西南。虞。今山西解縣東北。芮。今陝西朝邑縣。等國均見於書經詩經左傳史記故著其地名以見上

古地方文化所在商末有八百諸侯會武王於盟津。史記周本紀按盟津在河南孟縣西南。今皆無考周初大封前代帝王後

人及同姓親族。異姓功臣。相傳有千八百國之多。至賈山而見於左傳國語者。亦僅百五十餘國。其他皆不

可考。周時諸侯國。皆與春秋時事有關。故詳於下章。此不多述。此外對於外族。夏時如大禹之分背三苗。

禹貢。按衡山。陶鑿碑。相傳爲大禹刻。石。然不可信。見國朝武金石文字記。后相之征伐淮夷。太平御覽卷八十。殷時如高宗之伐鬼方。崖石刻。相傳爲殷

高宗伐鬼方之紀功碑。然無實據。見孫詒讓名原。仲丁之征藍夷。御覽七十八。周時如文王之禦混夷。詩。周公之伐東夷。序。成王之

伐臧方。小孟。穆王之征犬戎。國。宣王之平淮夷。伐玁狁。威荆蠻。詩。其事皆不可詳。然高宗伐鬼方。三年乃

克。易。可見。攻伐之久。成王伐臧方。俘萬三千餘人。小孟。可見。戰爭之烈。宣王平淮夷。曰「整我六師」。

平荆蠻。曰「其車三千」。經。詩。可見。用兵之衆。用車之多。大抵三代之時。北有鬼方。即五帝時之葷粥。在殷曰

後曰犬戎。見王國維。鬼方。昆夷。玁狁。考。南有荆蠻。紀年。周。殷。伐。荆。蠻。見。詩。經。東有夷。西有戎。並爲邊患。其後屢經。撻。伐。拓地甚多。

惜不可考。唐。宋。人。多。以。石。鼓。爲。周。宣。王。大。蒐。岐。陽。之。紀。念。物。德。按。清。代。出。土。之。鏡。季。子。白。盤。其。銘。文。述。薄。蓋。亦。周。人。戰。勝。外。族。之。紀。念。物。此。爲。周。宣。王。十。二。年。之。造。器。見。孫。詒。讓。續。壽。壽。述。林。

交通。夏禹治水。周行天下。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櫟。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

山。史記。夏。本。紀。而。後。天。下。之。交。通。乃。便。后。相。征。於。淮。夷。風。夷。黃。夷。二。引。竹。書。紀。年。少。康。時。方。夷。來

賓。路。史。後。紀。年。三。引。竹。書。紀。年。后。芬。時。九。夷。來。御。御。覽。七。十。八。后。發。時。諸。夷。賓。於。王。門。二。引。竹。書。紀。年。此。見。夏。時。四。夷。

交通之盛。殷時自契至湯凡八遷。今。不。自。湯。至。盤。庚。凡。五。遷。史。記。正。義。曰。湯。自。南。亳。遷。西。亳。仲。丁。遷。敖。河。此。見。

殷時都邑。遷徙之勤。又按夏初九夷來御。御。覽。七。十。八。商。初。氏。羌。來。王。商。九。夷。在。東。海。之。濱。氏。羌。在。甘。肅。之。

境。此見當時東西交通之遠。周自「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使各以方物來貢。」雖定都鎬京。而仍營洛邑。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史記周本紀。當時四遠夷狄多來朝聘。如成王會諸侯於岐陽。

鮮卑守燎。晉語。肅慎貢楛矢。魯語。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釋史卷二十。東夷送六角牛。述異記。氏羌獻鸞。文說。西

戎貢獒。序書。按鮮卑即今西比利亞。古音讀。鮮如斯。故西語稱西比利亞。乃地名之尾聲。肅慎即今吉林。越裳即今越南。倭人即今日

本東夷即今高麗。東夷凡九種。孔子欲居九夷。漢書以為即朝鮮。氏羌在今甘肅。西戎在今西藏。後漢書以西戎在三危。近人多以三危為西藏。此可見當時

文化所及之廣。逸周書拾遺記所記之。外國尙多。然不可信。舊說稱越裳氏重九譯而至。譯曰「天不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中國

殆有聖人。於是來也。」韓詩外傳說苑。「越裳氏貢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匹。

駟車五乘。皆為司南之制。」南車。即指南車。今暹羅國。海際。其年而至其國。」注古今。此於越裳

入貢。記載甚詳。惜他國入貢情形今不可考。拾遺記稱成王三年。泥離國來朝。法人包體那Jean Pierre Guillaume. Pauhier (1801-1873) 謂泥離國來自尼羅河畔。即埃及。見所著古代中國

考 La Chine 又謂越裳至中國行一年。又經過暹羅。因斷定越裳為迦勒底。非越南。見所著中國政治之關係。其後穆王遠遊。為古代極有趣味之故事。然所至之地何

在。至今不能解決。專記此事者為穆天子傳。又考左傳稱「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皆有車轍馬

跡。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杜注曰。祈父。周司馬。招其名。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昭公十年傳。列子稱「穆王駕八

駿之乘。造父為御。驅馳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遂宿於赤水之陽。別日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遂

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穆王篇。此二書皆在穆天子傳發現之前。然已

言此事則穆王出遊當非虛造。德人佛爾克 A. F. Folk 謂西王母爲亞拉伯之示巴 Sheba 女王。

中國上古史一五〇頁所引。丁謙謂西王母爲美索波達米亞之亞西里亞。穆天子傳地理考證。余考中國古代有四荒之名。北爲

孤竹。南爲北戶。東爲日下。西爲西王母。見爾雅。然則西王母本爲地名。又按此四荒內。孤竹即今遼西北戶

即今交趾。郝懿行爾雅疏。日下即今日本。邵晉涵爾雅正義引鄭樵說。西王母爲今何地。雖其說不同。然必在中國之西。與東方

日本相對。未必至亞拉伯亞西里亞之遠。據列子及穆天子傳二書。西王母當在崑崙山近處。而據古代

舊說。則崑崙山即在甘肅新疆一帶。故知西王母當在中國西北部。即甘肅新疆界內。晉末酒泉太守馬

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返。即謂此地。山上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

神宮。」晉書張駿傳。又按桂馥札樸卷四亦採此說。據此則西王母當在今甘肅酒泉縣。英人巴克 Edward Harper Parker 謂

「穆王所行。即由現時大路。約自蘭州西寧之間。經新疆之羅布泊。至烏魯木齊。此或即所謂西王母之

地。」見所著諸夏原來 Ancient China Simplified (1908) 三十五章。據此則西王母當在新疆烏魯木齊城。此皆足證明西王母在甘肅新疆

界內之說。竹書紀年曰。「穆王東征二億二千里。西征億有九萬里。南征億有七百里。北征二億七千里。」

子傳注引竹書。今皆不可考。而據英人巴克所考。穆王赴西王母之行程。爲去時用三百日。回時用三百日。共

行一萬三千三百華里。約日行二十英里。」穆王所行。雖未至亞拉伯亞西里亞之遠。然西北情形。必由

是傳入內地。於人民思想上。當發生變化不少。穆王如果至埃及敘利亞。則於溝通中西文化之結果必甚大。今直隸贊皇縣壇山石刻「



吉日癸巳」四字。相傳爲穆王所書。顧炎武金石文字記。

宗教。原始人類是否皆有宗教思想。至今未能解決。西人研究野蠻社會生活者。有謂野蠻民族皆有

宗教思想。然亦常發現野蠻民族毫無宗教思想。詳見英人勞卜克 Sir John Lubbock 文明原始 Origin of Civilization 第四第五章。吾國上古人民究竟

有無宗教思想。現已無考。然其敬天祭祖之思想。則發達甚早。在五帝之末。天子所祭者爲上帝。而同時

亦祭山川羣神。受終於文祖。堯典故禮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特牲祭天祭祖蓋爲追宗報本之義。

然西人之研究社會文化者。多謂崇拜一神由於崇拜多神演進而出。英人斯賓塞 H. Spencer 社會學要義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第三冊七七頁。崇

拜祖先又由崇拜酋長變遷而成。英人勞卜克文明原始 第二三二頁。吾國上古雖無宗教之名稱。而祭天祭祖實卽宗教

之原始。且祭天祭祖之宗教。其發生必在圖騰社會 Totemism 以後。而其階級必遠在崇拜動物及崇拜

自然物體以上。同上五帝之時。已有祭天祭祖之宗教。斯亦文化進步之表徵。夏殷周三代相承。守而勿失。

禹得洪範。託之於天。洪範啟討有扈。稱祖以賞。甘誓湯伐葛。因其不祀。孟子周伐紂。數其棄祀。書武王有疾。周公

禱於太王王季。金縢三代敬天敬祖之精神。於此可見。當時國家大事。必先祭告。必用卜筮。必用冊祝。此皆

宗教之儀式。而所謂大史者。實卽國家之祭司。Priest 故古文史字从手執冊形。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因其助君主

祭告也。埃及第一古史家本爲祭司。見美人 Breasted 埃及史一四頁。周人於祭天祭祖尤爲注重。武王滅殷。首先柴祈上帝。追王太王。自

此以後。凡祭上帝。卽以始祖配享。謂之曰禘。此爲合上帝與始祖之大祭。諸侯祭其太祖以下。大夫士祭

其高祖以下。

詳見禮記大傳。

自士以上。皆有家廟。

禮曲禮。

庶人無廟。則祭於寢。當時雖天祖同祭。而惟天子能祭天。是

多數人之宗教。仍爲祭祖。故祭祖之義。在周人社會中。勢力極大。當時人民多同祖。故有尊尊主義。同祖

者皆親。故有親親主義。

伯禽治魯。親親而尊尊。見史記。按此即周道。

禮稱「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

嚴。宗廟嚴故重社稷。」

傳大。

又稱「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

以禮義。人道竭矣。」

同上。

此則合一國爲一家族。更合天下諸侯爲一大家族。是知周代社會之組織。及國

家。天下之組織。均由此祭祖之宗教。勢力所養成。故西人稱吾國上古之宗教爲崇拜祖先。

Ancestral

worship

其初雖未必不出於崇拜酋長。而其後則包含追宗報本之義。

法制。前章言五帝之末。中國法制已有可觀。相傳封建之制。始於黃帝。

禮書地理志。

今已無考。夏商周三代。

皆用封建。而至周始大備。蓋上古地多人少。所謂諸侯者。未必皆受封於天子。馬端臨所謂「亦由其行

義德化孚信一方。人心歸之。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

文獻通考封建考。

古公亶父之自由

遷徙。

子孟。

可以爲證。周初以後。制度完備。於是始有五等之制。大多數必受封於天子。所謂五等者。卽公侯

伯子男。除天子地方千里外。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曰附庸。

子孟。

其官制。夏

時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王制。

商時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司徒。

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土工。金工。石工。水工。獸工。草工。

典司六材。

鄭注禮

周代則改爲六官。曰天官。

即冢

地官。

即冢

春官。

即宗

夏官。

即司

秋官。

即司

冬官。

即司

各有

徒屬。

詳見周禮。總按周禮雖未可盡信。然其中必多存周初遺制。

官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王制其刑法。則夏有禹刑。商有

湯刑。周有九刑。

左傳

皆極古之法。典。周有刑書九篇。

逸周書

惜皆不傳。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左傳周

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

德按則

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

左傳

先王之令曰。「天道賞善而罰淫。

無從非彝。無卽愆淫。」

周語

周初法典可考者。只此數語。其後周穆王作呂刑。內有五刑五罰之說。多因唐

虞之制。

五刑見前章。五罰即贖刑。

當時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詳見

其詳密如此。孟子屢稱文王治岐。今其政治已不可考。僅知其「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

梁無禁。罪人不孥。」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

均見孟子

又考是時有習民數之官。曰司

民。周語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周制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

鄙四鄙也。十里有鄙。鄙有飲里。

以守路。國有郊牧。

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園有林池。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

城郭宮室。」

均見周語

此其地方行政之可考見者。周禮所言之制度。不可信。故不多引。

田賦。自禹平洪水以後。乃任土作貢。別壤成賦。貢爲方物。賦分九等。今見禹貢篇。此爲最古之貢賦制。

度。觀其分別土田等第。可見化分土壤之術甚精。觀其規定土產種類。可見搜集物品之法甚密。觀其等

第高下。可比較四千年前之地力。觀其土產物品。可比較四千年前之食用。又據鄭玄注。賦制爲按井出

稅。每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天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茲列表如下。

州名	土性	田等	賦等	貢
冀	白壤	中中	上上錯	無
兗	黑墳	中下	下下	漆絲篚織文
青	白墳	上下	中上	鹽絺絲巢縷絲海物鉛松怪石篚
徐	赤埴墳	上中	中中	五色土夏翟孤桐浮磬蠙珠玄纁縞篚魚
揚	塗泥	下下	下上錯	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木篚織貝包橘柚
荆	塗泥	下中	上下	羽毛齒革金三品柶楛柏礪砥磬丹籥箝菁茅篚玄纁璣組大龜
豫	土壤下土墳壚	中上	上中	漆泉絺紵篚織縞磬錯
梁	青黎	下上	下中	錯璆鐵銀鏤磬磬熊狐狸織
雍	黃壤	上上	中下	璆琳琅玕

班固曰。「古者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漢書食貨志。

商周以來。皆用此制。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

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曰。「貢者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助者民耕七十畝。以

七畝助公家。徹者民耕百畝。徹取十畝為賦。」

言三代田賦之制。其說不一。萬斯大學春秋隨筆。謂趙岐之說得之。

商周皆行井田之制。而其

制已不可詳。孟子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滕文公篇。

此蓋言其遺

制約略如是。或以此為殷制。

萬斯大學春秋隨筆。

或以此為周制。

漢書食貨志。

皆失其實。錢塘謂「三代田制。名異而實

不異。其畝數之不同者。因尺寸之各異也。」

三代田制考。

蓋三代尺寸不同。

蔡邕獨斷曰。夏以十寸為尺。殷以九寸為尺。周以八寸為尺。

畝數

有大小。故名異。實同。與孟子「其實皆什一」之說暗合。蓋古時地多人少。故可行井田之制。而其分配

之法。則隨地而異。不能一律。至其授田之法。則上田一夫百畝。中田一夫二百畝。下田一夫三百畝。民年

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

漢書食貨志。

其懲惰之法。則凡宅不毛者。有里

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不畜者。祭無牲。不樹者。葬無槨。不蠶者。衣無帛。

禮周

以兵制

言之。夏殷之制。皆不可詳。司馬法稱「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

為甸。甸有戎馬四匹。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所言或為周初遺制。

文獻通考卷一

請此為商法。文王修而明之。

每兵車載甲士三人。左執弓。主射。右執矛。主刺。中主御。

左傳孔疏。

三代之制。民年二十從役。三十

受兵。六十還兵。

詩經風雅引韓詩說。

皆寓兵於農。故每年三時務農。一時講武。

周語。

或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用農隙以

習武。備左傳

學制。孟子稱「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論語注曰。人倫。人事也。夏殷之制。已

不可詳。周制則二十五家爲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學記五百家爲黨。黨有庠。二千五百家爲

遂。遂有序。學記諸侯有國學。曰泮宮。天子有大學。曰辟雍。詩毛辟雍者其形如璧。有水壅之。象教化流行之

意。泮宮者其形如半璧。象半天子之宮。白虎通按塾蓋如今之初等小學。庠蓋如今之高等小學。序蓋如今

之中學。泮宮辟雍蓋如今之大學。朱熹稱「人生八歲。自王公至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以灑掃應

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與凡民之

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學章句除讀書學文之外。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籥羽。

文王世子由此可見吾國實行普及教育之早。希臘羅馬並未行普及教育。其師資大抵取材於閭里之仕而退職者。學記

女子之學。今已無考。或幼時男女同學。教於塾。長則女子出塾。教於家。凡婦人年五十無子者。出不復嫁。

則以婦道教人。內則此卽女學之教師。每歲十月。在學校行飲酒之禮。詩幽風

禮樂。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記夏殷之禮。已不可考。然孔子稱「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論語則由周禮亦可以推知夏禮殷禮之大概。周公佐周。實行親親尊尊主義。詳見漢書地理志而欲維

持其主義。必借重於各種儀式。於是有一「經禮三千。曲禮三百。」禮記其施行雖覺繁瑣。而其結果。則足以

範圍人之言行舉動。今禮記儀禮二書所記大半爲周之舊制。一禮者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一義。今臚列於下。(一)冠禮。二十日弱冠。禮曲已冠而字。見母。母拜之。見兄弟。兄弟拜之。義冠其禮則冠於祚階。行之於宗廟。上同。適子則以醴禮之。庶子則以酒醮之。疏孔其冠有三加之說。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注鄉(二)昏禮。先使媒氏通言。繼以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男家則父醮子而命之親迎。女家則主人設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婿執雁入。御婦車輪三周。先行。俟婦至。揖婦以入。共牢而食。明日婦見舅姑。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據曾子問。其聘物。則庶人用緇帛。卿大夫加元纁儷皮。諸侯加大璋。天子加穀圭。其時以昏爲期。故曰昏。疏孔(三)喪禮。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曲死三日而歛。喪問小歛於戶外。大歛於阼。小歛。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記喪大。大歛。外加布衾。二一覆之一。薦之。君大夫士皆同。注鄭既歛則殯於西階之上。猶賓之也。疏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大夫士庶人皆三日。制葬則用棺槨。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傳左始用合葬之制。鄭注弓。父母喪三年。父母以下分爲七等。(四)祭禮。除天地山川。由天子諸侯分祭外。宗廟之祭。其禮最重。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天子諸侯四時祭名不同。春禘。夏禘。秋嘗。冬烝。天子用太牢。諸侯用少牢。大夫同羔。士用豚。制王此外天子有七祀。曰司命。大楚詞命。五臣注曰。主知生。曰中霽。漢書郊祀志注曰。古人。曰國門。曰國行。即路。曰厲。曰戶。曰竈。諸侯五祀。曰司命。曰

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厲。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士二祀。曰門。曰行。庶人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法祭（五）朝禮。諸侯五年一朝。王朝天子於明堂。明堂位其禮節。則天子負斧戣。南向而立。三公在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在阼階之東。西而北上。諸伯在西階之西。東而北上。諸子在門東。諸男在門西。九夷在東門外。八蠻在南門外。六戎在西門外。五狄在北門外。九采。鄭注曰。九州之牧。與職貢者。在應門外。明堂位觀見之時。則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曲禮（六）聘禮。諸侯一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王制聘以圭璋。凡來聘。君使士迎於境。大夫郊勞。君拜迎於大門之內。在廟受禮。北面拜貺。卿爲上摯。大夫爲承摯。士爲紹摯。義聘行聘訖。宰夫徹几。改筵。君出迎賓以入。君拜送禮。使卿韋弁歸饗餼。使卿皮弁還圭璋。使大夫賄。用束紡。君子賓一食。再饗。燕與羞無常數。禮聘（七）鄉飲酒禮。鄉有鄉學。以致仕之大夫爲師。曰鄉先生。鄉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凡升學士於君。必用正月。先爲飲酒之禮。以學士爲賓。以鄉先生爲主。疏少長以齒。年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賓至賓出。皆由主人迎送。鄉飲酒義（八）射禮。凡天子諸侯卿大夫燕饗之後。及鄉飲酒之後。必繼之以射。此蓋因燕飲而習武備。其禮甚繁。今不詳述。詳見大射禮。及鄉射禮。又天子選諸侯。諸侯選卿大夫士。皆用射以觀其德。義射凡射必揖讓而升。下而飲。語論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進退周旋。必中禮。疏又按祭禮。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持牲饋食禮。饗禮。同姓則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坊疏此見婦人參預大禮。古有其制。坊記曰。自陽。先殺。婦人而。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凡見人用摯。天子用鬯。諸侯圭或璧。卿羔。大夫雁。士雉。庶



人驚。婦人脯脩棗栗。注曲禮當時無畫像之法。祭則幼者為尸以依神。大抵以孫為之。無孫則取於同姓。上

祭用木主。三代皆同。通白虎嫁女則以妹或姪女為媵。左毛詩葬禮夏用卽周。鄭注曰。燒土。治以周於棺。殷周用棺槨。古

之巫以舞降神。在男曰覡。女曰巫。文說此卽歌舞之始。禹平水土後。使臯陶作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春秋呂氏

滅夏。使伊尹作大護。武王克商。使周公作大武。上同夏者大也。護者救也。武者武也。皆紀功頌德之意。是為

三代之樂。其樂器則為鐘鼓管磬琴瑟笙簧埙篪簫竽等類。其舞器則文舞用羽籥。武舞用干戚。詳見爾雅毛詩

樂記平日之娛樂。則以琴瑟為主。故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禮記又有投壺之法。射箭之習。上同亦娛樂之

一。投壺古法。用棘。其壺則以豆實之。見西京雜記。

學術 禹作洪範。為帝王經世大法。(一)五行。為水火木金土。(二)五事。為貌言視聽思。(三)八政。為食

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四)五紀。為歲月日星辰曆數。(五)皇極。為無偏無黨無反無側。(六)三德。為

正直剛克柔克。(七)稽疑。為謀及卿士庶人卜筮。(八)庶徵。為雨暘燠寒風時。(九)五福。六極。為壽富康

寧好德終命。為短折疾憂貧惡弱。其後啟作甘誓。太康兄弟作五子之歌。序書湯作湯誓。前見文王演周易。史記

武王作器物之銘。禮大戴周公作鷓鴣清廟之詩。經詩多士多方之誥。序書伊尹有書五十一篇。辛甲有書二十

九篇。尹佚有書二篇。鬻熊有書二十二篇。太公有書二百三十七篇。漢書藝文志今其書皆亡。而伊尹言九主

之制。曰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固君三歲社君。劉向別錄又言素王之事。史記殷本紀素王者太素上

皇其道質素。史記此蓋最古之政治哲學。詩經之商頌。雖未必為商人作品。而周頌大小雅。則以周初人

著作爲多。此可見當時哲學文學之進步。周時所謂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禮周所謂七教。即父子兄弟夫

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制王又考仲山甫古訓是式。頌周周公朝讀百篇。子墨此見當時已重讀書之知識。又周

時稱士有九能。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

祀能語。傳詩此見當時極重文藝之技能。周初至春秋列國。文字大抵統一。詩國風所用之韻。各戰國以後。

文字異形異聲。說文日漸別異。

製造。三代時日用什物及戰爭兵器。當已足用。而所謂簠簋籩豆洗勺筐筥篚篋等名。詩經爾雅鼎鬲

盤敦甗彝尊壺罍罍爵角卣觚盃匜等名。宣和博古圖均爲此期通用之器。凡鼎鬲等器。上古多用瓦。

三代則用銅。而花紋形式已極精美。今夏器已不可見。夏禹銅鼎。宋時尙存。見薛而商周銅器出土者尙多。

大抵貴重銅器皆爲貴族所自造。而造器之人又皆爲國家專官。故製作甚精。且多著人名及銘文。蓋所

以紀功德。奉祭祀。又當時分封諸侯。必頒以重器。謂之宗彝。序書故其銘文。或曰「子子孫孫永保用。」或

曰「子子孫孫永用享。」或曰「其萬年永保用。」左傳稱夏禹用九州貢金鑄九鼎。左傳墨子亦稱「夏

后採金於山川。鑄鼎於昆吾。今直隸鼎成三足而方。耕柱篇。德按方或爲圓之誤。古圓字作員。或省作云。與方

夏代所發明之三足鼎。實可代表當時之文化。而近時河南出土之瓦鼎。多屬石器時代。又當在夏禹以

前。然則夏代之三足鼎蓋即出於上古之瓦鼎。

西人謂中國之三足鼎其原出於西方古代之特羅(Hittite)城及埃及。見瑞典人安德生(J. A. Anderson)甘肅考古記三九頁。德按此

說現時尙難論定。

九鼎爲三代傳國寶器。相傳武王遷九鼎於洛邑。每鼎用九萬人挽之。

戰國策卷一。

此言雖誇其大

可知。惜皆亡於周末。

相傳沈於泗水。見史記秦本紀。虞荔鼎錄。江淹銅劍讚序。

其他寶器有赤刀大訓天球河圖。

周書後亦不存。舊稱酒器。

夏曰醜。殷曰學。周曰爵。

禮記明堂位。

而周人所用兵器又有戚揚。

詩經。

劉瞿癸戍惠銳等名。

周書。

指南車相傳始於

黃帝。

注古今。

未必可信。而周公作司南車。

注古今。

歷代傳爲國寶。並見宋書。

禮樂志。

齊書。

祖冲之傳。

此事當非假託。而

其所以指南之理。必用磁石。余考磁石已見山海經。

北山經。

及管子。

地數篇。

而磁石引鍼已見鬼谷子。蓋磁石

之用發明甚早。

日人山下氏謂指南爲機械的。並非用磁石。見科學雜誌卷九。第四期。德按機械能自動而不能必指南。故知其必用磁石。

車制自黃帝以來用一轅。夏加一

馬謂之驪。殷益以一馬謂之駝。周又益一馬謂之駟。

廣博物志。

夏用鈎車。殷用木路。周用玉路。

明堂位。

周人雖席

地而坐。而寢則用牀。

詩經已言。載寢之牀。

烏曹作塼。昆吾作瓦。

占史考。

蓋在夏代。

黃帝時昆吾作陶。見呂氏春秋。此爲昆吾之祖先。蓋夏時昆吾之後人。始由陶器發

明造屋之瓦。

此爲建築上之最大發明。

藝術。

夏尙匠。殷尙梓。周尙輿。

考工記。

此見三代頗重藝術。夏代遺物足以代表藝術者。今已難見。

夏禹鐘。

存。見薛尙功鐘鼎彝器款識。現時山西出土銅器。或有夏物。然無文字。故不能確定。

而河南殷墟出土之器物。爲雕犀殘器。雕象殘器。

詳見羅振玉殷虛古器物圖錄。皆

刻有極精細之雲雷紋。

羅氏雖多購諸土人。並非親自掘得。然大半可信。

現存銅器如鼎鬲之屬。確定爲殷代遺物。而形式花紋精

美細緻者。亦不爲少。周代銅器鑄造之工。尤過前代。其花紋大抵以雲雷虺螭夔鳳龍虎饗饗爲多。此可

見三代藝術之進步。西清古鑑所列之殷代銅器圖。玉器則以穀文蒲文螭文龍文雲文水文爲多。詳見吳大澂古

玉圖鑄銅器則用蠟作模。類編史然作模必用雕刻。又如玉質堅勁。琢磨甚難。相傳用昆吾刀切治。見博物志。又按

美人勞夫爾 Barthold Laufer 古玉考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1911) 謂昆吾刀即金鋼鑽。故雕刻隨意。三代銅器玉器花紋多精巧自然。渾朴古

雅。非後世所能仿效。可見當時雕刻之精。凡雕刻必用圖譜。是雕刻又與圖畫有關。周明堂之四門。畫堯

舜之容。紂桀之象。及周公負斧戾之圖。孔子家語可見圖畫在周初已極進步。周人所作穆王八駿馬圖。其質

爲黃素。晉時尙存。歷代傳爲國寶。國畫見此可爲世界最古之畫。此又見當時畫法之精。夏時文字今不

可見。相傳峒嶼碑。原在湖南衡山。今已不存。爲大禹時作。楊慎有然不可信。近時發現殷墟甲骨文不少。此真殷代遺

文。發現時在前清光緒末年。多數流入外國。華人劉鐵雲羅振玉得亦不少。余亦得大片數百。其字畫行列疏密工整可觀。而商周銅器中。銘文精美者亦

多。世多有影印之本。陶齋吉金錄。客齋集古錄。夢草堂吉金圖。影印最佳。此可見當時書法之精。刻石之存者。則有周穆王之遺字。

在直隸贊皇縣。共四字。相傳爲穆王所書。見葉氏語石。周宣王之石鼓。韓愈蘇軾均謂爲宣王時物。

居處。前言堯舜堂高二尺。土階三等。茅次不翦。采椽不刮。史記自夏代始有磚瓦。見前於是桀作瓦室。史記

自此建築始有大進步。桀築傾宮。飾瑤臺。紂作瓊室。立玉門。文選吳都賦注引文王有靈臺。靈囿。靈沼。詩

夏用世室。五室九階。每室四戶八窗。殷用重屋。四柱周用明堂。考工記明堂者上圓法天。下方象地。白虎通凡有九室。每

室各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大戴禮此見當時建築之精。今山東泰山之麓。有周明堂故址。王城方九里。共十

二門。每旁三門。門有三途。男由右。女由左。車從中央。故城內途凡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三禮太學曰辟雍。其形象璧。其圓法天。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國學曰泮宮。半於太子之學宮。半者象璜。通白虎詩稱周宣王作宮室。一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鞞。如翬斯飛。雅小此制至今沿用。即所謂飛簷式。與歐洲式之建築迥乎不同。周人將營宮室。先宗廟。次庫廡。居室爲後。禮曲天子宫有六寢。路寢在前。是謂正寢。餘爲燕寢。又有六宮。禮三禮諸侯有三寢。一爲路寢。餘爲燕寢。卿士大夫各有二寢。前有正寢。後有燕寢。其旁曰側室。注內則其普通住室。大抵前爲堂。後爲室。左右有房。禮特堂前無階。惟左右設兩階。右爲賓階。左爲祚階。禮疏每家四周有墻。凡寢廟皆居其中。墻南面有門。以通出入。此制上下皆同。劉寶楠論語正義凡卿大夫皆有家廟。士庶人無家廟。則祭於寢。

衣服。禹尙儉。孔子稱其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論語蓋除朝服祭服而外。不尙華美。至桀始用文衣繡裳。

太平御覽八十二引管子。商代略同。至周則有麻衣、縞衣、褐衣、素衣、錦衣、繡裳、羔裘、羊裘、狐裘。禮詩蓋平日夏用麻布。冬

用絲皮。朝服則仍用十二章之制。前見其冠則夏曰毋追。以漆布爲殼。以緇縫其上。前廣四寸。高三寸。商曰

章甫。周曰委貌。亦名玄冠。俱用緇布爲之。禮三禮周人多用皮弁。考索周制冕廣八寸。長尺六。禮三禮大抵有

位者用冕。次於冕者爲弁。次於弁者爲冠。禮通考王平時士以上用冠。庶人用巾。禮綴耕大抵冕服爲大禮服。

元端爲常禮服。深衣爲便服。禮本馬端衣則男子上衣下裳。女子衣裳相連。庶人亦服深衣。或衣短褐。注古今

男女皆束帶。男子革帶。婦人絲帶。曲然男子亦有時用絲帶。玉古有蔽前之服。其原甚早。三代承之。曰鞞。

曰鞞。曰鞞。曰芾。考索書實是一物。卽今之護膝。舊稱禹始作袴。物羅原順則禹以前無袴可知。或謂袴卽裳之變。

相。注古今或謂西戎始以皮作袴。夏代始用絹作袴。長至膝。七類稿修三代皆用角襪。以帶係於足踝。中今華古其

履皆用皮。紀事物伊尹用草。文王用麻。中今華古單下曰履。複下曰舄。三履亦謂之履。周時夏用葛。冬用皮。

士冠爲子者左佩紛。悅拭物之中刀礪。小觶解物之結金燧。取火之具右佩玦。拾射箭之用管。彈彈之彈大觶。木燧爲子婦者所

佩。略同。惟去決拾。澼而加箴線小囊。內則周時男子皆帶劍。左禮傳士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惟喪否。玉或謂比

德於玉。上同。或謂表見所能。如修道無窮者佩環。能本道德者佩璜。能決嫌疑者佩玦。婦女亦佩玉。白童

子不裘。不帛。不履。漢玉玉當時尙無木棉。老者冬衣用絲綿。再冷則用裘。上古已有布有絲。前於是布類有毛

布。葛布。絲類。有繒。縞。帛。錦。堯時已有繡衣。前見周時並有錦衣。詩凡刺成文曰繡。織成文曰錦。日留青錦金也。

其價如金。文說文此爲極貴重之品。相傳周成王時得其法於外國。拾遺記此見衣料進步之跡。

飲食。夏時飲食尙儉。然儀狄造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絕旨酒。戰國策卽

在此時。既有酒則可助祭祀燕享。在社會上發生變化不少。其後則義和酒淫於酒。史桀爲酒池。一鼓而

牛飲者三千人。世帝王紂亦好酒。在宮中大會。車行酒。馬行炙。世帝王人民化之。有羣飲之風。酒卒以此亡國。

酒初發明之後。大爲社會歡迎。不知節制。遂成惡習。此事自在意中。其他飲料。則夏日飲水。冬日飲湯。孟

子

食物自禹貢所載者。已有橘柚海物。此見夏初之食料範圍所包不少。至周初已大備。其肉食則加薑桂煨治者曰脩。不加薑桂而以鹽乾之曰脯。周禮正義並有炙肉。曲禮腊肉。周禮鷄羹犬羹兔羹鷄醢魚膾等名。內則其

調和於膾則春用葱。秋用芥。於豚則春用韭。秋用蓼。加以梅鹽。其飯則有黍稷稻粱。內則其肉則用牛羊豕

鷄兔。禮曲魚鼈鯉魴。詩毛飯亦用麥。詩毛果品則用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梨。內則飲有五。曰水漿酒醴醢。玉周人

每食必祭。玉新物未祭寢廟則不敢食。注少儀凡飲夏尚水。殷尚醴。周尚酒。明堂位凡食左殺右馘。食居人左。

羹居人右。膾炙處外。醢醬處內。葱漑處末。酒漿處右。禮曲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馘。內則君

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玉季秋伐薪取炭。季冬藏冰。月令

經濟。三代皆用井田之制。其取於民不過什一。民年二十受田六十。還田六十以後。國家有養老之

制。二十以前無父者。國家有恤孤之制。玉市廛而不稅。古市屋皆為國有。只收房租。不征物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

而不禁。卿大夫之圭田無征。其用人民作工。雖係出於強迫。而每歲用民之力。不過三日。其使民則任老

者之事。食壯者之食。矜寡孤獨。皆有常餼。玉當時人少地多。其生活蓋甚富裕。商之時其民好田獵。殷虛甲骨

文卜詞多言田獵之事。周之時其民好稼穡。漢書地理志東遷後其民好治產業。力工商。史記蘇秦傳除農業而外。又多以蠶

桑牧畜為主。毛詩詳見當時雖不能廢去實物交易。而亦盛行金類貨幣。後世出土之「安邑貨」雖未必為

夏代遺物。戴熙古泉叢考。按此說極為審慎。而其他花文古朴之鏹形幣。刀形幣。圓形幣。或即為三代所用。

舊稱夏商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記史太公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重一斤。

錢圓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考通

錢幣考

其市制。則戎器不鬻於市。用器不中度。布帛精粗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

伐。禽獸魚鼈不中殺。皆不得鬻於市。制王其山林川澤之制。則草木不折。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

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罝羅設。故山不童。澤不竭。毛小雅傳三代盛時之制度。或竟如此。

社會。孔子稱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先賞而後罰。其敝

朴而不文。殷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其敝勝而無恥。周人尊禮。事鬼敬神而遠之。賞罰用爵列。

其敝文而不慙。記表夏正建寅。殷建丑。周建子。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曆史記夏曰歲。殷

曰祀。周曰年。雅爾雅每年十二月內。舉行大祭。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禮注每次舉行。則舉國之人若狂。

雜記蓋此爲年終勞農休息之大會。三代蓋行一夫多妻之制。如夏少康娶二姚。記楚周代士大夫以上皆

有妻有妾。庶人則一夫一婦。禮疏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禮曲此見貴賤之分甚嚴。男子二十而冠。女子

十五而笄。則內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父子不同席。叔嫂不通問。男女不相知名。不雜坐。禮曲男女非祭非

喪。不相授器。則內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由中央。制王此見男女之別甚嚴。生男子設弧於門左。生女子

設帨於門右。則內生男則寢之牀。弄之璋。生女子則寢之地。弄之瓦。詩毛此見重男輕女之風。爲子者專命則



不孝。左傳爲子爲婦者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內此見家長專制之風。凡死喪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

送喪用塗車芻靈亦用備。禮記凡嫁娶皆在秋冬。婚禮皆昏暮。毛詩商人兄終弟及。周始定立嫡之制。禮記

鄭商人同姓結婚。周始定不娶同姓之制。禮記凡色夏尙白。殷尙黑。周尙赤。明堂位上古有名無姓。其後男

子稱氏。女子稱姓。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氏以別貴賤。姓以別婚姻。通志夏殷人有名無字。周以來年二十則有

字。死則諱名而稱諡。其後姓氏多不能分。而同姓氏人數又日多。於是以國邑官職等名爲氏。殷人男女

皆用甲乙等字爲名。如男曰父乙。女曰母癸。羅振玉商代貞卜文字考周時婦人不用名而稱姓。曰某姬某姜。禮記人

民迷信甚深。祭祀甚重。凡大事皆用卜筮。而卜筮則灼龜視兆。商代貞卜文字考當時人民蓋分三等。(一)貴族。

有諸侯大夫士之分。(二)平民。有農工商之別。(三)奴隸。則爲罪人。周禮其平民則通稱曰庶人。而庶人

亦可任公職。受廩祿。謂之庶人在官者。孟其奴隸則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而奴隸亦可

升爲平民及士大夫。左傳考其戶口。夏禹王時有人一千三百五十餘萬。後漢郡國志周成王時有人一

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二。通志平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漢書食貨志此見古人終

年不盡居鄉。可於冬季享受城市生活。周人有宗法之制。嫡子爲大宗。百世不遷。庶子爲小宗。五世則遷。

禮記及大傳由小宗以屬於大宗。由大宗以屬於嫡系。而同宗團結之力甚固。詳見程瑤田

# 史記三家注補正

卷六

魯方梅遺著

## 伯夷列傳第一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按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而采薇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方梅案首解偏舉伯夷於義未盡。次解較爲得之。言不以外來輕重之故而移我也。

## 管晏列傳第二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正義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牟。覩弊冠反裘負薪。息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飢凍。爲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按與此文小異也。方梅案呂氏春秋及新序則曰齊人累之。亦言因負累作僕。與晏子春秋凍餓切身。是以爲僕意合。則其非坐罪明矣。此云在縲紲中。誤也。

晏子爲齊相。出方梅案此段蓋錄晏子春秋雜上篇原文。惟復其夫二字耳。當是史公所據本有之。晏子長不滿六尺。方梅案劉向列女傳作三尺。及晏子春秋索隱按嬰所著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篇。方梅案藝文志晏子八篇。劉向曰。其書六篇。

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疑後世辯士所爲者。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後合雜上下二篇爲一。故曰七篇也。

###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可擾狎而騎也。方梅案擾。馴也。字以相反爲義。言龍可馴習而騎之也。周禮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左昭二十九傳乃擾畜龍。皆取馴擾之義。或謂擾卽擾假借字。擾柔也。見廣雅釋詁四。說亦通。

###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以爲將軍。索隱謂命之爲將以將軍也。遂以將軍爲官名。方梅案此與伍子胥傳吳反二將軍皆爲後世置將軍之始。至戰國時。楚懷王與秦戰。遂以屈匄爲大將軍矣。下文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

又爲後世監軍軍師軍司觀軍容諸稱號之始。吳世家乃從海中攻齊亦爲後世海師之始

最比其羸弱者。方梅案言總會全軍比較之而別剔其羸弱者也。比兼比較櫛比二義。

###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方梅案鄧名世姓氏辨證書曰。齊敬仲五世孫書。爲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馮。爲齊卿。馮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故吳越春秋謂之吳人也。孫氏星衍曰。孫子蓋陳書之後。陳書見春秋傳。稱孫書。又泰山新出孫夫人碑。亦云與齊同姓。史遷未

及深考也。

闔廬曰子之十三篇。方梅案十三篇者，乃孫子奸吳王而作。故魏武孫子序曰：爲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篇中亦多就言時事之語。可覆案也。

卽三令五申之。方梅案三令者，吳越春秋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是也。故下文緊接云：於是鼓之。五申謂凡五申此令於軍中耳。

西破彊楚入郢。方梅案吳越春秋曰：吳王謀欲入郢。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又曰：楚使公子囊瓦伐吳。吳使伍胥孫武擊之。圍於豫章。大破之。又曰：吳王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是卽孫武破楚入郢之證。而左氏闕焉不著者。畢氏以珣曰：蓋武以客卿將兵故也。越絕書曰：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也。水心

葉氏謂辯士妄相標指，非事實。陳振孫亦深疑之。疏執甚矣。

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方梅案阿卽卽齊柯邑。春秋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於柯是也。今泰安府東阿縣地。鄆，衛地。莊十四年，單伯會齊侯盟鄆是也。字亦作甄。今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故鄆城也。畢氏以珣曰：姓氏辨證書云：武生三子，馳、明、敵。明食采於富春。牛臏卽破魏軍禽太子申者也。按此所說，則臏乃武之孫也。史記之言猶爲未審。鄆名世，姓氏辨證書有淵源所云皆可依據。欲隱勿見。方梅案謂涓意欲孫臏隱廢終身，勿得有所見於世也。

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方梅案語本孫子軍爭篇而微有異同。大體言道遠力疲易敗也。

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方梅案孫子行軍篇曰。軍旁有險阻蔣潢。井生葭葦。山林翳蒼。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語意本此。

吳起兵法。方梅案藝文志吳起四十八篇。今書惟六篇而已。文獻通考吳子三卷。鼂氏曰。魏吳起撰言兵家機權法制之說。唐陸希聲類次爲之說。國料敵治兵論將變化勵士凡六篇。隋唐志皆作一卷而六篇數同。今本仍之。惟變化作應變。則未知孰誤耳。

### 伍子胥列傳第六

昭關索隱。其關在江西。乃吳楚之境也。方梅案昭關在今江北和州含山縣小峴山西。爲自來中原入吳之衝途。故子胥亦自鄭走吳由此也。云江西誤。

乃去郢徙於郢。索隱。郢。楚地。今闕。方梅案水經沔水注曰。沔水又逕郢縣故城南。古郢子之國也。秦楚之間。自商密遷此。爲楚附庸。楚滅之以爲邑。縣南臨沔津。津南有石山。上有古烽火臺。縣北有大城。楚昭王爲吳所迫。自紀郢徙都之。地理志南郡若縣注亦曰。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李申者曰。郢。今湖北襄

陽府宜城縣東南。索隱。何謂闕也。此新都也。舊郢在商密。今河南浙川縣地。楚既徙都。郢仍名郢。之郢。郢左傳所謂遷郢於郢是也。因名江陵。舊郢曰紀郢。

大敗齊師於艾陵。遂威鄒魯之君以歸。方梅案鄒卽邾也。左傳吳爲邾伐魯。又使太宰子餘討邾子。云威鄒魯卽此。然此在哀公八年。不與艾陵同歲。敗齊艾陵乃後三年。爲哀公十一年事。此文殊錯倒也。一本威字作滅。考戰國時尙有鄒穆公。魯亦至頃公者。始見滅於楚考烈王。定非滅字。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方梅案此文大謬。陽生卽悼公也。當據齊世家云。立悼公子壬是爲簡公。又左傳言齊人弑悼公。不言鮑氏。以鮑牧於前二年已爲悼公殺之矣。然吳齊世家及年表皆云鮑氏又鮑子者。疑牧子。或其宗黨耳。田完世家徑云鮑牧與齊悼公有隙。弑悼公。恐誤。石乞從者。屈固。方梅案者疑之字之譌。

###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在國必聞。方梅案凡邦之字曰國者。避高祖諱耳。

馯臂子弘。索隱按儒林傳荀卿子及漢書皆云馯臂字子弓。今此獨作弘。蓋誤耳。方梅案弘弓聲近相通。借又王氏引之曰弓讀爲肱。古字弓與肱通。鄉射禮侯道五十弓。鄭注云。今文弓爲肱。昭三十一年春秋。邾黑肱以濫來奔。公羊作黑弓。據此則弘蓋肱字之譌。

王子中。正義漢作王同。字子仲。方梅案古字中仲通。書中此類甚多。如仲衍作中衍。仲虺作中鬻。費仲作費中。又儒林傳殷忠。漢書作段仲。酷吏傳殷中。顏氏漢書注曰。中讀爲仲。皆是也。

秦商字子丕。集解鄭氏曰：楚人。方梅案左傳有秦丕茲者，齊次風謂卽秦商也。據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曰：秦商魯人，字不慈。不丕字通。茲字譌慈。然則家語作魯人爲是，鄭說非也。

邦異字子斂。索隱家語異作選。字子斂。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邦異。音圭。所見各異。方梅案作邦是也。如實邦字。何以上文諸邦字皆諱作國。而此則獨否。當是邦形近邦誤。邦。文翁圖以其邦也而諱作國。後世又以其國也而信爲邦。不思文翁圖應避。此文何不先避之耶。情事較然。作邦爲近。又趙氏水經注釋引隸續魯峻畫象跋，亦作邦子斂名異也。與劉氏合。

### 商君列傳第八

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方梅案此夷狄之俗也。秦實周天子故地。漸化已深。安得有此惡俗。當是西戎犬邱大駱之屬。因從秦徙居此土。亦猶今苗民番回雜處之意。故特申令禁之耳。父子兄弟兼男婦言。

凡三十一縣。方梅案秦紀作四十一縣。當是古四字。或從籀文作三。遂以三三形近誤耳。儀禮覲禮三享。誤爲四享。與此一例。

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方梅案年表云：商君反死彤地。蓋秦兵追殺商君。黽池。至彤乃車裂以徇耳。是以所載異辭。而義實互見。細繹自知之也。

蘇秦列傳第九

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正義：宜陽卽韓城也。在洛州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北。言韓弱與秦宜陽城。則上郡路絕矣。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弱與秦河外地。則道路不通上郡矣。方梅案正義：宜陽卽韓城者。卽韓所屬之城。猶云韓地是也。非謂同州韓城。須辨。正義言韓與宜陽則上郡路絕。考趙往上郡。不必紆途宜陽。竊疑宜陽或平陽之誤。蓋平陽爲韓舊都。所謂根本之地。必爭也。昔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則平陽亦秦所屬意者。若宜陽便於上郡無涉矣。正義又言魏與河外則道路不通上郡。似與上語意複。愚謂河外乃卷衍酸棗。非同華也。道者從道。非上郡道也。張儀說魏曰：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則趙不南。梁不北。從道絕。正此意耳。

魏軍河外。索隱：河外謂陝及曲沃等處也。正義謂同華州。方梅案二說失之。河外亦酸棗燕地。魏軍於此。與齊清河兵爲邯鄲犄角之勢。又楚軍武關以司秦之虛。韓軍宜陽以睨秦之後。何勞魏軍復遠至同華也。

六國從親以賓秦。方梅案賓讀爲擯。

北有河外卷衍酸棗。方梅案集解正義但曰衍地名。不言地之所在。愚謂衍延聲近。衍卽南燕縣之延鄉是也。高祖功臣表翟盱封衍侯。水經濟水注謂盱所封爲南燕延鄉。是其確證。又酈氏云延鄉在春秋



爲宋長邱。考長邱在今衛輝府封邱縣南八里。卽白溝也。孟康曰。長邱今翟溝。是當以翟盱所封得名。而卷縣故城在今原武縣西北。酸棗故城在今延津縣北。與衍地勢相望。當不誤也。

過衛陽晉之道。方梅案水經瓠子河注。瓠河又逕陽晉城南。蘇秦所謂過衛陽晉之道者也。胡氏三省曰。所謂衛陽晉者。以魏境有陽晉。故稱衛陽晉以別之。集解索隱以秦拔魏陽晉釋此。非也。正義云。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最爲有據。惟駁魏陽晉乃是晉陽。則未當也。

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正義。秦兵出武關則臨鄢矣。兵下黔中則臨郢矣。方梅案顧氏方輿紀要謂黔中今辰州常德至岳州之澧州。又永順保靖諸衛皆是其地。與唐黔州及夷費思播隔越峻嶺。炳然自分。又華陽國記言秦將司馬錯由枳南入取楚商於地爲黔中郡。枳縣卽今四川長壽。鄢都涪州南川之地。其故城在涪州西。由涪州而南。則爲今酉陽彭水。自彭水而南迤東。則爲永順保靖。正與顧說脗合。然則秦兵趨郢。或水或陸。必由漢中巴巫等處。不由黔中可知也。或曰。蘇秦不云乎。楚之西有黔中巫郡。不知六國說士言地輿。所稱東西云云者。姑舉大略。不必其正東正西也。卽如秦說秦。謂秦西有巴蜀漢中之利。亦得以巴蜀漢中爲秦正西之岷隴地乎。巫郡固楚西境。黔中則其西南境也。秦何得紆途黔中以趨郢乎。愚疑黔中必有誤。或卽巫中漢中之譌。未可知也。

而無所終薄。方梅案薄附也。見廣雅釋言。又止也。楚辭而無所歸薄注。止也可證。

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方梅案起少曲。斷太行。北路之師也。離兩周觸鄭。南路之師也。起宜陽觸平陽。則韓地遂中斷爲兩。此兵法所謂倍則分之。亂而取之者也。

我下軹道。南陽封冀。索隱又下軹道。是河內軹縣。言道者亦衍字。方梅案道字屬下讀。言取道南陽封冀也。與下字相應爲文。於義較安。如謂河內軹縣無軹道之稱。因訂道爲衍字。則非也。竹書紀年周顯王十一年我取軹道。謂魏之河內軹道失於秦。至是而魏復取之。可證。括地志。故軹城在懷州濟源縣東南三十里。

決宿胥之口。集解徐廣曰。紀年云。魏救山寨集胥口。方梅案今本竹書紀年無此文。

### 張儀列傳第十

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康成云。一縱一橫爲午。謂交道也。方梅案此午道當云在趙之南。卽衛陽晉是也。上文儀曰。刼衛取陽晉。則從道絕。又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索隱云。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可證。又與下軍成皋。軍澠池者。地望畧等。聲援相接。當不謬也。

###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寡人欲容車通三川。方梅案容讀爲頌兒之頌。謂欲儀飾兵車。壯軍容。遂通三川以窺周室耳。

### 穰侯列傳第十二

勝。甲方梅案勝甲謂年十五以上。秦攻長平。年十五以上悉發。亦此意也。

七仞之城。集解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方梅案此小爾雅之文。而云爾雅者。亦易緯稱易。逸禮稱禮之例也。說文仞。伸臂一尋八尺也。趙注孟子。王注家語。郭注山海經。顏注漢書。皆同。包注論語。鄭注禮。高注淮南。并云七尺。應注漢書食貨志。則云五尺六寸。程氏曰。人伸兩手一尋。度廣則適得八尺。度深則身側臂曲而爲七尺。義極允當。小爾雅孤說無據。疑有誤。不可從也。

###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方投石超距。方梅案胡三省通鑑注曰。投石。以石投人也。齊高固築石以投人。是也。超距。距躍也。晉魏犢距躍三百是也。胡說瞭當有據。惟築石投人。乃臨敵致果之事。此則習勤勞。彊武力。不必如固投人。情事蓋微異耳。

以至坳身。方梅案坳蓋坳字或沕字之譌。

###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方梅案此與六國年表及魏世家說異。司馬氏作通鑑。訂爲周顯王三十

三年、孟子入魏。慎覲王二年、孟子見梁襄王。後於赧王元年、乃有齊王問孟子之語。年歲不齊。然大體皆以先梁後齊爲正。焦氏循謂此爲史公駁文。非實事。是也。

學者所共術。方梅案術讀爲述。禮記祭儀而術省之。漢書賈山傳。術追厥功。皆用術爲述也。可證。覽天下諸侯賓客。方梅案覽猶示也。謂示能致賢士之意於天下諸侯賓客。俾具知之。以侈大而誇耀之耳。

荀卿趙人。索隱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諱改也。方梅案荀孫聲近。亦猶慶卿之稱荆卿。微生之稱尾生也。漢宣帝諱詢。荀其嫌名耳。韓氏辨諱曰。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詢荀亦徹轍例也。索隱說恐未然。

而趙亦有公孫龍。索隱按卽仲尼弟子名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康成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曰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方梅案平原君傳。公孫龍諫存邯鄲請封。考秦圍邯鄲在赧王五十八年。如謂此卽孔子弟子。據弟子傳曰。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孔子七十三歲卒。是龍於孔子卒時已二十歲矣。又自孔子卒在周敬王之四十一年。至秦圍邯鄲在赧王之五十八年。中間二百二十二年。公孫龍諫平原存邯鄲請封。其時當二百四十二歲。想無此理。定係別人無疑。索隱疏謬太甚。斷難從也。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太息歎曰。方梅案說文。喟。大息也。歎。吟也。此與論語喟然歎同意。蓋孟嘗既廢復用。情有所悅。感念前事。故長言不足而嗟歎之。與永嘆寤嘆之嘆。从口嘆省。聲近哀怒者迥別。

所期物忘。其中索隱忘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方梅案當作忘者亡也。較安。古者字忘亡通用。詩假樂。不愆不忘。說苑作亡。漢書戾太子傳注。忘亡也可證。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槃散集解亦作跚。方梅案說文無跚字。故假散爲之。駢雅。蹠跚。跛也。文選子虛賦。嫫媧勃窣。韋昭曰。匍匐上也。

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言爲足下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之也。方梅案朱氏水經注箋曰。異苑載子推逃祿隱迹。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製屐。每懷割股之功。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起於此。又負親之攻云者。謂趙負所親於秦。故遂相攻不已。今臣爲足下解之。是以云然。索隱殊誤釋也。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有能深得趙王陰事者。索隱按譙周作探得趙王陰事。方梅案探深二字皆通。深得與微得義同。蓋言於深微之中得之。字法尤新雅也。

直·上·載·公·子·上·坐·方·梅·案·上·載·音·雲·上·於·天·之·上·上·坐·音·文·王·在·上·之·上·言·直·升·載·車·遂·於·公·子·之·上·而·坐·也·公·子·上·三·字·屬·讀·

俾·倪·方·梅·案·埤·蒼·睥·睨·謂·邪·視·也·俾·倪·其·假·借·字·魏·其·武·安·傳·作·辟·倪·廣·雅·作·顛·倪·義·并·同·

如·姬·資·之·三·年·方·梅·案·禮·記·表·注·資·謀·也·此·言·謀·爲·其·父·復·仇·者·已·三·年·矣·

以·稱·平·原·君·方·梅·案·稱·當·也·荀·子·禮·論·貧·富·輕·重·皆·有·稱·注·謂·各·當·其·宜·是·也·又·副·也·見·漢·書·景·紀·注·刺·客·傳·聶·政·曰·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言·無·大·功·以·副·嚴·仲·子·千·里·枉·交·之·至·意·文·義·與·此·正·同·

###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黃·濟·陽·嬰·城·正·義·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嬰·城·未·詳·方·梅·案·是·直·以·嬰·城·爲·地·名·也·下·文·云·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又·酈·生·陸·賈·傳·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然·則·嬰·城·者·蓋·言·嬰·城·而·守·也·正·義·失·之·

###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謁·君·方·梅·案·百·官·表·謁·者·掌·賓·讚·受·事·王·稽·爲·昭·王·謁·者·故·稱·謁·君·亦·由·受·封·爵·者·稱·封·君·更·始·時·使·使·者·徇·郡·國·稱·使·君·須·賈·稱·秦·相·張·祿·曰·相·君·南·越·太·后·稱·越·相·太子·之·立·儲·以·嗣·位·稱·儲·君·蘇·秦·爲·合·從·主·曰·主·君·舜·三·年·成·都·曰·都·君·石·奮·及·四·子·皆·官·二·千·石·號·萬·石·君·皆·其·類·也·

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方梅案亡者。發聲之詞。與用毋用無同。亦或作寔。趙策忘其憎懷而愛秦耶。是也。又作寔。越語。寔其欺不殺耶。是也。索隱解亡猶輕蔑也。殊謬。

宿昔而死。方梅案宿昔卽夙夕也。爾雅釋詁。夙。早也。夙古文作𠄎。故夙亦假借爲之。又趙世家其樂非特。朝昔注。昔夕也可證。

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索隱按綈。厚縉也。蓋今之縹也。方梅案縹卽纏之俗字。見廣韻五支。綈。纏皆縉屬。而微有異。何者。綈少優於纏耳。釋名釋采帛。綈似綈蟲之色。綠而澤也。玉篇。纏。粗細經緯不同者。又說文曰。粗緒。廣韻曰。似布。可證也。正義云。今之縹袍。亦誤以縹爲綈耳。

### 樂毅列傳第二十一

先王以爲慊於志。索隱作慊。慊者。常慊然而不愜其志也。方梅案索隱失之。慊。足也。慊蓋厭假借字。卽作慊。慊亦有假爲厭者。荀子禮論。喟然不慊。注。足也。是其證。

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言家室有紛爭不決。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方梅案正義非也。室有語者。言家中有應語之事。不盡之於家長。而轉以其語告之鄰里。蓋喻燕猶聞之室也。趙則燕之鄰里。謂聞不盡言於燕。而轉助趙。并告以燕陰事。

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正義。一。言謂燕君未如紂。燕民未如殷民。復相告于反燕以疑君民之惡。是寡人

不爲君取之。方梅案正義非也。二者承上文箕商二子言。蓋責問不能爲二子之行。

###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設九賓於廷。正義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方梅案文獻通考。漢高祖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大行設九賓。九賓則九卿也。蓋賓卽擯字。謂九卿以次傳命。略如上擯。承擯。紹擯之制。相如欲重其使命。戒無反覆。故請設之耳。刺客傳。秦王朝服設九賓。與此正同。正義以爲九服。何固謬也。

莫府。索隱以幕帟爲府署。故曰莫府。則莫當在幕。字之訛耳。方梅案莫幕通假字。非訛也。張馮傳。上功莫府。漢書李廣傳。莫府省文書。皆以莫字爲之。蓋與民瘼作民莫。詩皇矣求民之莫。鏜邪作莫邪。呂覽用以莫邪不爲勇者與。同例。

###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乃身操版插。正義古之軍行。常負版插。方梅案版廣二尺。長六尺。插實雷字。以其插地起土也。亦作插。二者皆操築營壘之用。故黥布傳亦曰。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爲士卒先也。

爲絳繪衣。方梅案絳蓋帛之總名。用以衣牛。當是說文所云大絲繪之類。粗而無文。便染且畫也。絳。大赤。段懋堂曰。卽今俗所謂大紅是。



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方梅案水經淄水注。濼水去臨淄城十八里。西北入於時水。水南山西有王歇墓。昔樂毅伐齊。賢而封之。歇不受。自縊而死。

###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二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正義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方梅案千里駒。日行千里者。飛兔。日行萬里。見呂覽注。又開元占經。馬占引瑞應圖云。飛兔者馬名也。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勤勞。天眷其德而至。則知飛兔什百於千里駒也。故此云然。

九侯集解徐廣曰。九一作鬼。方梅案九鬼古同聲。故完軌字从九得聲者。今讀皆如鬼也。  
抱机索隱音紀。方梅案机當爲枕字之譌。枕卽簋字也。與下視膳允合。  
固不敢入於鄒。方梅案越語注。固故也。

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方梅案此語失實。魯地至全盛時。橫多七百里。從斂四百里。此事在莊公之十三年。魯時尚無曹暨邳泗之地。雖盡魯亡之。不逾五百里耳。齊世家云。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左氏亦云。齊人滅遂戍之。考遂邑在今肥城縣南。去曲阜不二百里。書辭何其誕也。

###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庚子日施兮。集解徐廣曰。施一作斜。方梅案施斜義同。說文池。表行也。字亦作迤。施其假借字。

得。坻。則。止。索。隱。漢。書。坻。作。坎。按。周。易。坎。九。二。有。險。言。君。子。見。險。則。止。方。梅。案。坻。字。較。長。與。上。乘。流。爲。對。文。也。

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方。梅。案。通。書。亦。通。家。之。類。書。者。籍。也。箸。其。年。貫。於。

籍。以。通。好。卽。古。執。友。是。也。晉。禮。志。父。之。執。友。有。如。子。之。禮。愚。謂。古。執。友。與。今。換。帖。兄。弟。同。誼。不。稱。武。帝。今。上。既。於。書。例。不。合。又。有。孝。昭。云。云。

亦。非。少。孫。所。補。少。孫。蓋。元。成。間。人。安。得。於。武。昭。之。間。與。賈。嘉。通。好。或。者。宣。帝。時。遷。外。孫。楊。惲。述。其。書。而。竄。入。耳。

###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食。河。南。雒。陽。索。隱。戰。國。策。曰。食。藍。田。十。二。縣。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方。梅。案。河。南。者。大。河。之。南。此。文。與。稱。江。南。雲。夢。江。南。黔。中。一。例。不。必。漢。高。更。名。後。也。周。本。紀。考。王。封。其。弟。於。河。南。五。帝。本。紀。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前。古。皆。有。河。南。之。稱。此。其。明。證。

###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甘。毳。集。解。此。芮。反。索。隱。鄒。氏。音。臆。二。義。相。通。也。方。梅。案。毳。卽。臆。假。借。字。七。發。作。甘。臆。用。本。字。也。段。氏。說。文。注。曰。臆。臆。本。一。字。異。體。篇。韻。皆。云。臆。同。臆。可。證。集。解。不。誤。索。隱。分。臆。臆。爲。二。字。說。欠。瞭。當。

大人正義章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夫。尊婦嫗爲大人。漢書宣元王傳。詔遇大人益解。爲大人乞骸去。按大人。憲玉外祖母。方梅案大人父母之稱。此謂彘政母也。宣元王傳。張博令弟光恐玉云。玉遇大人益解。師古曰。大人。博自稱其母也。義極允合。而正義引爲凡尊婦嫗之證。殊錯會也。

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無生得。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言將多人往殺狹累。後又被生擒而事泄。亦兩俱通也。方梅案索隱說非也。蓋言將人多。則心不一。彊者慮得。弱者慮失。欲其無生得失。恐不能也。得失之心。生則防閑難周。而語必泄。

家丈人。方梅案索隱引劉氏云。謂主人翁是也。其引章昭及漢書宣元六王傳。又古詩云云。皆與上文大人正義語同。而改大人字俱爲丈人。恐索隱誤也。

###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由。籠。上。騷。除。集。解。徐。廣。曰。騷。音。掃。方。梅。案。騷。合。音。搔。一。切。經。音。義。十。二。引。說。文。曰。搔。刮。也。

而。駿。良。馱。駟。方。梅。案。文。選。作。駿。馬。馱。駟。考。說。文。馱。駟。馬。父。贏。子。也。段。氏。曰。當。作。馬。父。驢。母。贏。子。也。今。人。謂。馬。父。驢。母。者。爲。馬。驢。

置。始。皇。居。輜。輶。車。中。方。梅。案。輜。輶。本。非。喪。車。此。時。亦。不。飾。以。柳。絮。惟。李。斯。等。祕。之。而。置。其。中。示。人。無。疑。如。喪。車。何。祕。之。有。然。後。世。遂。因。以。爲。喪。車。之。用。說。文。輜。臥。車。也。輶。臥。車。也。本。二。車。故。各。自。爲。解。不。然。當。如。

段氏所訂上文輜駟例。於輜下曰輜駟車也。於駟下曰輜駟也。乃合。又段氏曰。始皇本紀。上薄言曰。輜駟車。下言上輜車。臭以屍實在輜車。不在駟車也。古二車隨行。惟意所適。而集解引文穎曰。如今喪輜車。其說殊欠分曉。

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方梅案詔字屬上下讀。不勤於此矣。方梅案法言先知注。勤苦也。

高聞李斯以爲言。方梅案以爲言者以趙高侍中用事爲言也。與其中子俱執。方梅案執讀爲繫。

###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作置三川郡。方梅案廣雅釋詁。作始也。下作置東郡。義同。

以是籍於諸侯。索隱言其惡聲狼籍於諸國。方梅案漢書江都易王非傳。國中口語籍籍注。趙聒之意。此則單言之。義與陸賈傳名聲籍甚。文選謝元暉詩。廣平聽方籍之籍。并同。

公曰。自擗其爪。方梅案擗讀爲剪。剪者齊斷之也。士喪禮蚤擗注。蚤讀爲爪。張氏曰。蚤字一讀。如云蚤則擗之。亦假擗爲剪也。

###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邵騷爲護軍。方梅案此與隋煬帝所置護軍四人以副將軍。將軍無則一人攝者同意。若陳平所爲護軍中尉。則主武官選矣。故有受金之譖。不類此也。

獨介居河北。集解瓚曰。方言云。介特也。方梅案特獨義複。非是。漢書鄒陽傳。介于羊勝公孫詭之間。注謂間廁也。言趙地西直河東。南逼兗豫。四面皆敵境。獨畫然間廁於羣雄之中。而居河北。故必王以填之。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集解韋昭曰。爲供置也。索隱要之置廁。文穎云。置人於廁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鑿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置廁。廁者。隱廁之處。因以爲言也。亦音側。方梅案置義俱誤解也。廣雅釋詁。四置。驛也。曹參世家注亦曰。漢謂驛曰置。言高等預度高祖。過趙所必由止之地。乃於柏人之驛舍廁中。空其壁以伏人。而要殺之。特其文法深曲。故必倒錯言之。乃解。

吾王審出乎。方梅案審實也。見呂覽先已審此言也。注。

###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卽絕河津。方梅案此卽河南府東北五十里平陰津是也。索隱於淮陰傳解曰。蒲津。恐由滎陽歸平陽。路迂。非是以絕河津者。蓋卽絕其歸國所過之津故耳。

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方梅案掩讀爲揜。揜者。自覆其迹而襲取之。說文。自關以東謂取曰揜。一曰覆也。

文苑

# 文錄

## 毛雲程壽序

林 損

庸言之信。庸德之謹。智士。隳民之所不樂道也。而聖人於古稱之。若江山毛雲程先生居一鄉之中。孝父母而友于兄弟。既以才武起其家。歸憩於農桑。益出餘財以贍宗族鄰里。排難釋患。不責報。受寄託。若性命。無絲毫苟簡。放失。愛人以惠。訓人以直。德博而化。繼以閑邪善世。有子三人。女一人。子之子若女二十五人。孫之子女又九人。皆彬彬揖讓。循質樸之教而無違。而先生壽既八十。德配王君亦七十九。方且衣粗食糲。灌園治產於其間。人世治亂之故。漠然不相聞問。怡怡然有以自適。夫寧有待於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而始賢哉。然世之人。無尊卑良否。望其風。咸自嘆以爲不可及。是殆所謂庸德庸言者也。夫乾坤之蘊。至今日而盡洩矣。物交物而引於心。接於耳目。敷於百體。四肢極黼黻文章之觀。琴瑟簫管之音。肥甘之食。不厭於口。狐貉之厚。以居。淳澆遞降。殺機萌起。勇士致其力。曲學奮其辨。一切出於矜奇怪誕。將以震流俗而邀高譽。大抵不肯以庸自命。而務決前聖之樊。彼推此奪。變本以加厲。動而得名。禍亦隨之。乃終以殺其身。破其家。而亡吾國。莫非斯人之流也。求安志壽考。如先生者。豈可得乎。抑予往者。嘗怪武陵漁人。既至桃源而歸。竟昧其途。使劉子驥之倫。欣然欲往。而無所問津。以爲大憾。而又嘆陶潛以

柴桑隱君子。痛天紀之絕。故設爲無何有之鄉。以自抒厥懷。意。象。所。寄。蓋。空。語。匪。事。實。又。竊。以。爲。桃。源。之。記。所。謂。土。地。平。曠。雞。犬。相。聞。男。女。種。作。衣。著。悉。如。外。人。者。此。與。柴。桑。何。異。然。則。苟。平。其。心。雖。柴。桑。亦。桃。源。也。觀。其。自。云。先。世。避。秦。亂。絕。境。不。出。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我。讀。之。爲。神。往。今。中。國。之。亂。亟。矣。老。弱。轉。於。溝。壑。壯。者。散。於。四。方。疾。痛。倦。極。以。呼。天。者。不。可。勝。數。世。乃。不。復。如。晉。遑。知。有。漢。然。毛。先。生。獨。猶。得。優。游。畝。教。其。子。孫。將。垂。以。爲。家。法。而。其。子。若。孫。當。先。生。生。辰。咸。且。奉。觴。稱。壽。熙。熙。然。如。春。登。臺。享。太。牢。至。若。男。女。種。作。衣。著。果。又。何。異。於。桃。源。也。先。生。之。孫。贊。乾。來。游。北。京。學。於。予。出。先。生。事。狀。而。索。予。序。予。觀。其。詞。皆。質。直。無。華。飾。不。待。予。言。而。先。生。之。微。音。行。事。亦。已。彰。矣。雖。然。北。京。者。四。方。人。士。之。所。奔。轆。其。好。怪。而。惟。誕。之。欲。聞。尤。天。下。之。冠。也。器。必。欲。新。言。必。欲。僞。行。必。欲。僻。記。必。欲。醜。如。是。而。後。可。以。自。託。於。通。材。宏。博。之。林。以。水。濟。水。雖。以。江。海。爲。腹。猶。不。足。以。受。之。贊。乾。其。慎。哉。承。先。生。之。教。定。於。內。而。有。以。應。於。外。學。於。古。訓。鑒。於。成。憲。庶。克。永。厥。世。以。保。佑。汝。子。孫。予。之。壽。先。生。者。不。過。此。而。重。爲。贊。乾。告。誠。者。其。猶。先。生。之。志。也。夫。

答陳生書

劉樸

樸白。陳生足下。出校而遺其師者。舉世皆是。異生之獨異乎衆也。師。太。上。傳。道。其。次。授。業。自。惟。不。過。曾。授。一。科。之。業。非。能。有。道。傳。於。生。也。矧。與。衆。操。粉。筆。塗。黑。板。以。竊。衣。食。者。等。所。謂。不。足。算。者。也。若。是。惡。能。聞。師。



之名加己不愧。而見生之不忘師不感邪。既三復生所謂與某女感情真誠純潔之言。永訢然于作之合之成焉。爾雖然。生每週與某女書。得無勞乎。其言之恒有物邪。情之用節爲貴。不節必癡。于月出之詩見之矣。其首章曰。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釋者曰。僚好也。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悄默憂也。言心慕女容貌之淑冶。馳騫而不能收。纏綿而不可解。暗自傷也。其二章曰。月出皓兮。佼人勗兮。舒優受兮。勞心搔兮。釋者曰。勗好也。優受強忍也。搔騷動也。言心愈慕女容貌之淑冶。難過而不安也。其卒章曰。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釋者曰。燎明也。夭紹煎迫也。慘瘁也。言心更想女顧盼之光采。不舒而成病也。故夫子存此詩。以示用情于男女之際。過者反自苦焉。若是於甘匹古之制字者。甘匹曰甚。英文 Sweetheart 亦然。乎何有。抑樸所慮焉者。不與生所謂牴牾邪。蓋又懼生與某女之紛其志。挫其銳也。若是雖不癡且病。亦于媒者之心不安。故望生能銳志學問。若尙未有未婚之妻也者。庶亦能使某女銳志學問。若尙未有未婚之夫也者。相忘于愛情之海。解膠去嬰。避獲遠害。斯不亦勗德保和之要道乎。始寒切冀爲學珍護。白。

### 與黃處士書

劉樸

古言貧富之際多矣。獨嘗以爲夫子所謂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二千有數百年來。莫能昌明其旨。而徵諸事。今固有外人貧且賤。雖至乎乞丐厮養。一到中國。然且傲視乎中國之至富。

且貴者何哉。今固有中人富且貴。雖至乎豪賈鉅官。一到外國。然且輕視于外國之至貧且賤者何哉。是非前事徵貧賤者在其有道之國。雖恥而至無道之國。則不恥與。是非後事徵富貴者在其無道之國。雖不恥而至有道之國。則恥與。然則人於國者。當後其使身。違貧賤而之富貴之心。不後其使國。違無道而之有道之心矣。先其使身。違貧賤而之富貴之心。而國不亡。而卒不貧賤其身者。未之有也。先其使國。違無道而之有道之心。而國不興。而卒不富貴其身者。未之有也。樸嘗出國門。而深感發夫子之言。故書以陳足下。足下之居無道之時。不富且貴。固無毫髮之恥。合于義而致富貴。亦將有當於夫子之心。視同時者。不貧且賤。固有丘山之恥。不合于義而去貧賤。亦固無當於夫子之心。不亦遠乎。抑聞古之賢人。或華戶不扉。蓋茨不翳。而不輟歌。足下戶而扉。茨而翳。而有其樂。固嘗慶足下之賢及之也。又或甑中生塵。釜中生魚。而遭黨錮。足下甑有糲。釜有蔬。而無其患。固嘗慶足下之貧不及之也。干木富義。魏侯軾其閭。趙孟貴人。孟子垂其戒。是樸無爲慮足下之不能自慰。唯不勝慶足下之賢及而貧不及古人焉。爾春寒。所幾倍加珍攝。有暇相聞。不宣。樸再拜。

## 詩錄

歲暮示李滄萍

黃節

驪成有碣石。乃淪東海傍。惟彼原子思。學道病不行。君平何寂寞。身世皆相忘。讀易管渡遼。避世王東墻。邠卿委時命。伏生興流亡。持此不拔心。何問屯與康。數子守高義。千秋能頡頏。苕苕歲云暮。來日何堂堂。李生文學儒。學成不還鄉。臣朔獨苦飢。作賦追東方。亂世不右文。萬舞徒方將。吾衰逝不顧。惜汝年猶強。朱梅發綠苞。絕陰轉新陽。萬物蓋已除。生氣中亦藏。何意殘賊人。天降獨未央。

寄懷朱子孟實<sup>潛光</sup>愛丁堡

郭斌餘

歲暮北風乾。中原苦俶擾。杞憂誰與語。所懷在遠道。忽得故人書。寄自愛丁堡。上言長相憶。下言彼都好。慨自十年來。學子何輕佻。不讀古人書。競誇遊學早。朱侯適異國。意氣薄雲表。別有深念事。志不在溫飽。憶昔初把臂。同客海南島。君才特挺拔。一見卽傾倒。心性相砥礪。學術共探討。清風明月夜。猶憶歌浩浩。秣陵賦別離。南北音塵杳。海外遠賜書。餘音三日繞。國危如累卵。迷邦半懷寶。鬼蜮任橫行。枉說強哉矯。天賦人所同。如何對大造。己立而立人。相與擴襟抱。築室慎始基。易盈患器小。默契於無言。此意惟君曉。乙丑元日喜伯遠至時方新被福建鹽運之命迂道歸南昌省親冒雪見過長歌贈

行

王易

買山不必待白髮。茲事古賢時蹉跎。微聞陸沈在金馬。持較三徑誰與多。劉侯作宦有苦意。二親鬢霜兒齒穉。不然散髮江湖間。佯狂放歌亦能事。十年縞紵自人海。我視劉侯氣無改。嗤顛斥俗兩無憑。酸鹹自

知難索解。春晝書堂。秋夜琴。每忘世事。恣嘯吟。俟如流俗。宜遠引。我無結客千黃金。竭來一官奉齷策。歸家上堂有喜色。明知貨殖君子譏。惟人所諱。君獨直。圍腰萬釘何足云。眼前此屋心所殷。君能辦此富何病。終勝阿堵煩其文。江城一夜風催雪。歲朝擁衾夢清澈。打門不惜驚周公。揮手相從謝巖說。江上水寒猶未春。布帆無奈向江濱。高歌青眼匪易適。嗟此南北東西人。

懷舊十一首

林損

燈殘壁暗。柝無聲。萬感并從枕上生。眼底漸稀先輩跡。夢中難聚故交情。有何麴蘖憂能遣。至竟彭殤理未平。輾轉不知斗柄動。明日立春哀吟和淚到天明。

慟哭羊曇淚未乾。饑寒驅遣到州門。望塵錯認車騎過。入室驚看杖履存。空有生徒三萬輩。孰傳道德五千言。侍從恍記精微訓。印證何由起夢魂。仲明介石先生

日暮修途繫苦思。南風吹樹兩相期。最憐咫尺淹留處。正是人天訣別時。枕上殷殷穿望眼。客中夢夢屏神龜。細推外物原難必。雪涕臨棺一瞬遲。季勇醉石先生

齟齬登堂拜此翁。錯驚狂論許神童。相期徐建太平業。豈料終傷吾道窮。世變可知儒服賤。河清難俟典型空。重言十七今誰託。古木蒼煙一望中。黃鶴仙先生

故國將亡故老稀。故書一讀一沾衣。誰教新黨興祆學。終遣天民謝化機。佐禮同悲歌薤露。事師忍復話

庭闈翻愁天上神仙侶。瑤圃消搖不憶歸。程雪園先生

嶺上白雲祗自怡。故山猿鳥共追隨。稚川仍鑄三爐藥。安石長消一局棋。春宴前身侯子客。秋香舊夢柳

公祠。去來歷歷人天道。造弔猶陳化鶴詩。余小泉先生

陽儒陰法訟何頻。名障由來善厄人。羣擬王符仲長統。我思賈誼屈靈均。撫時淚與河爭海。議禮羞從漢

襲秦。牛背垂天難執鼠。詩成獨泣問麒麟。宋平子先生○孫仲輿爲先生傳論曰君之論議風發出入天至於非堯舜薄湯武氣亦豪矣而時爲鄉里小兒所困折屏息不能一出氣此蓋莊周所謂斃牛之大而不可以執鼠者也嗚呼豈不尤可哀哉○梁

卓如詩界八賢歌東甌布衣識絕倫梨州以後一天民我非狂生自云詩成獨泣問麒麟白注謂平陽宋恕平子

費紙何如竟費人。先生異語亦輪囷。獨憐看菊消閑者。枉號餐霞入室賓。六孔流通終未達。千金理滄更

奚珍。淮南仙去餘陳跡。徒柳鍼茅一愴神。陳栗菴先生

特起蒼頭典一軍。霸才無主自超羣。寰中物色空餘子。座上英雄有使君。我愧聞雷投七箸。人懷推食誦

芳薰。雍門歌後風流歇。鳴咽餘音不可聞。唐叔玉先生

署門兩劫魂猶悸。種菊一籬意未甘。痛飲無端悲武億。狂歌何事慕羅含。千鈞尺髮懸清閥。九死餘生落

讖潭。我亦恩多難伏櫪。崎嶇來往望輪驂。黃君穰青

出如脫兔久忘機。誰遣妖狙逐隊飛。肘腋變成遲諜報。池魚殃及附輿歸。百朋昔送今迎弔。一子方生已

失依。況有高堂白髮在。忍看寸草戀春暉。吳君季賢

其誰似我餘枯淚。敵邑今茲多大喪。人到中年識哀樂。燕從故縛話興亡。廐中馬死更休問。城下蛇爭內必傷。萬命共因邦國瘁。匏瓜空繫轉彷徨。招商局普濟輪船撞沈於海國之人多死者

清華園謁梁任公先生夜話

李思純

衆星窺座樹嶽嶢。晚臥滄江到此宵。自撫天人成偃仰。已看鬚鬢漸飄蕭。心光大月千秋近。塵劫殘棋四海遙。說與世間應未解。白頭猶向國魂招。

頤和園排雲殿遠眺作

李思純

障眼西山萬翠微。排雲宮觀表晴暉。滄波小掬湖天淨。殿閣重扃過客稀。閱世銅犀人去住。凌霄石磴樹崩圍。興亡易遣憂難盡。空見神州夕照歸。

丞相祠堂蠟梅盛開過而賦之

龐俊

竹外支頤聽煮茶。葉聲時雜凍禽譁。祠堂十月來人少。吹盡狗蠅無數花。

阿虎十歲生日

王易

十年能幾一歡呼。誰識瓜成蔓已無。萬事紛紛每如此。坐看斜日過庭隅。

詞錄

高陽臺乙丑除夕閨生宅守歲

朱祖謀

藥。裏。關。心。梅。枝。熨。眼。年。光。催。送。天。涯。綵。勝。迷。離。忘。情。紅。入。燈。花。常。時。風。雨。聯。牀。地。換。淺。吟。深。坐。消。他。更。休。  
提。束。帶。鳴。雞。列。炬。飛。鴉。驚。心。七。十。明。朝。是。甚。兩。頭。老。屋。舊。約。猶。賒。薄。薄。屠。蘇。春。回。肝。肺。槎。枒。干。戈。滿。  
日。悲。生。事。問。阿。連。何。處。吾。家。却。因。依。北。斗。闌。干。凝。望。京。華。

齋天樂

九日庸菴招集江樓賦示同坐

朱祖謀

年。年。消。受。新。亭。淚。江。山。太。無。才。思。戍。火。空。邨。軍。笳。壞。堞。太。息。登。臨。何。地。風。颺。四。起。帶。創。鴈。聲。聲。半。含。兵。氣。  
老。慣。悲。秋。一。尊。相。屬。總。無。味。登。樓。誰。分。信。美。未。歸。湖。海。客。離。合。能。幾。明。日。黃。花。清。晨。白。髮。飄。渺。滄。波。人。  
事。茱。萸。舊。賜。望。西。北。浮。雲。夢。迷。醒。醉。並。影。危。闌。不。辭。輕。命。倚。

聚珍倣宋版印

# 古文辭類纂

全十四冊 布套一函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 (郵費二角)

姚氏古文辭類纂。為研究古文者必備之書。本局發刊四部備要。據滁州李氏求要堂校刻本。用聚珍倣宋版精印。字體秀美。校對精審。極適教科自修之用。再版特價。千部為限。

古今文綜	四十冊	本連史十五元 有光紙八元
唐文粹簡編	六冊	一元四角
宋文鑑簡編	六冊	一元三角
南宋文範簡編	四冊	一元
元文類簡編	二冊	五角
明文在簡編	四冊	一元
清朝文錄簡編	六冊	一元四角
古文辭類纂精華	正編四冊 續編二冊	六角
評校古文辭類纂	十六冊	四元
音註續古文辭類纂	八冊	二元
新古文辭類纂稿本	廿四冊	五元

## 中華書局發行



名家小說 名利場 (Vanity Fair)

英國沙克雷 W. M. Thackeray 著  
涇陽 吳 譯

譯書難。譯書名尤難。此書名 Vanity Fair 直譯應作虛榮市。但究嫌不典。且名利場三字。為吾國常用之詞。而虛榮實即名利之義。故逕定名曰名利場。近京中各劇場。演映美國人用此書中之本事所排製之電影。譯其名為「戰地鴛鴦」。此與商務印書館小本小說譯 The Vicar of Wakefield 為「雙鴛侶」同一荒謬。盡全不察原書之主旨及其作法。而率意杜撰。以尋常說部之名詞。為戲擬俗人之舉也。至原書之名。乃本於耶教聖經舊約詩篇之第六十二章第九節。其文云。「貧賤之人。確如無物。富貴之人。亦屬虛假。衡以天平。浮而不沈。比之噓氣。尤為輕空。」意蓋謂貧賤固不足道。即富貴亦安可恃。富貴本身外物。毫無價值。凡人但當猛省。徹悟。虔信上帝。斯為得日。詩中無物及噓氣二字。原文中實係一字。皆為 Vanity。今譯為二字。Vanity 一字。亦係自希伯來文譯出者。原義即噓出之氣也。故凡世人營營逐逐。力求不得。得之而自以為榮。他人亦嫉羨不置之物。皆此類也。皆如噓氣。瞬即消滅。毫無價值者也。又舊約傳道書 (Ecclesiastes) 第一章第二節曰。「吾觀萬事。空之又空。虛之又虛。」所譯亦即 Vanity 一字。十七世紀中。彭衍 John Bunyan (1628-1688) 作宗教小說「天路歷程」 Pilgrim's Progress 中有虛榮城。城中有市集曰虛榮市。Vanity Fair 商賈麇集。專售虛榮。入市者皆購得虛榮而去。至市之得名。以該城。城極輕。如噓氣。故曰虛榮市云云。此即用上述舊約中之典。而 Vanity 仍為噓氣之義。亦即名利之謂。今沙克雷之書。其名即由「天路歷程」此段而來。蓋謂社會之中。擾攘爭奪。鑽營奔競。絞腦迴腸。鈎心鬪角。所求者無非名利。當局者熱中昏盲。旁觀者但覺其可憐。而起悲天憫人之念而已。原書之全名為 Vanity Fair: A Novel Without a Hero 後半意謂此書雖寫多人之事。而書中無一定

之主人。超出餘人之上。有違小說常例。然若勉求一主人。則沙貝珈 Becky Sharp 實足以當之。若薛美理 Amelia Sedley 則用作陪客而已。然沙貝珈固係女奸雄。其他人物。無分男女邪正。所營求者。亦莫非虛榮之一物。即道德愛情。若在冷眼人。亦虛空之物。泡影空花。一例視之矣。

凡大小說之作者。其書中人物之姓名。咸有寓意。或本古書。或造新典。以示其人之身分。性行。而著褒貶抑揚之旨。然又不絲毫出之勉強。驟觀之。則固通用常見之姓與名也。貴族取貴族之名。貧民有貧民之稱。閨媛則珠玉慧淑。婢妾則梅桃鶯燕。僕則曰李升。車夫則曰王阿二。由行伍而躋將帥。則名曰何定國。以娼妓而兼優伶。則名曰金寶寶。凡此皆求密合當時社會習尚。俾讀者見姓名而知其爲人。但覺其親切有味。而情境逼真也。(Ho complete the mission) 以上二事。須兼備之。乃足見良工苦心。故姓名

寓意。決不可過於明顯。如縣官判案糊塗。則名之曰胡圖。吏胥舞弊索錢。則名之曰錢惟命。上焉者如詹光單聘仁之類。皆嫌寓意過顯。毫無含蓄。且近勉強刻薄滑稽。鄙俚不典。非大作者所宜出也。而書中主要人物。其姓名尤以含蓄深遠爲貴。所寓之意。既有出典。而其意又在若有若無之間。例如古有陶潛其人。今吾書叙一清高之隱士。可名曰陳潛。號又陶。或叙一舊家庭之女郎。名曰

伍淑儀。則正合分際。斯爲最佳矣。

小說取材。不貴實事。脫化選擇。實爲首要。以實有或生存之人物入書。乃作小說所宜忌。由是則影射人之姓名。如猜謎語。更非所宜出矣。兒女英雄傳稱年羹堯曰紀

獻唐。民國十五年春。滬東。報。星期刊。所登。轉。青。嶺。之。家。庭。小。說。一。江。亭。恨。其。書。中。之。余。慕。歐。措。徐。枕。亞。金。秋。編。指。對。春。雲。所。謂。金。桂。魄。一。書。即。玉。梨。魂。凡。此。皆。極。易。猜。知。似。嫌。過。於。顯。露。其。他。近。頃。出。版。之。小。說。影。射。政。界。要。人。者。

尤不勝。例舉也。沙克雷之「名利場」書中主要人物之姓名。皆有寓意。而符此例。即如(一)沙菩呂貝珈 Rebecca Sharp (簡稱沙

貝珈又稱曰貝兒) 其姓曰沙菩。銳利之意。蓋謂此女聰明靈巧。精悍活潑。而又專主機變。喜用詭詐。乘時進身。損人利己。所以譏

之也。(二)薛德雷阿美理亞 Amelia Sedley (簡稱薛美理) 其人性情行事適與沙菩呂貝珈相反。才短而德厚。賢淑和善。與友忠而賦情篤。故以阿米里亞名之。先是英國大小說家費爾丁 Henry Fielding 著有小說一種。顏曰「阿美理亞」Amelia。千七百五十一年出版。書中之女主人。即名阿美理亞。其人爲極賢淑端正之少婦。性情篤厚。嫁後備嘗艱苦。其夫放縱狎邪。賭博酗酒。無所不爲。旋入縲紲。產業蕩廢。且遇其妻無恩。而妻則終始如一。毫無怨懟。惟事自責。而百方營救解慰其夫。受人逼陷。不失貞操。今此書中之阿美理亞亦賢妻也。且又孝女而兼良友。其夫乃深負之。遭遇性情殊相類似。故取此名。非無因也。(三)陶賓威廉 William Dobbin (簡稱陶威廉) 威廉乃極質樸本分之名。而陶賓 Dobbin 則農家耕作用之馬也。書中此人異常忠勤。秉性誠懇。作事迂緩。然待友朋至厚。扶持阿米里亞。兢兢孜孜。幾二十年。足見情深。而阿美理亞卒感而歸之。故以此爲姓氏云。(四)此外如 Rawdon, Crawley 之名。所以狀其粗魯俗鄙。其他之例。茲不遍舉云。譯者識。

### 楔子 (Before The Curtain)

某年月日。名利場中演戲。通篇比喻。名利場指世中社會而言。所演之戲。即此書。而戲班主人。則沙克雷自謂也。一切齊備。正將開臺。維時。戲班主人即該劇之人身坐前臺。舉日向臺下四周一望。不禁悲從中來。心酸淚落。原來那鬧烘烘的名利場中。吃飯喝酒。吸烟吹笛。定情絕交。欺騙鬪爭。各種事業。無一不備。肥碩丈夫。挺胸昂頭。橫衝直撞。油滑少年。擠眉弄眼。調笑婦女。流氓扒手。乘機探囊取物。巡警四下張望。最可惡的那般庸醫。以及星相卜筮騙人弄錢之流。各在小棚之前。喧嚷不休。又有鄉村小兒。圍看一般女人跳舞。身穿金底緞帶鑲邊的衣服。已老徐娘。

塗脂抹粉。立足不穩。亦夾雜其中。興會方酣。不知衣袋中之錢物。業已不翼而飛。各色人物。無一不有。噫。名利場原來如此。此中固不合言道德。雖甚熱鬧。實亦毫無興趣。蓋皆逢場作戲而已。試觀那般戲子。各人事畢。退至後臺。始現本色。那唱小丑的阿二。自將眼上的粉圈兒洗去。然後方同其妻。以及那充當小卒。插科湊趣的孩子們。在棚後坐下吃飯。過頃新戲開場。簾子起處。阿二又要出臺。打滾翻筋斗。招呼臺下的貴客。請來開心了。名利場既是如此。有心人遊步其中。焉能十分快樂。其間不無一二可感可喜之事。如見一可愛之小孩。眼巴巴望着賣糖菓的攤子。又一個美貌女郎。兩頰微紅。其情人喁喁在側。買物相送。又那唱小丑的阿二。同着一家人。躲在大車後面齧骨頭。此類之事。固可賞心。然統觀全局。實覺愁多樂少。遊興既畢。回家靜坐。或作事。或讀書。此時心境。反覺清醒寬和也。今吾著名名利場一書。別無寓意。世人或以爲名利場中。毫無道德。因而避之若浼。其家人僕婢。亦不敢輕於涉足。如此之人。不能謂爲非是。但另有一種生性懶惰。或樂善好施。或專喜嘲笑他人者流。其所見不同。頗喜偶來名利場中。看戲消遣。至於戲中所演之事。不一而足。或打苦仗。或騎快馬。或爲貴族之安富尊榮。或爲貧家而清白寡過。或用深情。或喜淺謔。觀者可隨心所好。自爲賞鑒。但全戲佈景。皆甚合宜。編戲人自備有燭多枝。照耀臺上。甚爲可觀也。按沙克雷以小說家而兼畫家。此書初出版。係在報章登載。零星發布。其中插畫。均係沙克雷自手所繪。燭光即指插畫而言也。戲班主人。別無他言。惟此戲曾在英國各大城中演過。備受歡迎。猥蒙報館先生及貴官老爺。謬加讚賞。按此書初出版。在一千八百四十六年。由某月報發表。分登二十四期。始

前全書登完。刊出之後。確有洛陽紙貴之譽。此楔子則作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蓋全書在報上登完之後。另印單行本出售。沙氏方增入此楔子云。至於戲中之傀儡人物。得國中最上

流人士稱賞。編者尤慚喜交并。其中以沙貝兒衆口同譽。謂其手足宛轉。機紐靈活。栩栩如生。薛美理雖譽之者少。然編者當日於此實煞費苦心。陶威廉爲人雖笨拙。然舞蹈自然。亦足娛樂。此外有甚喜戲中

小兒者。安此指小喬治 George Osborne The Younger 即薛美理第一次嫁後所生之子。觀後書中自明。亦有稱賞彼華衣鮮服。窮兇極惡之貴官者。按此指史丹侯爵 Lord Ste-

此角色亦由編者慘澹經營而來。此次演畢之後。將必爲魔鬼 (Old Nick) 抓之去矣。戲班主人言盡於此。謹向臺下貴客深深打躬。簾起處。戲開場矣。

## 第一回 媚高門校長送尺牘 洩奇忿學生擲字典

話說一千八百十幾年。按書中敘滑鐵盧之戰。事在一千八百一十三年左右也。六月十五日。六月者學校放假。暑假之時也。英國倫敦京

城啟斯威克路 Chiswick Mall 卜克登女士 Miss Pinkerton 所設私立女學校門口。忽來一馬車。直

至那兩扇鐵門旁邊停住。那馬車是富貴人家自養的。兩匹肥馬拖着。鞍圍絲韁。鮮明有光。趕車的馬夫。身體肥胖。戴着三角帽及假頭髮。揚鞭疾馳。一點鐘約行十二里。原文作四英里馬夫身旁坐着一箇僕人。係黑

種人。躺臥打盹。馬車回到學校門旁。直對着那閃爍發光的銅牌。那黑僕忙即跳下。按着門鈴。維時。便有二十幾位女學生。住在那磚造古式的校舍中的。聞聲便一齊由那窄小的窗口。向外窺看。校長之妹卜

仁美女士。Miss Jemima Pinkerton 伸着小小的紅鼻子。亦俯在自己房中窗口。窗臺上堆着幾盆風

呂草略看一眼。便回頭向內說道。姐姐。來的是薛德雷太太 (Mrs. Sedley) 的馬車。他那黑管家阿三在壓門鈴。馬夫今天穿一件紅色的新坎肩。其貴家之所美。而能矜其姓名。而注意其衣飾。以見其勢利卑鄙之情也。說至此。本校校長。大名鼎鼎。

當初作過某鐵匠眼中的美人。後來自誇能結識文士交通貴家的卜克登女士。走過來問道。薛小姐回家的一切事情。都預備好了沒有。卜仁美答道。今天一早四點鐘。女孩子們就起來。裝好薛小姐的衣箱了。我們作一個花朵兒送他。卜克登忙道。你說花球。那纔合體統。原文花球一字係法文。卜仁美讀音癡笨。有誤。其姊急為糾正。今姑以花朵字代之。卜

仁美接着說道。是我們又送他一本書。有稻草堆樣子一般大。我把送給薛太太的兩瓶香水。連那製造香水的方子。都裝在美理薛小姐之名的箱中了。卜克登道。仁美。薛小姐的賬。我想你總鈔出一份了。哦。已經

鈔好在此。好極。九十三磅四先令整。請你賬上開明。呈上薛約翰薛老爺。即薛美理之父。臺照。等候我寫給薛

太太的這封信寫好之時。請你替我封好。在卜仁美女士眼中看來。那卜克登校長的親筆信函。就同天王諭旨一般。異常寶貴。平日不輕與學生的家屬通函。只有學生離校或學生將要出嫁之時。方肯舉筆一揮。又有一次。學生柏小姐染猩紅熱死了。卜校長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母親。據卜仁美的愚見。柏小姐之母。得此一封信。恩榮已極。雖失掌珠。亦可無憾了。閒話休題。當時卜校長提筆寫道。

薛太太尊鑒。令愛在敝校業已六年。今得以奉還尊府。令愛資格完備。令周旋於名門貴族之間。決無絲毫遜色。鄙人與有榮焉。竊意凡英國大家閨秀。應有之品德。富紳女郎。應具之才藝。令愛無

一不備。令愛在校勤勉柔順。此圈乃下校長自加以下皆同。諸先生無不贊許。又其性情仁厚和藹。同學無論長幼皆樂親之。令愛於音樂、跳舞、國文、刺繡諸科。尤具特長。必能滿其雙親之厚望。地理一科。尚須多讀。又姿勢。尚宜糾正。擬請用背板。每日四小時。不可間斷。行之三年。必有大效。而在交際場中。可以舉動合格矣。敝校曾經約翰生博士之臨觀。與夏朋夫人之助欸。故於德育異常注重。攀引大人物以儕輩莫不具戀戀惜別之情。謹此奉達區區。即請

自翹然勉強拉扯。不值識者一笑矣。

令愛於宗教道德之事。實不負敝校之陶鎔。今值畢業離校。上自鄙人。下逮同學

玉安 卞克登敬啟 六月十五日

再啟者此次 令愛回府。沙貝珈姑娘伴送同來。沙姑娘到 尊府。乞萬勿留住至旬日以上。緣沙姑娘已就某貴家之職事。而該府需人甚急故也。

信已寫完。卞校長便取過一本約翰生博士編著的大字典。在裏面第一頁上。提筆寫下「美理賢妹惠存。卞克登敬贈」幾個字。按照本校規矩。學生畢業離校之時。每人照例得此一本字典。那字典封皮上。印有約翰生博士做的一篇詩。題目是「贈某女士。時女士方在卞克登私立女學校畢業。」原來當日約翰生博士確曾到過卞克登女學校一次。卞校長引以為榮。逢人便說。平日言談之間。總不離約翰生博士五字。可是自經這番吹噓。卞克登女學校聲名大起。學生來者極多。卞校長名利雙收。也不枉他一

番用心了。且說當時卞仁美受姊姊之命。由書櫥中。共取出大字典二本。靜候卞校長在第一本上寫完了字。便虛怯怯的遞上第二本。卞校長冷冷的問道。仁美。這一本給誰的。卞仁美戰兢兢的答道。給沙貝兒。給沙貝兒。不是他今日亦要走開嗎。一面說着。背轉身驅。由頰至頸。滿面通紅。卞校長便咬重他的名字。高聲道。仁美。你不是要瘋了嗎。快把那本字典。仍舊放在書櫥裏。以後不得再隨意亂取。卞仁美道。好姐姐。一本字典不過值二先令九辨士。貝兒要不得到一本。心中恐怕委屈不下。卞校長道。快去找薛小

姐來見我。其妹之前言。置之不理。可憐那卞仁美不敢再說一字。趕忙連跌帶搶的去了。原來薛小姐之父。乃倫敦商家。頗有貲財。那沙姑娘在此讀書。却是當日立有字據。言明不收學費。相幫作事。所以在卞校長眼中看來。這幾年白喫白住。給他的恩惠已是不少。臨別之時。還送他大字典做什麼。且說向來校長保薦學生之函。正如墳碑及墓誌銘一般。不足徵信。墓碑所鐫。多屬無謂之稱頌。然間亦有據事直書者。其人在生。確係篤於倫常。厚於戚友。死後其家屬族黨。哀傷追弔之情。亦出誠心。那墓碑所記。便非虛假。學校中男女學生。品學兼優的。原本不少。故其校長保薦之函。有時亦語語有徵。而非過譽。今薛美理小姐。卽是如此一個出類拔萃之人。不惟卞校長信中所言。字字足以當之無愧。且尙有好處多端。爲彼女諸葛校長所不及見。只因年齡不同。貴賤懸隔。雖以彼積世老婆婆。亦有未能盡知此賢淑小姐之處。原來薛小姐。不惟鶯喉宛轉。燕態翩跹。歌舞刺繡。無一不精。文字通熟。不讓字典。且尤秉性和厚。仁慈慷慨。故上自



女諸葛校長。下至洗刷碗碟的婢女。以及那瞎了一隻眼睛。賣燒餅點心的女兒。每星期只來女學校一次的。均無不與薛小姐親厚。同學的女學生共只二十四人。其中倒有十二人。是薛小姐的知己朋友。雖以李姑娘 Miss Briggs 之生性嫉妬。亦未聽見他講薛小姐的壞處。又有曹小姐。Miss Saltire 乃祖官封侯爵。平日使性弄勢。亦說薛小姐樣子極大方。至於那蘇姑娘。Miss Swartz 乃係黑白合種。髮如羊毛。然却有錢。尤與薛小姐交厚。薛小姐離校之日。蘇姑娘大哭一場。鬧得大家慌忙請傅醫生 Dr. Foss 來診視。喫了些藥酒。方能安貼。卞克登女士身爲校長。舉動威嚴。其愛戀薛小姐之心。自不形於辭色。此反譏語。反映前寫信一段。至於卞仁美幾番想到薛小姐要去了。便嗚咽的哭出來。要不是懼怕他姊妹。早已大哭大鬧。同那繳納雙份學膳費的蘇姑娘一樣行事了。蘇姑娘爲黑白雜種。恐學校不見收。故出雙份學膳費。又既出雙份學膳費之後。學校之人。以其錢多。亦特加優遇焉。只那有體面的寄宿學生。可以嚎啕痛哭。卞仁美那能望得此權利。卞仁美每日管着種種賬目。又要洗衣服。又要補綴。又要作糕餅。又要洗碗盪盆缸。又要督察僕婢。却也忙累得很。但自薛小姐去後。那兩扇校門砰然一闔。將卞仁美及他的校長姊妹關閉其中。恐怕永遠不能再到我這書中的世界出頭露面。既然如此。說書人又何必替卞仁美長久擔憂呢。然而薛小姐之事方長。故此書開卷之初。亦不妨卽替他着實表白一番。大凡人生涉世。以及小說戲劇中所遇之人。總是陰險小人居多。如今碰見像薛小姐這樣清白仁厚的一位天仙。陪伴着讀書的人消遣。大家心中豈不快活。但薛小姐既不是我這書中

的正角。故亦不必描畫他的形貌。據說書人看來。薛小姐鼻子稍短。兩頰太圓太紅。但臉泛紅霞。足徵精神強健。櫻唇常常含笑。一對眼睛。露出無限光明磊落和藹可親之意。但可惜薛小姐眼中流淚之時過多。因其生性好哭。看見一隻金絲雀兒死了。便哭。看見一隻老鼠被貓擒去吃了。也哭。雖極無味的小說。看到收場之時。亦哭。至於有人膽敢硬着心腸。向薛小姐說幾句刻薄不中聽的話。那更不用說。究竟彼時還是此出言不遜的人吃虧了。意謂薛小姐一哭。此人必大感動。既愧且悔。自咎非博十分過章不去也。即當日卞克登校長。生性嚴厲。也只責罵過薛小姐一次。卞校長雖然生性愚笨。不通人情。然當時一見薛小姐的樣兒。便曉諭全校的先生們。對薛小姐須格外寬和。不可從嚴。反致生出毛病來。且說薛小姐平日。既喜哭。又喜笑。到了離校的那一天。竟不知如何是好。想到回家。固然喜歡。想到離校。却又悲傷。校中有一小孤女。名叫馬勞拉。自三天以前起。便同一隻小狗一般。常常追隨着薛小姐。不肯離開。有十四位朋友。送薛小姐許多的東西。薛小姐亦一一回贈物品。又再三答應他們。每一星期。給他們每人寫一封信。那衣飾不整的曹小姐說道。你給我的信。可寫明我爺爺德斯特(Dexter)侯爵收下轉交。那髮卷性躁。却又慷慨多情的蘇姑娘說道。好姐姐。不要可惜郵費。一天寫一封信來罷。那孤女馬勞拉。用他圓軟的手。緊握住薛小姐的手。仰着薛小姐的臉上看。一面積伶的說道。美理。我若是寫信給你。定要稱你做我的親媽媽。且住。我這本書。如有人在稠人廣座之中。開卷展讀。讀到這一段親暱瑣細的情形。必定罵我作書人卑鄙柔靡。有傷大雅。倘是

那人方纔喫了幾盃熱酒。半斤羊肉。正當興高采烈之時。恐怕還不免懷中掏出鉛筆來。在他自己所寫的那卑鄙柔靡四字旁邊。添上一行小註道。確評確評。像這位先生一樣的人。胸懷高亢。見識宏遠。我這本書決難中他的意。只有奉勸他早些丟手。另尋好書去看罷了。閒話休提。且說那黑僕阿三。把薛小姐的衣箱帽盒。以及大家送薛小姐的花球禮物等件。一一安放在馬車裏邊。另外有一隻久經風吹雨打的小牛皮箱子。上面釘着沙小姐的名片。阿三亦搬至車上。搬時却做出一副鬼臉。馬夫捆那箱之時。亦現出十分不樂意的樣子。說着。時刻已到。幸虧卞克登校長一篇訓詞。方得減却了薛小姐離別的悲痛。說書人交代。並非卞校長以大義相勗。使聞者恍然大悟。爽然若失。他那訓詞。實在是冗長無味。且費時甚久。聽之厭倦。不過薛小姐素懼校長的尊嚴。故不敢在他面前大放悲聲。自己勉強忍住而已。客堂中原有香餅及酒。預備鄭重款待學生父母來校的。當時取出。讓薛小姐吃過了。然後預備要行。那時有一位女學生。無人理會。自己手提一隻小箱。正將下樓。卞仁美却向他說道。貝兒。你不進去向校長告辭嗎。沙小姐貝兒從容鎮靜的答道。我想我須得去一下。卞仁美反覺十分詫異。卞仁美只知貝兒平日之倔強。暴驟。而不知其城府之深也。輕將房門一敲。裏面應聲說。進來。沙小姐做出毫不在意的樣子。走了進去。口中講着極圓熟無錯的法國話。說道。校長。我來向你告辭。卞校長手下所管的人。雖會說法國話。卞校長自己却一點不懂。便咬着嘴唇。將頭望起一橫。頭頂上的髻兒。有帽子罩着。說道。沙小姐你可好。說着。把手一揮。一則道別。一則使

沙小姐得與他輕輕握手之意。那知沙小姐將雙手叉起。勉強笑了一笑。鞠了一躬。並不同校長握手。卞校長氣極。頭頂上的單髻更加搖動不止。這一戰。那年老的校長。竟爲那年輕的學生所敗。卞校長一面抱住薛小姐說道。美理願老天保佑你。一面惡狠狠的眼睛釘着沙小姐。卞仁美大驚。拖着沙小姐便走。說道。貝兒來來。行至樓下。又有一番難捨難分的光景。說書人實在描畫不出來。樓下廳中有校中的僕婢。薛小姐的一般好朋友。全校的女學生。均在彼相候。教跳舞的先生。亦方纔趕到。說不盡的深握緊抱。親嘴悲傷。那出雙份學費的蘇小姐。更在自家房中。嚎啕大哭。非筆墨所能形容。而亦心腸柔軟之人所不忍聞見的。樓抱已畢。薛小姐方纔走上馬車。沙小姐因無人理他。早已自己沈默不語的上了車。在內相候多時。薛小姐一面哭着。走入車中。那兩腿粗圓的阿三。把車門砰然一關。自己跳上車後的位子。却見卞仁美手拿一個包裹。跑到門前。叫車停住。一面將包裹遞給薛小姐。說道。好小姐。恐怕你受餓。這些火腿麪包。又向沙小姐道。貝兒。貝兒。這一本書。是我姐姐。是是是我。我給你的。豈謂此書乃我贈汝者。特與貝兒厚。恐其不得字典而傷心。而乃姊又不許給。故以己之私蓄贈之。而託哥姊命。以安貝兒之心也。仁美多情之至。約翰生編的大字典。你瞧。你不能不帶一本去的。再會罷。馬車夫走罷。老天保佑你們。那心慈面善的卞仁美。說完這一番話。覺得心中十分難受。便自回去。那車輪剛一轉動。沙小姐青白的面容。伸出車窗之外。只聽拍的一聲。把那本大字典直拋入校園之中。卞仁美看見。大驚欲絕。口中說道。好。我斷不少歇。又道。竟有這樣利害的。意謂我決不意其竟不受此字典。世間竟有如此忘恩不知情之人。

乎。百感交集。一句話亦說不完。馬車去了。校門一關。校中復又搖鈴上課。薛沙二位小姐。一世生涯。方從此始。但却與這啟思威克路終古長別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按原書共六十七章。今譯為六十七回。原文一章。今亦適譯作一回。每回之起結分割。悉如原文。不稍改易。惟每回回目。八言兩句。則譯者所杜撰耳。譯者附識。



(繪手雷克沙) 典字擲生學憤奇洩  
Rebecca's Farewell (By W. M. Thackeray)